**即便比企谷八幡也能写情书**

**原作者：God Emperor Penguin 翻译、校对、润色：神界祭司**

**序**

情人节——那是象征着爱情、粉红色的浪漫和巧克力的日子。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假日，为了某个灵魂的醒悟，平冢静老师在她教授的现代国语课上布置了一项作业：写一封情书。

所以，很自然地，比企谷给他最爱的人写了一封情书。

亲爱的比企谷八幡

我爱你。

爱——那是每个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的事物。

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了所言的爱情，无论是面对疾病，承受苦难甚至是走向死亡，都是值得的。

他们愿为他们所谓的爱情变身成为某些热血漫画里的主角。

“拥有爱情，然后失去了它，这至少比从未爱过要好。”

这句话常被人们用来为他们糟糕的不加思考的那些决定做辩护。

在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浪漫的幽会之后，结果，换来的仅仅是其中一个人说:“哈哈，我欺骗了你!”这样的终局。

但是，人们不想也不愿意承认这段感情会是个错误，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经验来看待；他们不得不错误，仅仅是聊以慰藉地，将他们投入了很多的事情当作平淡如水的将在人生中无数次经历的“经历”。

例如，有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则出轨，跑去娶了一个更年轻，更火辣的，在大家族企业工作的女人。这就是所谓的爱情的运作方式。

与其保持单身，我还不如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垃圾，为他做饭，养育他的孩子上。

无论如何，毕竟，那就是所谓的爱~!呵呵呵…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真是一群痴心妄想的白痴。爱什么的，只是他们的借口。

无论是漂亮的鲜花、还是烛光约会、亦或是在海滩上的散步，这些都不会破坏我们所固有的伟大的AT领域，也肯定不可能会促进人类补完计划的进展。

我们都是孤独（lonely）的生物，彼此孤立地生活着，害怕着孤单(alone)的前景。

假如说，没有人会承认你的存在:没有人会对你说“你好”或“早上好”。

大概也就是那样的事物罢了。

而最疯狂的恋物癖者则在梦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他们下班回家后，他们会受到“欢迎回家，亲爱的”类似的欢迎。以及，“你想先吃饭吗？?还是先洗澡吗?……还是……wa-ta-shi ?”这样俗套的充满了恋爱脑气息的话语。

庸俗而有病的人。他们都是庸俗而有病的人。

而这些有病的人应该继续追求他们的爱情。然后，他们就会一同跳进火山——当然是手拉着手。

不过，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你纯粹的感情。

爱你的,

八幡

老师的评价:

比企谷，我发誓如果你不好好修改这篇文章的话，我会将你驱赶到下个世纪去的！

(祭司：她的字体因剧烈的愤怒而变得扭曲，甚至变形。）

（原文：HiKKiGaya I sWeAR 1F y0U d0N'? fⅨ aNИ r3DO T∏is $$gNMEn+I'LL p^L#DriVe y0u to T#e N@&t (ENTury. )

**chapter 1  雪之下阳乃所擅长的事（上）**

女人总是男人的祸根。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拿破仑和约瑟芬，吕布和貂蝉，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

女性似乎总会有一个把完美的帝国搞砸的习惯。

《诗经》中说，优秀而睿智的男人不会与女人交好，但是平冢静老师却不能理解这种优秀而睿智的推理。

或许，可能是因为她是一个颓废的单身女人，是一个只有没有理智和健康的思维的男人才会想去选择的女人。而正是这种事实，导致了她所经历那恐怖的非理性的独居生活——这个女人,她居然有勇气让我重做这次的周末作业。这好像就是她认为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样…等等。我不喜欢这种说法。

该死。

现在正是二月初，而寒冷的天气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咖啡馆把暖气和背景音乐都调大了，这是件好事。这种音乐淹没了其他人，尤其是情侣们发出的噪音。随着情人节的临近，平冢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给某人写一封情书。她说，可以写给任何人，包括匿名，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某个人。显然，她并不喜欢我给自己写情书的做法。

当我在家完成这个作业的时候，我的妹妹小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闯入我的房间。这种侵扰是不可原谅的。她不断地问我‘嘿，嘿，欧尼酱，那封情书是给谁的?”等等。写情书已经够尴尬的了，还冒着被我妹妹扔到推特上的风险，或者说，她会把它做成传单。这些行为都只会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我只有战战兢兢地逃到一家咖啡馆去写情书。严格来说，我是在重写那封情书。

爱到底是什么?

我咬着铅笔的橡皮头，努力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头。我不得不给某人写情书，但到底该给谁呢?谁呢?

“亲爱的……亲爱的谁?亲爱的X小姐吗?亲爱的Yu小姐——”

一种躁动的金属感压在我的脸颊上，这使我尖叫起来。我转身过去，面对那个我的冒犯者，那个狡猾的猫一般的女子。这个女人将一罐冰镇汽水压在我的脸颊上，不怀好意地笑了笑。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写情书时最不想见到的人:

雪之下阳乃。

“哈喽哈喽,比企谷君。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的声音甜得令人作呕，而她那身上传来的芬芳的香水味也不会给她增添什么好的评价。那个女人开始戳我的脸，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她正对我施加的烦恼。

这简直就像这个女人在用GPS跟踪我一样。

“你好……”我换了个姿势，试图来盖住我正在写的东西，但它骗不了阳乃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

“你在那儿写些什么?一封情书，真是不知廉耻。“嗯……亲爱的Yu——”阳乃从桌子上抢过那封情书，一只手按着我的脸，让我够不到它。“Yu——……我知道这封信是给谁的了!”这是给由比滨（Yugahama）的信吗?或者…这是给雪之下（Yukinoshita）的…"

“都不是！”我说道，终于把它抢了回来。

在我看来，阳乃就像只狡猾的狐狸。她没有继续问，而是直接坐了下来，两手交叉着，缩在下巴底下，就像某个正在策划阴谋的司令官。她挥手示意那位服务员要杯红茶，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了我身上。

“话说,比企谷君。你想参加一场婚礼吗?”

“一点儿也不。”

婚姻是人生的坟墓。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会死去，然后也许还会被春药、廉价的塑料玩具或花哨的午夜灵媒所复活。没有什么能比婚姻更能说明问题了。没有什么能比婚姻更能诉说死亡的终末了。人们常常把它作为成年的标志来优先考虑，但这仅仅是一个骗局。不过话说回来，我做家庭主夫的梦想也将依赖于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大小姐，她喜欢我的其他品质，同时也容忍我的其他恶习，尽管我的恶习很多。

这样的女人一定是存在的。

我必须相信我所选择的道路。

“实际上，我一个同事的儿子要结婚了……”她继续说着，忽视了我的举动。

“不……”

“我觉得还是应该邀请一些千叶当地的居民……”

“我宁愿不去。”

“可是，你真的没有兴趣吗?”

“什么意思……?”

“我的世界。我的家庭的世界。她的世界。”

所注意到的，是对最后一项的强调。

她的眼睛盯着我，就像一只计划周全的猫那样。

我回答了，在大脑还来不及撒谎之前。

“……恩”我诚实地说。

那是个错误。

“哦?”阳乃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知道，我已然落入了她的圈套。

她是不会让我的回答是她所不想听到的任何词句的…

“我很感兴趣，”我只得承认，“什么时候?”

“今晚!”

我将视线从信中移开，抬起头来，直面着她的微笑。“今晚?这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没那回事!”

拥有权力的家庭可以是很可怕的。

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甚至具有能力消灭你。

那是一个很别致的接待区……我想应该是叫休息室吧?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它，但它很花哨，这毫无疑问。

无论该用什么名词来认定它，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在那里，有着穿西装、梳着光滑柔顺的头发、穿着丝绸连衣裙或和服的人，每个人都戴着像妆容一样的面具。

如果我搞砸了，我就会失去更多的东西。我的家人可能会强迫我以自焚的方式体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我的骨灰将会被冲进马桶。

“欧尼酱 !小町想尝试一些…妓女的桨?”

（祭司：小町将“Hors d'oeuvre”错说为"whore the oars"）

“是开胃小菜。”我纠正了我的妹妹的话。她决定独自去寻找免费的食物。众所周知，婚礼中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主要是因为它是免费的。也因为，每当一群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超越对方，晚餐的质量自然也不例外。

这就是它美味的原因，当然，更因为它是免费的。

对于雪之下的家族而言，这场宴会的款项是能够很轻松地筹得的。实际上，除了婚礼蛋糕和新娘新郎的巨幅肖像画以及那些鲜花之外，没有人能看出这场聚会与婚礼的联系。

（祭司：这里的意思是指中世纪西式贵族每天晚上都会开的宴会，其形式基本没有区别。）...好吧，这也许确实是像一场婚礼，如果没有每个人以雪之下的一员，或者是雪之下的关联者这种形式的自我介绍的话。

（祭司：某个拥有权势的贵族家庭召开宴会，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如果这个家庭在宴会成员之中的影响力足够大的话，那么参会者的自我介绍必须与这个家族有关。比如说：叶山就应该介绍自己是雪之下千金的青梅竹马，父亲在雪之下的家庭企业里面担任法律顾问之类的内容。）

雪之下家族，似乎就像是千叶市的领导者，已然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这次聚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的许多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和重申现有的关系。

在这个自我庆祝的家族自豪感的关键群体的中心是雪之下家族的最新后裔。

当她的父母还在其他地方的时候，阳乃即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一个柔和的声音传来。

“啊。”我回答说。是叶山隼人。他正朝我这边看，而我发现小町已经为了食物向最近的那个服务员发起了攻势。她拉着微薄的服务员的袖子，乞求给她一些上面放着熏鲑鱼的饼干。

“你妹妹好像玩得很开心。”

“恩。谁不喜欢免费的食物?

免费的食物是天赐给义人的奖赏。

（祭司：the righteous，公义的人。我们常见到的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指的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公义的人并不是简单的公正和守义，而是指“弃绝一切邪恶的道路，以天上的事为念，并追随义行，坚定地跟随上帝直至末了的人”，即试图脱离原罪的人。（不一定要成功，因为人单凭自己是无法脱离罪的））它节省了我可怜的钱包，却使别人筋疲力尽。这是完美的策略，完美的组合。

叶山笑了。“我想你是对的。”他说。

“这些事情通常都是这样自我庆祝吗？”当我注意到附近的一对夫妇介绍自己是雪之下家族的成员的时候，我问道。

“是的。”叶山轻声说。他的眼睛扫视着地板，“没有人想被认为比家庭朋友更不重要，否则别人就会认为他们更不重要。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骗子。”我说。一个充满谎言和面具的世界，一个没有诚实的人的世界。

“哈哈,这就是现实。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我不是你世界的一部分。”我说。

“我想你确实不是——啊!”当叶山正说着的时候，他突然被打断了。一个女孩用她可以压碎钢铁的虎钳夹口一样的手抓住叶山的手臂，那眼神仿佛说:“看，我抓到了一条大鱼!”“嗯……你好……”

叶山朝我这边看。好像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似的，真是个白痴。

最终，叶山被某个荡妇拉去跳舞，她是其中一个生意伙伴的女儿。

他可能拥有完美的外交天赋，他试图在尽力不伤害她的感情的同时说不。

但是，假如再想想，他可能也是一个糟糕的外交官，因为这个家伙并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好了，是时候使用我的一百零八项技能中的一项了:在角落里一边喝着果汁，一边不被人注意地融入其中，看着我的小妹妹拿着一盘又一盘的开胃菜。

这恐怕将给我的家族带来永恒的耻辱。

哦，亲爱的妹妹，会不会有那样一个公开场合，能不让我们的祖先蒙受耻辱和羞愧?

“比企谷君，”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就像一阵寒颤打在我的脊骨上。尽管这次聚会是一场婚礼，并且她的家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她会来这里。

我转身，期待着到来的是雪之下雪乃。

令人失望，不是她。

是雪之下阳乃。

她面带冷笑。她的眼睛刺穿了我的灵魂，仿佛是在怀疑我是否配得上和她在一起。

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既迷人又可怕。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那个叫阳乃的人，她不是在拼命地玩着什么东西，就是为了把挡在她路上的人踩死。

有那么一瞬间，我把自己当成了她的宠物，就像一个孩子发现了一种只能以不可逆转的毁灭而告终的新的游戏。

她用指尖轻轻抚摸着我的手。它们很冷，这让我打了个寒颤，然后她把它们收回来，鞠了个躬。

“恩-恩?”

“有件事我想问你。”她的声音清脆、优美、冰冷。

“什-什么?”

当阳乃向我提出请求的时候，她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据说有一种心理效应，当一个人把脚放在门口，发出充满激情和不合理的求助请求的时候。然而，当人们最终得到的是那些不那么离谱的东西时，他们会感到更内疚，并因这种内疚去帮助别人。

但是，现在不是想那些事情的时候。蛇，已经溜进了房屋。

“你能赏光护送我穿过花园吗?”

那一天，我第二次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说“是”。

oO oOoOo Oo

绿色的花园里开满了花。那里还有石阶和竹墙，很像旧时的国都的花园，也像一些被遗忘的寺庙，被吹散纷飞而去，离开了千叶这片土地。

雪之下阳乃领导着前行的路。

直到现在，随着她轻快的脚步前行之际，我才注意到了她的穿着。

优雅而多彩，配以冷蓝色的和服，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她的头发扎起来了，在她的身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皙白的脖颈。

有一阵子，我们什么也没说。

然后我们转了个弯。

刹那间，她把我和她的距离拉得很近，我们嘴唇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

我承认，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的心怦怦直跳。

“比企谷君，你知道吗……当一个女孩要求一个男人单独和她在一起时……她总是有着其他的动机。”她的呼吸很甜。她的光滑的没有毛孔的皮肤在苍白的月光之下显得空灵而又动人。

我或许沉醉其中了。

她的手压在我的胸前。她周围空气之中的香味使我神思恍惚。

一道闪光。

嗯?什么?

“哦,哇!这真是一张很棒的照片!”阳乃咯咯地笑了。她手里拿着她的手机，而那手机里现在有了我和她的照片。

如果有其他人在没有适当说明的情况下看到它，他们肯定会拥有错误的想法和理解。

“现在，嘿……”

“哇!这将出现在我的推特上……”

“那有点…不…”我试着去拿她的手机。

我只是想要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我删除掉那张照片。

“好了，好了，别那么拘谨。”阳乃笑着说，“男人和可爱的女人拍照时难道不应该感到快乐吗?”或者说，你不喜欢女人……?或者说，你认为我是一个老家伙，对你来说已经太枯萎了?嗯?嗯？”

这种自嘲式的幽默很适合她，就像她胸前的花朵那样，随着每一个笑话的绽放而绽放。

看来，阳乃是一个伪装大师，她可以随心所欲或随需所欲地装扮自己。

花园是她的固有领地，这里长满了高大的草和植物，将她身下的毒蛇藏了起来。

“我只是觉得人们可能会弄错了这张照片的含义……”我环顾四周说，担心自己跟不上她的节奏。如果事情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我认为形势可能会不可逆转了。

那个女人在摆弄她的手机，并没有注意到我。

“瞧!上传好了!我要在推特上出名了。“阳乃自言自语道，“你不兴奋吗?比企谷君?你将成为我情人名单上，最新的，也是唯一的一位……”

“最新的……等等,唯一的?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未——?”

一根手指堵住了我的嘴。

“体会现在吧，不是吗?”她把手机塞进随身行李里，伴随着她自己的节拍走开了。

现在，她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这话却让我觉得厌烦。

在她上传照片的那一刻，卢比肯河就被越过了。

（祭司：这是凯撒的故事，这个俗语的意思是越过了某个界限，实际上，它在今天还被给予了孤注一掷和破釜沉舟的意思。）

虽然我并不在乎我的个人声誉处于低谷，但我确信，和一个像阳乃这样迷人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会立即恢复我的地位。

同学们会问我:“这个女孩是谁?”以及“你能向她介绍一下我吗?”还有“你们是什么关系!”这听起来就像是威胁，或者说“她有姐妹吗?”

哦，把最后一个擦掉。我确信这将是向雪之下求婚的方式。

“嘿，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

“我想你的存在只是为了折磨我……”

“哈哈!差不多了。只是开个玩笑，”阳乃柔声笑道。“好了,好了。我没把它上传到推特上，你这个孩子气的家伙。我可爱的小比企谷现在仍然不受女士们的欢迎。”

我不想再思考她对我的看法了。

“我要回去了。”我把手插进口袋，开始往回走，希望能在派对上吃到东西。

我的袖子被拽住了。

“呐……比企谷君……”

“嗯?”

我转身回去。

在和服里，曦白的月光之下，她的笑容不那么阴险了。

实际上，她看起来很脆弱，非常诱人。

如果我喜欢的是那些脆弱优雅的富家小姐的话，我的鼻子里恐怕就会立刻涌出鲜血。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青春浪漫喜剧，因此，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与恐龙同行。

（祭司：walking the dinosaur，《冰河世纪3》的主题曲，这里的意思是：当某个人在你面前表现出与她平日完全不同的状态时，你最好静静地陪着她。）

她的手拽着我的衣袖，把我拉到花园的石凳前，突然，一股莫名的冲动扑面而来。

她坐了下来，拍了拍旁边，好像在说:“坐下，过来和我一起。”

那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微笑。

于是，我发现自己再也不饿了，我就那样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

就那样，我们坐了一会儿，沉默就像一种空白一样在我们之中蔓延开来。

然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想过要结婚吗?”

“……没有。”

这是我诚实的回答。我不相信我会结婚。我想做一个家庭主夫，但是随着结婚率的下降，结婚的时间越来越晚，离婚率的上升，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经历所有的华丽和仪式。婚姻毕竟只是一场表演，而我是一个差劲的演员。

“别这样说!雪乃酱会因你这样的态度而孤独终生的。”

“我的回答并没有变。”

“你…哦!我明白了!你想要的是比滨酱（gahama chan），不是吗?

“所以说，不是——”

“你知道我不喜欢有外遇的人……但我肯定会同情他。”

她肯定没有注意到我。阳乃继续谈论她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旅行。很多地方我都仅仅在书上读过。

“还有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那里有很棒的奶酪。之后我们到达了威尼斯。你听说过威尼斯吧?啊……多么浪漫的城市……可惜周围没有一个好小伙子。”阳乃叹了口气，这话让我想起了某个奇怪的老师。

突然，她的讲述停止了，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

在我们周围，以及身边，此刻唯一的亮光是花园里的灯。

她摇了一下手腕，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然后用猫似的眼睛看着我。

“不要害怕，比企谷君，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月光下的幽会，”她笑着说。笑容中没有任何不真诚的迹象，但是，这个想法并不会离开我的头脑，它只是被送到了某个别的地方。

“是这样吗?”我说，口气听起来比我应该的还要恼怒。

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仿佛是在命令我坐下。我不是像椿三十郎那样的流浪狗!至少我身上没有跳蚤。

她靠在我耳边，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

“像个好孩子一样坐在这儿。”她说，她的话语使我耳朵发痒。“谢谢你，再见了。”

离去的雪之下阳乃，孤独地坐在寒冷中的我。

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一个在市场上买东西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通常情况下，像色情杂志或避孕套这样的东西，你可以使用多种策略来保护它们。

你可以使用迷彩服，或者买一堆其他的东西，或者你可以通过某种其他的方式购买它。

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发现了的人。

就像买的色情杂志被证明是为腐杂志或者别的什么那样。

看着书中的姑娘被裹在一捆谜一样的树叶里（祭司：马赛克之类的东西），这确实有点令人失望。

“这算什么?”我嘟囔着。

“比企谷君（菌）。”

那声音使我脊背发凉。

这声音我很熟悉。它是真实的，完全不同于阳乃之前模仿出来的那样。

我朝声音的主人看去。月光照在她乌黑的头发上。

她穿着一件柔软的蓝色和服，上面有雪花图案，很像花朵。

站在我面前的是雪之下雪乃

“嗯……哟?你在这里做什么?”

雪之下的眼神刺穿了我摇动不安的灵魂。

“我本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的，”她轻声说。“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妈妈坚持要我去参加。而我低估了一次聚会所需要的时间，所以我逃离了。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雪之下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满是汗水，就好像她刚刚跑完步一样。她拂去了缠在耳朵上的一些头发。

只有雪之下能在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还看起来那么有尊严。

我们回到聚会，发现饭菜早已上桌。小町，作为一个非常慷慨的妹妹，她很有礼貌地吃掉了我所有的东西。

真是个小流氓。但是，她是一个成长中的女孩，需要卡路里。

但是，很严肃的是，我饿了。

雪之下站在我旁边，跟在我后面。她的肩膀低垂着，头也低垂着，仿佛在竭力避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尽管如此，她还是吸引了一些男人和女人的目光，他们都在窃窃私语，从远处盯着她看。

“呀啊!雪乃桑 !”小町最先致以问候的是我旁边的那个人，而不是她的哥哥。“想来一些虾吗?这真美味!”她说着，给了她一盘本应该是我的虾。

“不用了，谢谢。”她轻声说。“嗯……有人坐在这里吗?”雪之下指着我旁边的一个空座位。小町摇了摇头，于是，她很快坐了下来。

她的头仍然低着。

“喂……难道你不应该……把你自己介绍给你的父母吗?”我朝主桌的方向望去。

我们坐在后面的桌子上，离新娘新郎所在的舞台很远，但是，就连我也能分辨出围绕着雪之下家族的人群。

“对啊,对啊!你需要把欧尼酱介绍给公公婆婆。”小町笑着说。

雪之下的头转向我这边，抽动了一下。“我宁愿没有这回事。”

又看了看拥挤的人群，我有点为她感到难过。

“好吧，欢迎你和我们坐在一起!桌子上的其他人在第四节的时候都离开了，大概是因为生意之类的原因，所以，现在这里只有小町。太棒了，小町和欧尼酱！”

等等，等等，你是说你不只是吃了我的那份，而是整个桌子的那份!?

雪之下怀疑地看着我。“也许他们觉得你的存在让人倒胃口。”

“嘿,嘿。我可是个友善的伙伴。”

“即便是在一个茶馆里，你也可以提醒他们，他们的损失不会被坐在你旁边的恐惧所超越。现在，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少些怀疑，坐下来呢?”

雪之下交叉着双臂，把头歪向其中的一个空位子。

我咬紧牙关，坐在雪之下和小町之间。我的妹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很明显，他们提供了食物。美味的食物。

你知道的，就像婚礼上的食物一样，正是它们引诱我来到这个充满骗子和阿谀奉承者的洞穴，进行一场孤独的探险。

简而言之，小町除了食物的美味外，什么也没发现。

“他们有最多汁的鸭子……”

“够了……”我能感觉到肚子咕咕叫。我内心越来越强烈地想要伸张比企谷的正义。

“……然后是腌制的开胃菜……”

“停……”由于缺乏营养，我的头开始打转。

“嘿……那群人看起来不像是正向我们走来吗?”

“是的……是这样的?”

雪之下远远地望着远方，叹了口气。

她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向其中的主角作自我介绍。

那是一个优雅的女人，脚步不动，后面跟着一小队随从。

如果古老的日本贵族可以被人格化，那就是这个人。

“晚上好，妈妈。”雪之下鞠躬道。

“雪乃…你来了，”她的母亲回答说，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脸颊。“我还以为你不想来呢。”

这个母女之间的交流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一个公司经理在跟一个下属的公司员工说话。

而他（员工）刚刚才把太多的咖啡洒了，把太多的打印机弄坏了。

雪之下耷拉着肩膀，摆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姿势，抚摸着她的手臂。

她瞥了我一眼，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现在到底能为你做什么，女人?这就是你的母亲。”

“我——我……”她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我又一次抓住了她的视线。嘿！即使你看着我，我也无法向她解释你为什么会迟到。

“嘿嘿雪乃桑 !那就是你的妈妈吗?”小町充满敬畏地看着她。

雪之下的母亲注意到了小町。“这是你的朋友吗?”

“啊……是的……这是比企谷小町。她即将成为我学校的一名低年级学生。”

雪之下的母亲用手捂住嘴巴，露出惊讶的笑容，大声说道:“太棒了!迎接新的一代，并且引导他们。就像我女儿期望的那样！”

“是的……”她的手指不安地在周身晃动着。

“你一定饿了吧。我需要再准备一顿饭。来吧，来吧，新娘和新郎见到你会欣喜若狂的。新娘还有个弟弟，我也想让你见见……”

我失去了自我介绍的机会。也许我有一个永久的隐身气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将是我第二次没能向她妈妈介绍自己。她牵着女儿的手，轻轻拉着她穿过人群，回到婚礼的前排。

“你真的融入背景中了吗，欧尼酱？小町想知道新娘的弟弟会不会有比这更好吃的婚礼。”

“你给我闭嘴。”

**chapter 1  雪之下阳乃所擅长的事（下）**

晚餐吃完后，几张桌子被清理出来用作舞池。

似乎有一小群服务员在提供餐后开胃菜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个粗糙的空间。

切蛋糕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因为小町太兴奋了，她每隔一秒钟就会提醒我一次。

此后，雪之下脱下和服，换上了晚礼服。

目前，她正在和某人跳舞。那是缓慢而有条不紊的，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另一只手握在他的肩上。

他们跳了一会儿舞，与此同时，房间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们。

当一位合伙人离开之时，另一位走向她。

在他们拥抱在一起之前，互相致以一个简短的问候，然后他们又绕着圈子跳起了华尔兹。

“雪乃桑看起来不像个公主吗?”

“是的…我想…”

我没有看她继续跳舞。

这些在我看来都一样。

舞伴一个接一个地过来请她跳舞，她会顺从他们的。

这就像一场超凡脱俗的表演，仿佛我正凝视着远方的飞机。

人们鼓掌，随着雪之下起舞。

不知怎的，我不喜欢它。

最后一个上去的是叶山。他们一同起舞。就是这样。仅此而已。

“啊!啊!他看起来不是很适合雪乃吗?欧尼酱，你最好在你的魅力属性中加入更多的点数!或者说，不用那么麻烦了。你可能太年轻而不能在白马王子的阶级上挑战他。”

哦, 哦,小町，现在不要去编造虚假的RPG职业课程了。

“你应该请雪乃桑跳支舞!看起来她会和任何邀请她的人跳舞。”小町补充道，“来吧欧尼酱 ~ !它将是如此浪漫而酷，不像你通常的M.O."

“你知道M.O是什么意思吗?”

“欧尼酱的行事方式!”（祭司：小町说的是“Methods of Oniichan”，实际上，M.O一般指的是犯人的作案手法。）

如果不是她那么可爱的话，我会用拥抱将她闷死的。

我站起来，走向舞池。这并不是说我要请雪之下跳舞什么的，但我想可能会有一些被遗弃的桌子，桌子里面有食物，我可以偷吃一些。

伙计们，也许我就是一只流浪狗?

我抓着脖子，终于走到舞池中间的舞池边缘。

“那么……你对那个女孩感兴趣了?”我看着身边的人。那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一种湿猫的神气。

“呃……不……”我措手不及。在聚会上，人们通常不会来和我聊天，尤其是男人。

“哦。你认识她吗?

“你在说什么……”

他眯起眼睛，好像我在挑战他似的。“嗯……我会让你知道的，她是我的未婚妻。”

“什么?”

这令我震惊，但只是一瞬间。也许雪之下订婚并不奇怪。不过，这说不定是婚礼上一个随便的家伙，想随便聊点什么，想跟我打情骂俏。

也许他是雪之下的仰慕者?

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话都使我震惊。

也许，雪之下真的订婚了。也许，在她成年时，会有人在等她。

等等。她已经成年了，不是吗?

“订婚。即将结婚。恩...你知道的，就像…我，她…是同一种事情。你看，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许诺过了……一件接一件接一件的事情……”那家伙转着眼睛，转动着手指，对我的回答做出了‘你应该知道’的回答。

我的死鱼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在开玩笑吗?”

“好吧……”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在说他不是在开玩笑。“这样的女孩肯定已经订婚了。我则是其中的一员!独一的我!我是这个镇上最好的追求者。没有人比我更适合雪之下雪乃。”

“嗯……该说恭喜?”当有人订婚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对吧?

“你不嫉妒吗?”

“不……?我应该嫉妒吗?”

我可以尝到失望的滋味。“哦。”

“哦,什么?”

“这并不像我想的那么有趣……”

“你和她……真的吗?”我突然想到，他只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毕竟，有多少人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拼命地说他们已经和某个人订婚了?

环顾四周，我觉得我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嗯?真的!你看，她小的时候总是这样，‘等我长大了，我要嫁给你——’”

“父亲。”雪之下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他。“不要用你的幻想回忆来点缀我的童年。”

嗯?等等。她刚才说…?

“啊哈!现在是我精彩的自我介绍~!你可以叫我父亲。”

你又不是光之霍尔蒙克斯的领袖。

“等价交换，等额的东西必须给予回报。少年，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他死鱼眼。然后你。”这显然是针对我说的，“叫他雪之下桑就好，”雪之下叹了口气，显然很恼火。她摸着鼻梁说:“爸爸，现在我要回家了。”

“什么?但是你还没有和这-个-他-的-名-字-叫-死-鱼-眼-君一起跳过舞。”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生气，他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特殊属性给我贴上标签。

“嘿，我不想——”

雪之下瞪了他一眼，这让所有人的反应都有了定局:

“不。”

“真的吗?你甚至和叶山君跳了舞，你不是讨厌和叶山君跳舞吗？”

“我说‘不’。”

“哇!你一定很喜欢他，哈!”雪之下的父亲用肘轻推我的肋骨。“你做了什么?某种巫术吗?爱情魔药吗?哦哦!是那些在黑夜里算命的人吗?我的妻子不让我看灵能力者小田雾响子之谎言（祭司：某漫画，没看过，原名是霊能力者小田霧響子の嘘）。我想这是因为她嫉妒小田雾响子更擅长吸引他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就眨眼，作为提示。”

“我走了。”

随着这个宣言，雪之下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拖走了。

“雪乃--- ~ !回来喂~!至少把我介绍给你的男朋友~!”

像一只猫在远处喵喵叫一样，她父亲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当我们从、雪之下的其中一个 X染色体的供应者那里离开一段距离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回桌的路。

“这是你的父亲吗?他真的是千叶议会的一员吗?”

那些报纸是如何没有提到在议会中有这样一个议员的呢？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雪之下摩挲着鼻梁，然后转向我，她的眼神告诉我:永远不要问他是怎么当选的。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她痛苦地说。

“不过，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我说。

当他和女儿说话时，他的语气中没有任何谎言的感觉。毕竟，有什么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快乐呢?

我看了看她，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咬着它，这似乎是她最近养成的习惯。

“小町在哪?”她终于问道。这是个好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的妹妹去了哪里。

在和她打了招呼之后，她就去搞自助餐之类的恐怖活动了。

我拿出手机，给不在桌子上的妹妹发了条短信。

我怀疑她是去某个地方洗劫另一张桌子的餐盘，但鉴于她并没有对此大吵一架，她似乎更有可能决定回家。几秒钟后，她的回信到了。

“我决定早点离开。欧尼酱，和雪乃玩得开心!”这是她的短信内容。

“她走了。”我告诉雪之下。

“哦。”

这就是你的回答?哦?你就不能多一点同情吗?

我可能会一个人在婚礼上，而这里我最多只认识三个人，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朋友，甚至是没有敌意的!最好的说法是，我被困在敌人的后方，没有补给线，没有食物，没有弹药，甚至连一张对我礼貌相待的脸都没有。

“我想我们只能自己回家了。”

“是的。”雪之下轻声同意。

就在这时，两个胃开始咕咕作响。我不确定到底是谁抱怨的声音更大，但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我们都很饿。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我们发现萨莉亚（祭司：萨莉亚（saizeriya），日本快餐品牌。）晚上还开着。我饿了。看着雪之下，我发现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也许跑步和跳舞耗尽了她的能量，现在她需要一颗仙豆来恢复?

“你没吃饭吗?”我在餐厅外面问。

“没有。”

“为什么……?”

“我妈妈领着我从一个家族的熟人转到另一个家族的熟人。当你正忙着重新被介绍或跳舞时，很难吃到东西。然后就遇到了我爸爸……我们去吃点吧。”

一位女服务员向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有多少人。

“两个。”我替我们回答。

“先生，女士，这边请。”不久，我们坐下来，一份菜单被递上来。“你们是在约会吗?”

“绝对不是。”雪之下厉声说道。

“喂，你不必让我听起来那么讨厌。”

“恶心。可怖。一想到要和你在某个浪漫的层面上交流，我就不寒而栗。”

“嗯……”女服务员紧张地看着我们，示意我们坐下。服务员递给我们菜单，紧张地问我们:“你们两个穿得很奇怪。你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丢失了预订?”

“没有。我就是没有胃口。”

“你那时忙着跳舞。”

“我相信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自我意识过剩的富家女……”

“自我憎恨的厌世者。”

“啊…”她击中了我。

“像比企谷君这样的人很难找到愿意嫁给他的人。”雪之下小声说。

我沾沾自喜地回答道:“随着计算机算法的进步和越来越多绝望的女性，我应该不会对在线约会服务感到有任何问题。”

女侍者一边紧张地笑着，一边开始催我们点饮料。“嗯……你准备好点菜了吗?”

“只要……每个都给我来一个。”等等,等等。你是指食物还是饮料?

“嗯! ?”女招待吃了一惊。

“我饿了。”雪之下直截了当地说。

“你打算进入两国国技馆?”（祭司：2013年日本东京申办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两国国技馆将成为2020年奥运会拳击比赛的场地。）

雪之下转过头来，那娇容能引发无数争端。

（祭司：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指绝世美人。据说源于特洛伊的海伦，由她而引起战端，千万艘战舰齐发。）

“比企谷君，你想看到明天的太阳吗?”

沉默地咬牙切齿，我突然意识到另一件事。

“喂……你打算让我付钱吗?”

雪之下希望我资助她的腰围扩张吗?

“雄性会在外出中善待雌性，这难道不合理吗?我想这对我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毕竟，一旦你30岁，秃顶，而且从未工作过，付费陪伴很可能是你唯一的交流方式。你可以说你需要为此获得报酬。”

何等熟练的业务能力！

“我很感激你注意到我从来没有工作过，而不是失业过。”

我咬紧牙关说。

雪之下似乎在盯着我看，她是想让我破产。

“—我—我应该在几分钟之后再来吗?”女服务员温顺地问。

“OK”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吧。我去给你们拿饮料，”她鞠了一躬，然后急忙退回厨房。

她甚至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饮料。

“她还会回来的。”雪之下机智地说。

“为什么你这样认为?”

“因为我知道，”她冷冷地回答。

“你是谁?卡珊德拉?”（祭司：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Troy）的公主，阿波罗（Apollo）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特洛伊战争后被阿伽门农（Agamemnon）俘虏，并遭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杀害。）

雪之下把下巴放在手掌上，嘴唇弯出一个微笑。

“我是德尔菲的神谕者。”（祭司：德尔菲 (Delphi)位于帕那塞斯山的西南山谷中，在古希腊传说中是世界中心所在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世界的肚脐”。德尔菲 神谕以能够预言未来而闻名于世。神谕通过女祭司传达给那些希望能了解到自己未来的人，包括国王、商人和流浪汉。任何人只要能够来到德尔菲并献给阿波罗祭品都可以获得神谕。

最有名的关于德尔菲神谕的故事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好吧，”我低声说。“那么，我就是哈迪斯。”

女侍者回来了。

我想象着她伸出舌头说:“所以……我忘了给你点饮料了。”而她的一只手会以一种可爱的笨拙姿势敲着她的头，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雪之下就开口了。

“红茶。要加海鲜通心粉。”

“我也是。”我说，给了自己的想法。女服务员点了点头，然后用便笺簿盖住她的嘴。

“你们俩看起来可能不太合得来，但你们表现得就像一对老夫妻。”

雪之下看了女服务员一眼，说“你的死亡将至”。

就这样，女招待退了回去。如果她在今晚结束前退休当服务员，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喂，我想你快把她吓死了。”

“抱歉。最近我已经习惯了和没有头脑的人在一起。”她叹了口气说。嘿，嘿，你是在说我愚蠢吗?我要让你知道我可是世界级的智慧冠军…天啊，为什么这些话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无论哪种方式，你都应该把声音调小一点。”

“虽然我在这里的行为对经济影响不大，但我相信你这次是对的。名誉毕竟是一笔宝贵的资产。”雪之下点头说道。

这与我试图表达的观点相去甚远，我是希望她不要去吓唬那些靠小费和孤独顾客的善意过活的只拥有最低工资的女服务员。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柔和的声音，“对不起。”

随着盘子哗啦啦地落在桌上时，我差点没听见。看来，我们的饭已经到了。

“吃吧。”我说着，伸手去拿勺子和叉子。

雪之下边说边从餐巾卷里拿出叉子。她嘴唇上的微笑告诉我她在戏弄我。是吗?那个雪之下雪乃甚至会开玩笑吗?

吃完饭，雪之下很客气地付了钱，我们走到外面的晚上。

空气很冷，世界很安静。我决定继续与雪之下合作，哪怕不知为何。

“我觉得很高兴，比企谷君。”雪之下在我身边说。

是的,这是对的。

“没有什么比撒谎更让我恼火的了。”

“我从不撒谎。”

“这世界真是个恶心的地方，到处都是伪君子、骗子和愚蠢的白痴。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会成为把它烧成灰烬的人。”我笑着说。这些骗子精心建造的纸牌屋将会在我的一根火柴中轰然倒塌。

“我一直知道你就是个小罪犯，”雪之下叹息道。

“嘿。那是为了高尚的意图……”

“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说善意的。”雪之下平静地回答。

“呵。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得了癌症的事实。就像狗身上的滴答声。你有没有见过一只被巨大的蜱虫覆盖的狗，而你只是希望你有一个喷火器，可以清洗蜱虫，但不会伤害到狗?这就是我想要的事情。”

雪之下停在我身边。“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她轻声说。

“嗯?”雪之下和我想的一样吗?这真是……罕见。

雪之下看向灯柱。飞蛾在灯光下飞舞。“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小纵火犯，什么都不做，只是把世界烧成灰烬……那么我想成为太阳。”

“太阳?”

雪之下用一张我从未见过的脸看着我。她点了点头。

“雪。”

她说道。

“雪?”

“我的名字的意思是雪……”

Yuki的意思是雪…

“但是，人类不会感到热或冷——除非抵达了极端。”

“真的吗?”

人类生理学不是我的专长。

“我的名字可能意味着别的事物，但是，我希望成为太阳。那么，极冷和极热有什么区别呢?”

见鬼，我对热力学的细节并不了解多少。

“当一个燃烧的火球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吧，在我看来，这听起来很愚蠢，但大声说出来听起来确实有点可怕。我不会告诉雪之下我想到的是这样的事情的。

我旁边的女孩揉了揉鼻梁，好像在调整某些不存在的老师眼镜。

我现在应该叫她“老师”吗?

”太阳会燃烧，但它的光会向地球发送被称为光子的能量。这些光子驱动光合作用，进而使植物产生糖分并生长。同样的植物被动物和我们自己吃掉……确保生命的繁荣和延续。“

“你只是一个推动者。”我反驳道。

“我更想成为黑暗中的光明，为他人树立榜样。”

“你只是拿着一个火把，最后，你会掉下去的。”

我说。我想到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雪之下想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图标。

她摇了摇头。“我想成为激励他人、帮助他人成长的火焰，而你只满足于成为一个火星。”

那句话把我吓坏了。

这就像一个瞬间的致命一击，把我吓了一跳，只留下了对她的敬畏。

也许不仅仅是敬畏。

我们在她的公寓前停了下来。

我们俩都没说话。

我们俩都一动不动。

这与那时不同。在去京都的旅途中，我们和平冢静老师从拉面店回来的路上，一想到离我很近，雪之下就不寒而栗。她会和我保持距离，就像阿喀琉斯与龟一样。

也许我追上了她?。

雪之下打了个喷嚏。这真是非常糟糕。

她忘了带夹克，而且她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足以保暖。我想把夹克给她，但……

在那之前……

“嘿-嘿 雪之下……”

“什么,比企谷君?”

“我们可以……”

她打断了我的话。

“你知道答案的。”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抬头看着公寓大楼。与以前相比，变化不大。

也许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园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灌木丛看起来不一样，但除此之外，它还是那座一尘不染的塔。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这里。”我承认。

“也许我可以带你四处看看…”雪之下建议到，她的呼吸在绝对的寒冷中清晰可见。

“啊……”我的嗓子哽住了。对此，我无法作出答复。

进入大厅，她甚至没有转身面对我。

我想她甚至没有当面跟我道晚安。

我也没料到她会来，但她似乎觉得这很合适。相反，她只是在门关上之前说了几句话，她的语气是如此的柔和，我几乎以为自己没听见:“我想，如果我们俩都孤独终老，那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落日，玻璃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对被称为雪之下雪乃的存在一无所知。

**chapter 2  之后，雪之下雪乃能写好一封情书吗？（上）**

即便是在班级里，也时刻都不会缺少关于即将到来的情人节的讨论。

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对我而言，每一个情人节都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甚至连义理巧克力都收不到。

至少，我的妹妹会以最低限度的礼貌从店里买些Kit-Kats的东西给我。（祭司：Kit-Kats，日本著名的零食牌子。维基上可以搜到具体的介绍。）

尽管她买了一大袋，但是最终给我的却只有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包裹，然后剩下的都将归她所有。

......但是，这至少证明了我一直都还在我的可爱的妹妹的脑中。

但是，现在教室之中讨论的热门话题是平冢静老师上周布置的那项作业。

本来的话，那项作业应该在上周就完成了的。

没错——一封情书——就是我在被阳乃打断之前一直在咖啡馆写的那封。

自然地，那些人更倾向于讨论还没有陷入爱河的人，那些相信自己即将第一次经历一场爱情的人。

正如我所发现的一样，最不可能会去讨论爱情的浪漫的——是那些已经已婚的人，因为他们已至了人生的坟墓、生命的终点，已经失去了对这件事情的发言权。

因此，关于爱情的话题倾向于还是处的人群。

“嘿，嘿，那么户部，你写信给谁了?”童贞的大冈问道，开始了对话。

“不告诉你!”户部回答道。

“嘿，嘿，我也很感兴趣，”大和说，摸了摸他的后脑勺，好像那里有虱子什么的。要么，这就是他在假装化解尴尬。不管怎样，这都是可耻的行为。

这三个人在没有“领导”叶山的情况下相处得很好，这一切都是很好而极好的。

“那么，你知道今天下午他们要参与丘比特之箭吗?”户部激动地说，换了个话题。

每年在总武高中，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传统:

丘比特之箭。

这是一项由学生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活动，学生们将匿名或签名的情书提交到校外阅读。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几名戏剧专业的学生去读，尽管志愿者或特定的人被要求阅读这封信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当然，内容必须首先被审查，以确保他们遵守了基本的道德准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另一个哗众取宠的情侣事件。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一些人会利用这个机会以极其公开的方式约别人出去。

考虑到人类的情感是多么的脆弱，这是愚蠢的。

他们是一群庸俗、放肆的人。他们选择躲在文字和信件后面。他们送出礼物或接收礼物，或尖叫，或向世界呼喊“你好世界!”我正在恋爱-爱-爱中 !”（I'm in looove！！！）

“丘比特”，即是这种无法承担责任的行为的最终表现。

他们认为，最好让别人来为你找到爱，那要么是天意，要么是你的父母，要么是你的三围。

难怪包办婚姻和相亲这么受欢迎!

你自己并没有努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而选择让别人做媒人。再过几年，电脑上的约会网站就将使用算法，根据你最喜欢的事物来决定你的未来的伴侣。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真的是——爱吗？

“真的吗?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早就准备了丘比特之箭。但我想，它会让你在情人节那天表现自己。呐呐，你打算让别人读你写的信吗?实际上，这太尴尬了……”

”相同的意见。这太尴尬了。”回答的是大和，他双臂交叉。

“什么?嘿,嘿,嘿!别让我一个人去读他的信!丘比特之箭帮助梦想成真!来吧伙计们!这是为了让人们能把情人节变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户部开玩笑地说道。当然，作为最接近叶山的人，以及最热衷于制造轰动效应让他走出阴影的人，他自然愿意并会采取这种策略。

“哦,真的吗?那个幸运的女孩是谁?”大和问道。

“不告诉你,呵呵!”

“真是一群白痴。”一个来自于三浦优美子的不庄重的声音咕哝着，“因为一些小事而兴奋不已。这样的事情最好是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这样一来，如果表白失败，羞辱也属于隐私，但如果成功，羞辱就会公开化。”

这是很好的逻辑，但是相信我，失败的忏悔并不是私人的。

由比滨在三浦旁边紧张地笑了。“嘿，现在……丘比特之箭也不坏。”

“不是吗?”三浦并不能很好地处理他人对她意见的蔑视。典型的情况是，当成群结队的时候，最初的雌性会通过宣传她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此作为一种试金石，来看看，在她的统治下，还有谁还在喝Kool-Aid饮料。（祭司：KOOL-Aid，本来是酷爱饮料的名字，但现在变成了一个比喻，在美国和加拿大广泛使用，意思是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某种思想的信徒，在不经过审慎研究的情况下就全心全意地接受某个观点抑或盲目地信奉某种思想。这句话有时用作贬义，具有讽刺意味。可用于各种语境，常用来形容盲目，不加思考的接纳或服从，一般在贬义。来源是在1978 Jonestown发生过一起惨案，一大批教徒（900）多人喝下了掺毒的Kool-Aid饮料集体死亡。）如果存在任何分歧，你都可能会像脉冲一样被清除。

“嗯……比如，有些人很害羞……”

“那么他们需要女人来先手。”三浦立刻反驳道。

“嗯……也许他们更喜欢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读剧本。”

“也许，有些人会紧张……?”

“那就退学，成为啃老族。这样的人没有必要在社交、正常的人类面前浪费空间和宝贵的氧气。让别人为你读情书，这正是一个病态的最终会嫁给他的枕头或纸片人的御宅族节日主义者所做的事情。”三浦说着，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糟糕记忆，“在穿过秋叶原的地铁上看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东西……”三浦叹了口气。

“啊. .啊……我明白了——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就像，天真纯洁的恋爱中的少女!?”由比滨的眼睛因她的反应而闪闪发光，“那样的话可以吗?”

“请你成熟一点。”。

由比滨的思想被完全的击败。

“这种空泛的梦想是愚蠢的——”

终结她吧!

“太不成熟。”

终局。

”——愚昧至极。”

真残酷……

虽然我很喜欢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这样的行为，但我还是忍不住为由比滨感到难过。

“嗯……啊……”由比滨无言以对。

三浦抱着她的手臂，气呼呼地站了起来。“我要在上课前上个厕所。”说着，她就走了，并示意海老名也跟着去。海老名最后看了一眼由比滨，然后无奈地离开了。这整个场景就像一个主人抛弃了她的一只小狗，而另一只小狗则跟着她。

三浦离开之后，教室之中的气氛变得很尴尬。一些学生甚至跟在她身后离开，以逃避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毫无疑问，或许将会有那么一天，学生们在最后的钟声响起之前才会爬进自己的座位。

“喂，由比滨。”我喊道。

就像从白日梦中醒来一样，由比滨低垂的头突然抬了起来。她直直地看着我，然后左右看了看，发现没有其他人在看她。

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由比滨说:“你在叫我?”

我点头表示肯定。

她走到我跟前，犹豫着，摆弄着她的裙子。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大，这就好像她正被校长叫去办公室，然后马上就要因为她的糟糕成绩而挨骂。老实说，考虑到她的学习习惯，这并不奇怪。雪乃的辅导也许很有效，但她也并不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

“什-什么，小企?”

“别太在意别人。”我说。

”哦。你看到了…”

没有哦，咄,大侦探。班上每个人都看到了。

“你应该试着像我一样。”我解释道。“不要在意别人怎么想，要提醒自己，这些猴子最终很可能会成为啃老族或企业奴隶，在污秽和渣滓中跋涉，以获取中层管理者的利益。”

“小企…恶心。”

“恶心是相对的。有些喝牛奶都从来不喝完的人，有一天，他告诉一个靠方便面生活的穷人，他所有的钱都用来干洗他参加面试的唯一一套衣服，结果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输给了一个可爱的面试者。那家伙会把牛奶喝完了，即使它变成了酸奶!”

“小企…那就更恶心了。”

哦，由比滨。‘更恶心‘?我想，雪之下会建议你“为了我的缘故，请好好学习”。扩大词汇量是超越污秽的第一步。

“哦，这倒提醒了我，小企!”

“你把马桶堵了，然后忘了?”

“你怎么——不!”由比滨结结巴巴地摇了摇头。“我是说，雪乃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所以呢?你们是女性，彼此是朋友，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我想，我应该对一个给另一个打电话而感到惊讶吗？”

“不是那样的!”由比滨边说边喘着气。“我想告诉你的是，电话是关于什么的。”

“好吧,”我叹了口气。“继续吧。”

" 雪乃说她想我们一起做便当。"

“那真是太好了。”我说道，“享受你们的便当吧。”当我想到那里的时候，我嫉妒那里所提供的免费的、美味的食物。而那食物的质量可以通过雪之下的严格标准来保证。

突然，我瞥到了刚到教室的彩加，从早晨的训练中，他身上微微透出一丝汗水。他朝我微笑着挥手。我微笑着向他挥手。我突然想到:如果彩加给我做便当呢?

啊……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有户冢认证的盒装午餐。

“小企 ?嘿小企 !哦 喂!小企 !”不知是出于某种原因，由比滨在我面前撅着嘴。

“什么?”

“雪乃为我们做了便当。”

“是的，我为你感到高兴。享受你的午餐吧。”这个女孩是真的傻吗?

由比滨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她为我们做了便当。”

哎哟，她真的在唠叨，而且我还不得不忍受该死的咖喱面包排队和自动售货机的挣扎。“听着……我知道雪之下为你和她做了便当——”

“——你也一样!”由比滨终于吐出了最后的话语。

哦。

哦…

“我们”的意思不是“雪之下和由比滨”，而是“我们”，“雪之下和由比滨和我”一样。

现在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不能拒绝免费的食物。

“你们两个终于到了。”雪之下雪乃，对到来的两人致意。

阳光照在有着乌黑的头发的坐在野餐的毯子的女孩上。那是蓝白格子的图案。由于冬天的寒冷还没有终结，雪之下仍然戴着由比滨为她的生日准备的那双手套。如果雪之下认为外面太冷而不能吃东西，为什么她还要考虑这些呢?

“天这么冷的时候，我们还在外面吃饭?”

“是的。虽然天气有点冷，但阳光会使天气暖和起来。氛围对味道有很强的影响，我打算在合理的最佳条件下，尽可能地产生最强大的影响。”

某些原因?如果我得了肺炎怎么办?谁能让我恢复健康?

…而你呢?

“这和通常的侍奉部聚会完全不一样。”我说着，坐在野餐毯子上，“如果我生病了，那将是你的错。”我若无其事地说。

雪之下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小企 !”由比滨瞪了我一眼，“不要破坏气氛！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感谢你的食物?这是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做出来的!”

“没什么，由比滨桑。”雪之下边说边轻抚着耳后的头发。“我做的菜，虽然好吃但也很简单。”

“哈哈……没必要这么谦虚，”由比滨紧张地说。

“这不是谦虚。我- - -”

“嘿，雪之下。”我抓起一双筷子，打断了她。

“恩,比企谷菌（君） ?”

“吃就足够了。”我说。“然后，谢谢你的食物。”我用手拍了一下，然后挑了一个黄瓜卷。它看起来卷得很好，只有足够的黄瓜和鳄梨，就像一个精致的小礼物。嘿，我想这尝起来很不错。

“-哦……这太好吃了……”传来一声轻柔的呻吟。

等等……什么?

坐在我旁边的是肇事者。

正坐在我旁边，享受着本属于我的食物。

她就坐在那儿，她正高兴地抚摸着她的脸颊，而我正要吃的那一小块食物——本来是给我的。

她就在那里，就在我身边，好像对她不让我吃我的食物的非法行为完全不感到羞耻。

招致比企谷愤怒的低年级学生——正是学生会主席一色彩羽。

“一色桑。“ 雪之下打破了僵局。“我忘了给你准备便当了。”

“没事，没事，”一色挥了挥手。她咯咯地笑着说:“我就跟学长一起吃吧。”什么?我没有发言权吗?“那很好，对吗，学长?我们可以一起吃吗?”

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幼儿园里。

这个“分享就是关爱”的咒语只是富人从穷人那里偷糖果和炸鸡块的借口。

由比滨说:“彩羽酱，我们可以分给你。”

“呐，呐。”一色挥了挥手，似乎是在享受我的午饭。“学长，喂我吃一块。”

“什么?你先吃了我的食物，现在还要我喂你?”

“学长，拜托…我保证会报答你的。”

“我-我……”

“是啊，是啊。”由比滨同意了，她尝试了一个完美的圆面包包裹的食物。“这炸虾真好吃!”

“由比滨桑…”雪之下叹了口气。“慢一点。你可能会——“

“啊!”

“-窒息”。雪之下用两根手指握住她的太阳穴。“来，喝点茶吧，”她一边说，一边开始从保温杯里倒杯子。一色靠在由比滨的身边，搓着她的背。

这整个交换过程都弥漫着3D的味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棋手的车在狂飙。

“咳咳咳…”待到喝完茶，由比滨腼腆地笑了。“谢谢你,雪乃酱。”

“由比滨桑，也许你最好花点时间咀嚼你的食物。如果你在学习方面能像在饮食方面一样努力，我就会担心我在总武高中的学力地位的。”

“好的……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雪乃!

在那之后，剩余的饮食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雪之下为我们每人做了一份盒饭，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配菜、一份米饭和一个装满培根和莴苣味噌汤的私人小水瓶。

“啊……这真是太好吃了。”由比滨一边揉着她的肚子一边说，她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不愧是雪乃 !真是美味。非常感谢你的美餐!”

“不用谢我。”雪之下笑着说。“我想，这意味着便当很好吃，不是吗?”

由比滨用力地点头。

“我吃完了。”我懒洋洋地说。便当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不会留下任何让雪乃可能会对我有所好感的行为。

“唔姆。我知道了。”雪之下略带不满地说。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把便当舔得干干净净，却表示这只是可以接受的。”

“我很难拒绝免费的卡路里。”

“那么你会喝任何人的味噌汤?”

“只要是免费的。”

“那你认为一道菜好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我尝了就知道了。”

“我明白了。很简单的回答。”

“什么?”

雪之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决办法就是我必须每天为你做味增汤。”（祭司：《我想每天都吃你的味增汤》(I want to eat your miso soup every day)的另一种说法是，男主角有时会不假思索地对为他们做饭的女主人公说“我想每天都吃你的味增汤”(I want to eat your miso soup)。这是含蓄的求婚。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由比滨看着雪之下。

“雪-雪乃……”

“什么?”

由比滨俯身对着雪之下的耳朵耳语，但是，她其实也可以大声说出来，因为我可以从我坐的地方听到。

“你看……当一个女孩告诉一个男孩她想每天为他做味增汤时，这意味着她想……”

红扑扑的脸颊告诉我，雪之下顿悟了。

“可怕。令人痛心。一想到我是这个死鱼眼的奴隶，我的胃就不舒服。”

没有必要那么苛刻，为什么你会有这么极端的反应?

“太下流了。”一色用手捂着嘴喘着气说道。“呵呵，也许雪之下学姐应该考虑一下她写给丘比特之箭的信，嗯?”

“一点也不。”

“啊……”

雪之下完全拒绝了一色的建议。

“说起来，雪乃，你的信是写给谁的?”

雪之下看了看由比滨，然后看了我一眼，最后是一色。她仔细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仿佛在衡量我们的反应。最后,她叹了口气。

“我在心理上预先想象了所有的场景。首先，我会说，“由比滨桑，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关心，而不仅仅是爱情。”然后你会回答说，“但是，雪乃!”我很好奇!“接下来就是一色桑加入你的战场，而比企谷君（菌）会跑去买MAX咖啡。”

哇。雪之下将这种情况归结于我喜欢的饮料。

“嗯……嗯……嘿，不，我不会……但我很好奇……哦!”雪乃 !你真聪明!”

由比滨从拒绝到接受再到完全钦佩。就好像她跳过了死亡的五个阶段中的三个，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句子中转世重生。（祭司：接受死亡的五个阶段，美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医生伊丽沙白.库伯勒.罗斯通过对大量晚期患者的访谈及研究患者临近死亡前的心理活动，将濒临死亡的过程分成五个心理阶段：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

“丘比特之箭很有趣。”一色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哦?”我转身对着那个让我绝望的后辈说。“一群人甚至无法当面坦白自己的感受，这有什么有趣的?诉诸于发短信吗?太菜了。”

由比滨在后面大发雷霆。“把你发送的每条短信告白都收回去!”

短信告白。这是真的吗?这是真实的生活吗?

好吧,我投降。

所以，我从由比滨那里听到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相信爱的人。

当然，无论如何，为什么不是那样呢?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追求不顾一切的幸福的过程中，甚至无法面对面地交谈?

哈哈。至少当我表白的时候是面对面的……虽然这间接的暗示了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但是……啊——我该去哪里呢?

哦，对了，短信告白?说起来，面对面地在体育馆后面做不好吗。

一阵权威的咳嗽打断了我的思绪。“在这个即时通讯时代，无视比企谷菌（君）关于爱情的有争议的观点，这是关乎个人的利益还是侍奉部的利益?”

正如所料，雪之下仍保持着毫不妥协的专业精神。

“啊——啊，”一色说着，双手握在一起。“我把我的信交给别人看，你看……所以我希望侍奉部能来支持我!”

由比滨尖叫道。“呀啊!是给神秘人的吗?”

傻瓜，每个人和他们祖母的猫都知道“神秘人”是谁。只要说他的名字。天啊，女孩们假装事情是秘密，其实那并不是。（祭司：祖母的猫，常在某些魔幻故事里面出现，代指“知道所有秘密的人”。）

最糟糕的人是骗子，他们和其他骗子一起散布可怕的谎言。

“是的!”一色尖叫着回应。

“你难道还没有表白过吗?”

“小企 !这是不礼貌的!”

“我是认真的。”我反驳道。

“是的……”一色平静地说。“可是爱是无限的!”再试一次!战斗,战斗!”一色戏剧地（祭司：这里指的是表演戏剧时动作很夸张的样子。）站了起来，好像这就像是她连续第四次参加大学考试，如果这次她没能考入六等学校，她的父母就会打断她的腿。

“随便你们。”我说着，翻着死鱼眼。

“看到了吗?连小企都不介意。让我们去支持我们可爱的小后辈，不是吗，雪乃酱?”由比滨俯下身，她的脸逐渐接近雪之下。她们很近，但雪之下似乎并不介意这种距离。

“就是这样，那个，雪之下学姐?”一色恳求道，低低地鞠躬表示敬意。“能接受我的请求吗?”

手捧着保温杯，雪之下低下了头。在她放下保温瓶交叉双手之前，她沉思了一会儿。

她以J班的天才雪之下的形象示人，也以侍奉部主席和领导人物雪之下的形象示人。

公平地说，她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侍奉部接受了这个请求。”

**chapter 2  之后，雪之下雪乃能写好一封情书吗？（下）**

应学生会的要求，各部取消了今天的活动。

原因是放学后在体育馆举行的特别活动。

丘比特之箭，学生会的年度活动，为了在淡季里保持文化节的气氛。

“阿拉 阿拉…我们聚在这里做些什么?”

我感到身后有一股冷气传来。

“雪之下阳乃，”我喃喃自语。“我想你来这里是想看看是否有人能打破你收到的告白书最多的记录?”

阳乃惊讶地喘了一口气。

“你怎么猜到的?你是有某种灵力吗，比企谷君?“阳乃开始敲我的头。

她一定认为自己看起来很顽皮，就像只带着线团玩的小猫。

但是，我觉得自己就像正被一只母老虎在玩弄着的一块肉。

“我不是能力者。如果我是的话，我想成为那个无用的0级能力者。如果我有了“幻想杀手”，我可能会去揍一个比我更快乐的人，不断反复，直到我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快乐的人。”

然后，我就会自己做一些咖喱和炸鸡。

这想必就是幸福的所在。

“阿拉, 阿拉，如果你是灵媒的类型，那我就是…欧内酱类型的!我们在对付灵力类型的怪物时非常有效。呐呐 !”

嘿，嘿，我们在玩同一个游戏吗?嗨!

一阵轰隆声像机关枪似的，向我袭来。

像注射一样，一股甜蜜的香水向我袭来，每一击都是她手指的一戳。

该死，又一轮攻击击中了我的肘部——比无敌斩的次数还多。

”哦，阳乃。我不喜欢看到我的学生打架。”

我被一只美洲豹从虎女手里救了出来。

“逗弄一个可爱的小孩儿有什么不对吗?”

“他是那种不会让你取笑他的人。”

该死，我确实不是的。

这个女人会让我逃过一劫。

“好，好，”阳乃沮丧地叹了口气。“阿拉…所以平冢静老师。今年有什么好的情书吗?”

“这批货不错。”平冢静老师点了点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让几个学生——实际上只有一个学生——重做情书，因为他完全误解了作业的精神。”

“哦，我又做了一次，不是吗?”

“你刚刚重新提交了那封信，却把它寄给了你的妹妹!”

一拳打在空中。

一根混凝土柱子落在了我的身后。

“你……差点杀了我。”我的眼睛瞟向那个冒烟的火山口。

“我的手烧红了。它燃烧的火焰在告诉你，重做这个任务!”

你多大了，女人?引用一个平庸的特许经营衍生品的完成者的话!?

（祭司：很抱歉我没想出来这里是什么梗）

“好了，平冢静老师。”阳乃插话道，“我相信比企谷君也是好意。毕竟，谁不爱他们的妹妹呢?”

“喂……你真能有说出那种话的立场吗?”

“难道我不够格吗?”她笑着说。“没有比雪乃酱更可爱的妹妹了。”

我没有多余的思考，仅仅是给了她一个答复。“我会在那儿等着，直到这一切都结束。”

“啊……我希望能像在花园里和公司里那样，和你在一起。”

平冢静老师的眼睛一直在心不在焉地转来转去。“什么公司?什么花园?”

利用这个机会，我激活了我的隐形伪装，融入了人群。我肯定能逃-

“你哪儿也不许去!”平冢静老师是曾安排过我担任副主席的。

“啊!你好,你好!”

一个声音从讲台上传了出来。体育馆里每个人的目光都转向那个可爱的扎着辫子的学姐。

“这里是城回巡!”巡学姐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第十届一年一度的丘比特之箭!大家都知道，学生们被要求提交情书来阅读。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洋溢着的友谊和感情。”

“那么，不要再费事了……让戏剧部来读信吧!”

一个瘦小的小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都走上了舞台。

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显然，他们都很紧张。

见鬼，如果我们能看到你们在聚光灯下流汗，为什么还要加入戏剧部呢?

嗯，我猜你想让自己紧张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接受你无法控制的缺点呢？

“那么……第一封情书是……嗯……”男孩结结巴巴地说。

他旁边的女孩咳嗽起来。“先读这封。”她催促他。不幸的是，麦克风是开着的，所以每个人都听到了。随后不久就传来了笑声。

“啊……是的。”男孩清了清嗓子说。

“亲爱的叶山隼人。你是我永远的兄弟。我爱你，兄弟。附注:我也爱你们，大冈和大和。”

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大家开始窃笑和鼓掌。

户部站在一旁，得意洋洋，每个人都拍着他的背，因为他开了个有趣的玩笑。

仔细想想，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决定。

最好从愚蠢的信开始。

否则，读一封潦草的信，接着读一封蹩脚的笑话信，会破坏气氛。

就这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读信。

每读一封信，人群就会发出尖叫、大笑或咯咯的笑声。

他们是在轻视爱情——为什么?因为人们害怕承诺。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如果你害怕什么东西，你就得嘲笑它。

这就是整件事的真相，这是一种嘲弄，叶山隼人则是他们当中最大的傻瓜。

每次有人给他写信，他都会紧张地笑一笑——好像他并不喜欢别人的关注。

人们拍拍他的背，或者向他一直拒绝的女孩道歉。我看到海老名安慰地拍拍三浦的背。可怜的女孩。

我曾经也有一种迷恋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嗯，多少有点受欢迎……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意识到我对那个叫折本佳织（祭司：折本佳织这个名字是渡航老贼钦定的。我知道原来国内是译作折本香织，但是现在都统一是折本佳织。不过肥渡好像并没有在一色伊吕波和一色彩羽之中选择？我不太清楚。）的女孩一无所知。

不过，还是有一些情侣被组成了。

然而，更多的情况下，情侣只是被肯定而已。

以前承认过的男女朋友们，不愿承认荷尔蒙维持的青少年关系的稳定性，迫切需要澄清:我们还在一起，对吧?我们很高兴对吗?我们的关系很稳定，不是吗?

当然，有些人会被拒绝。

那些可怜的鸭子们……

总之，叶山隼人收到了18封情书。

“再来一次，他就能追平我的纪录!”雪之下阳乃向观众大喊。

“没人在乎你的愚蠢记录!你更受男人欢迎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受欢迎!”

“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平冢静老师……”

看起来，那两个人相处得很好。

“呃，”戴眼镜的女孩说。“我们还有一封情书要读……”

“亲爱的叶山隼人学长 !我仰慕你很久了。请和我交往!”

那个学戏剧的学生坐下来读那封信，手忙脚乱地读着。“这是……从……嗯……啊……”

“怎么了?”旁边的学生问。

“这上面没有名字。”

我听到那边传来了一声尖叫。

一色颤抖着，她的脸涨得通红，看起来非常尴尬。

等等。

那是一色的信吗?

这是它吗?这是她的信吗?她写了两句问候语却忘了在信上签名?哦,男人,一色。我想侍奉部是一件苦差事，但一个人不应该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吗?再一次，我喜欢表白失败的时候——它帮助我忘记我曾经发生过的事……现在我又想起来了。

我将有祸了。

“哦……嗯……就这样?”戴眼镜的男孩自言自语道。“我猜这封信已经没有了……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年所有的信了!”唷!”他放下话筒，跟着那个女孩走到后台。我希望那家伙赶快去洗个澡，因为他看起来像是刚刚经过了台风一样。

“哈!结束了!嗯，通常当比赛打成平手的时候，卫冕冠军就会保持冠军的头衔!”我能听到阳乃在人群前面欢呼。

你跟平冢静老师看了什么可笑的摔跤节目?

“就像我说的那样，没人在乎!”

“现在,平冢静老师……”

真的，她们两个真的很在乎（这些事情）。比礼堂里的任何人都在乎。

“比企谷君。”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雪之下出现在我身边。

“哟,”我回答说。“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

雪之下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望向舞台。“一色桑。”她低声说道。

啊，也许她对她感到同情?

“看来一色的表白再次失败了。”

0胜2负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记录。

我想说，对我来说只是0-1。

如果你想想我问过雪之下多少次我们可以做朋友的话，我们可能是0-2，或者是0-1-1。

严格地说，有一次我甚至没能完成我的话，所以我把它叫做平局。

“确实。我想我现在应该离她远点。”

是的。远离一个刚刚被抛弃的恋爱中的少女是最合理的……

“刚才你对她说了什么?”

雪之下瞪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我说，‘你能有多健忘?你忘了在自己的情书上签名了?这远非一个合理的错误。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被教在作业上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天哪，”她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

“凡人的错误会影响到你吗?”

“至少比他们应该做的要多。”雪之下表示同意。这个女人一点也不谦虚。

“好吧，我想叶山没有任何一个也行…”我嘲笑道。

尽管被拒率为100%，但叶山大学仍然有申请人申请——她们拼命炫耀她们的简历、成绩单和考试成绩。

说到简历、成绩单和考试成绩，我指的是解开最上面的三个按钮，真正靠近他。

叶山隼人的世界一定就像棉花糖云那样。

“呀啊!等等，等等，大家!”

人们已经准备离开礼堂。

由比滨仍然在安慰一色。

这不过只是一次失败的表白。克服它。然后再一次，实际上，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克服我的…好吧，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疗法可能是有帮助的。

“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封信!”巡学姐抓住了麦克风。“好像有一封信落在了我们忘记加进去的那堆东西里……我们不能让任何爱的感情不传达出去，对吧!?”

她身后响起了一阵欢呼声。看起来她有很高的魅力指数。

“那么……不要再多说了……”

“亲爱的H.H。”巡学姐停止了说话，好像很困惑。“H.H…叶山隼人 ?”

（祭司：Hayama Hayato。）

还有一封给叶山隼人的信吗?

“隼人君 !你打破了我宝贵的纪录!”

“阳乃!安静!此外，你们都太年轻了，还不能进入爱情的领域。你还没有痛苦地意识到所有男人想要的是一个有房有车的女人，她为他做饭，为他支付所有的账单，而他却在努力让自己的音乐事业腾飞……”

“恩平冢静老师！……”

谁快去给平冢静写一封情书，否则她会让我给她写一封的!

“啊……我会重新开始读的。”巡学姐说，她的脸颊因为被两个年长的女人分散了注意力而微微泛起红晕。

“我们真的需要另一封写给叶山的信吗?”我嘀咕道，并非是对某个人抱怨。

“没办法，”雪之下回答道。“有些人就想得到别人的爱，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爱情听起来就像是痛苦。”

“是的。”雪之下几乎像耳语一样说。

巡学姐清了清嗓子，开始读那封信。

“亲爱的叶山隼人,从整体观点来看，书面媒介是一种低效的交流方式。”

不知什么原因，开场白让我笑了。这让我想起了站在我身边的雪之下。人群中可以听到少量窃笑的声音。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想被拒绝吗?”我问她。

她保持沉默。

“思想必须蚀刻在纸上，必须用铅笔或钢笔。纸张本身相对较弱。水、火、风暴、雪和时间的摧残，只在一瞬间就能抹去人们的记忆和文明的遗产。尽管如此，词汇还是会被误解和曲解，它们的意思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或消失。”

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喜欢聊天……

而且迫切希望被理解。

由比滨站在前面，她的眼睛紧盯着巡会长，而她仍在阅读。一色在她旁边，样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当他周围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着她接下来要说的话时，叶山看起来感触颇深。

“如果有更清楚的方法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我就会用它的，但就目前而言，这就足够了。”

哈。“嘿，雪之下。我有点喜欢这封信。”我交叉着双臂，说道。

这是多么不浪漫的一件有趣的事，尤其是一封写给英俊男孩王子本人的信——户冢不在其中。

“唉……”

雪之下轻声地叹了口气。

“哦。”我看了看，发现她紧抓着自己的胸口。“怎么了?”

“当你走进我的生活时，我什么都没想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更近了，但又疏远了。就好像我们的关系就像一只薛定谔的猫，当你在某一刻看到它，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下一刻它就已经死了。”

“嘿，来吧。”我咕哝着对她说。“把眼睛睁开。”

雪之下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阿拉 阿拉…”我听见阳乃低声说。

“阳乃。”老师的声音很严肃。“你是幕后黑手吗?”

“老师，你怎么能指责是我做的这种事…?”

她们在说什么?某种马基雅弗利的阴谋?（祭司：马基雅弗利的阴谋，指为了政治或不正当的利益而制定的残酷计划。这里是作者自己加的注。）

我看着巡学姐，她仍在叙述那封信。

我的眼角扫过时，由比滨正好转过头来看到我们。

她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我们的理念完全不同。我想要的是一个没有贫穷、没有恶意、没有谎言的世界。你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改变的世界，或者你自己也不想改变。你……你想要一个人人都快乐的世界。”

一个人人都能快乐的世界?这肯定是叶山想要的。

伴随着由比滨的目光，一色也转了过来。她的目光迷惑不解，好像她漏掉了什么似的。突然间，她好像在圣灵降临节收到了圣灵似的，开始急切地拉着由比滨的袖子。

（祭司：圣灵降临节发生在复活节后40天。据说在使徒行传中说，在这一天，所有耶稣的使徒都被赋予了演讲的天赋，并且对所有愿意聆听的人都能自由而积极地讲话。）

由比滨仍然如故。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盯着我们看?

我把目光从台上移开，又回到了雪之下身上。

她哆嗦着，就好像是在拥挤闷热的体育馆里的北极一样。

她的头发遮住了脸——有那么一会儿，她更像一个怀恨在心的人。

“我认为其中之一将是谎言……但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一天，也许，你会拯救我。”

雪之下发出的声音很奇怪。就像一只被卡在喉咙里的东西噎住了的挣扎着呼吸的猫。

“你需要水吗?”我紧张地问。我想后退一步，但雪之下的状况继续吸引着我的注意。她低着头，双臂抱住自己。

“嘿-嘿,”我说。

我现在也能感觉到叶山在看着我们。我转身去迎接他们的目光。

充满了惊讶和...怜悯?

“你总是渴望着一个理想的世界。求你了，让我也分一份你的理想吧。”

等等……

不对…

由比滨，一色。叶山…他们并没有看着我们。

确切地说，他们并没有看着我。

雪之下的目光从地板上抬起。

我看到了。

它们是那样的易碎，就像暴风雨前的潮湿的安宁。

也就是说——雪之下。叶山。他们是……?

童年友谊和珍贵回忆的力量有那么大吗?

“嘿，是你写——”

“……”

雪之下苦笑了一下。

她不需要回答。她知道她不需要回答。

我突然想要碰她一下。

确保她没事。

但事实是，她还远未康复。她不是正常的。她不是……雪之下。

那股冲动消退了。

我不是盲目的。我不是愚蠢的。

也许现在我是雪之下最不想见到的人。

最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巡学姐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出了那封信的作者，那封触动了学生们的心的信。同样是写给叶山的表白信。

她的脸上挂着一脸假笑，就像是用一支蜡烛代替了太阳似的，她大声说道:

“雪之下雪乃！”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看向写这封信的人。

阳乃看着她的妹妹，眼睛里充满了……某种事物。

我无法说明。

平冢静老师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达。那种情绪是什么?也许是，后悔?

由比滨摇着头，好像她不敢相信这一切。我想即使是雪之下雪乃也会向她最亲密的朋友们保守秘密…不，是朋友。（祭司：前为friends，后为friend。意指雪之下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大概？）

一色…看起来她好像在拉着由比滨的袖子。

她的眼睛充满了伤痛。

我不能怪她有这种感觉。

毕竟，谁能想到帮助她最多的人会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呢?

处男三人组张大嘴巴，兴奋地指着雪之下的方向。

三浦看起来像是要杀人的样子，唯一能阻止她的是海老名。

叶山自己没有笑。但他也没有皱眉。

他看起来迷失了。

我听见由比滨喊道:“雪乃酱…”

无言的，雪之下雪乃离开了。当她的脚步声在体育馆的寂静中回响时，大家都盯着她。

她心中的信息已经传达出来了。

谢谢你,丘比特。

**chapter 3 来自户冢彩加的爱的火锅（上）**

我对着味增汤打了个喷嚏。

“欧尼酱 !不要对着早餐打喷嚏!”

小町在一旁吱吱作响，利用我擦鼻子的机会抓住了我的鸡蛋卷，但唯独留下了其中的番茄切片。

天哪，一旦说到关于食物的事情，她就将变得冷酷无情。

“不是我想打喷嚏的。”我回答着，并把纸巾扔进了垃圾桶。

“呵呵，也许今天早上有人在想你?”

“我非常怀疑是这样。”我说着，吃完早餐，直奔学校。

那天，我走得比平常稍微快了一点。

也许——我是在期待着什么——比如在前门等我的包裹或者在学校的鞋盒里的东西。

我着急地加快脚步。

但周围的流言蜚语为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雪之下今天没来上学。

这样的缺席是罕见的，甚至是不自然的。她甚至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我记得她唯一一次缺席是因为她在文化祭期间过度劳累。

她的思想就像一根筋，为了使它（问题）屈服，她会不惜一切代价，就像一把锤子那样。

对她而言，只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付出再付出，直到它屈服。

在这种意义上，她是那样的无私……

（这就是所谓的）该死的贵族应有的美德。

这个女孩太完美了，她对她自己来说太完美了，有时候，这种完美也会带来麻烦，但至少，我对此还能保有同情的权力和意识。

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魔鬼。而且有些人相比于他们身上的其他部分还更喜欢它们。

（祭司：在某些教派的观点中，每个人都保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和魔鬼的本性，此处的魔鬼即指后者。但是此处的魔鬼不一定等于人性恶，而更多的可能是指缺陷或者没有的事物。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某个人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事物，很有可能都是别人本来就拥有的。即大家想追求的东西都是别人很轻松就能拥有的事情，而他追求的事情很可能又是你很轻松就拥有了的事情）

说这一天很安静毫无疑问是在撒谎。

高中生是不成熟的、部落的、野蛮的，他们并不会比野蛮人好多少。

一旦让他们尝尝好的东西，他们就又会变成孩子。

他们一会儿热衷于谈论接下来是去卡拉ok还是烧烤店，一会儿又热衷于散布谣言。

“哦 哦!你听说最近的谣言了吗?”童贞大冈再一次开启了对话。

“是啊是啊!每个人都知道，伙计!“户部说道，“不过，你听到了什么新的东西吗?”

“是啊是啊!所以，听好了……”

当童贞大冈开始向他耳语这个秘密时，户部靠得更近了，这就像是他在说美国的核武库密码一样。

就这样，那天早上，这三个走狗无数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谣言。

它传播到每个人耳中，包括每一对路过的情侣。

从那以后，谣言就没这么多了。好吧，这仅仅只是暂时的。

在通常的严格的高中等级制度中，派系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随着学生们在不同的群体间波动，传播他们遇到的任何新的八卦消息的同时，这种状态也会慢慢消失。

而当其他班级的学生来上课时，他们通常不会发布这些（指派系）通知，而是急于传播最新的消息。

“嘿，嘿，我听说雪之下今天没来上学!”一个学生说。

“真的吗?叶山君今天也没来上学...”另一个人说道。

“你是认真的吗?不可能，我今天早上在足球训练时看到他了。”第三个学生说道。

另外两个人笑了。“也许他们放学后会做些lovelove的事情，哈哈哈!”

这就是今天早上2-F班的情况。

人类是可怜的生物，当然，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愚蠢，我想我会为他们感到难过或者抱歉。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愚蠢，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沉迷于日常的大小事务，才看不到更大的计划或者环境。

谁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人说话，并思考着谁会是下一个为了蜘蛛（设圈套者|传播者）的乐趣而被牺牲的人呢?

低语声开始渐强。

啊。

他就在那里，事件的催化剂。

当零号病人到来时，人们的愚蠢达到了顶峰。

一只野生的叶山隼人出现了。

“早上好-“

一大堆问题开始朝他的方向开火。

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无数的“大喊”和重复的恼人的问题攻击击倒了，我担心他是否还有足够的HP来站着。

也许那样的东西对他不是很有效?

不久，无论是表面上的秩序还是人类的公共礼仪都开始退化，因为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叶山靠近，叽叽喳喳地询问他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无法区分的。

所有的问题都与最近谣传的雪之下有关。

他们就像目睹了一场车祸并开始粗鲁地指指点点的孩子。

难道他们的母亲没有教导过他们，随便指指点点是不礼貌的吗?

随他们去吧。

我没有什么要问他的。

即便叶山正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也将怀疑是否有人能听到他的回答。

接着，在一阵金发碧眼的电钻闪过的一瞬间，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浪笼罩了房间。

“嘿!嘿!嘿!让开!你们所有人……都闭嘴!”

地狱之火也比不上三浦优美子此刻的怒火。

三浦为她的小集团之中的海老名和由比滨扫清了道路。她以叶山教堂的先知的身份承担了责任。在她出现之后，她就像摩西分海一样把学生分开了。

“你!让开!然后把你那丑陋的龅牙一样的屁股放回你的座位上。”

哎哟。

“满头油污的御宅族，去角落里玩你的精灵宝可梦吧。”

身居城堡之中的女王是非常无情的……

“还有你……你到底还想让我说什么?在画眼线之前，你最好先去照一下镜子，你这肮脏的休闲装女。”

开火。

开火。

四处开火。

每个人都坐下了。三浦的杀手锏简直是荒唐过头了。（祭司：这里是指过于有效而显得荒唐。）

“嘿，优美子……是不是有点刺耳了?”

事实上，三浦的限定技以17连击的结果打出了9999的伤害，她扣动扳机，KO了整个班级。教室里的气氛紧张而浓厚，但我怀疑三浦是否在在意这些。

好吧，混乱毕竟是一个梯子，三浦自己并没有问题，她并没有强迫人们去爬它。

“如果哪个白痴打扰了隼人，那他们就是在打扰我。凡在这世界上打扰我的，我必歼灭。”三浦坐在她的宝座上，开始了她的言谈。“即便是雪之下…”

哇，你又不是神仙。

“呃……我不认为这是雪乃的错……”由比滨轻声地说。

砰的一声巨响，响彻了教室。

“不是。她的。错吗?”

每个单词都被强调。

由比滨刚刚犯了死罪。

“嘿，嘿，优美子，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之后去游乐场呢?”海老名微笑着插入了话题，她的眼镜因为体温升高而模糊不清。

她红着脸继续说:“我们可以去看几个漂亮的男孩，然后决定他们之中的哪一个更漂亮。”

三浦瞪了海老名一眼。

“或——或者，不是……呵呵……”海老名紧张地笑了。

全班鸦雀无声。好像没有人敢呼吸。除了一个人。

“没有那个必要，优美子。”叶山把手放在三浦的肩膀上，“但我很欣赏这种想法，即使你显得有点无情。”

“隼-隼人…”三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完全迷失在王子眼中的公主。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请不要对他人过于严厉了。”

这是一次富有魅力的外交回应，缓和了课堂气氛。

“但是...”三浦咬着她的指甲，继续说，“这不都是她的错吗?”

“我怀疑可能是这样吧。”叶山笑着说，“我想我要出去一趟。一个人。请尽量放松，优美子。”

最后，仅仅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叶山就离开了教室。

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就像奔腾的河水，紧张的气氛又一次充满了房间，淹没了人们。

就像即将在海里淹死一样。

我发誓，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三浦望着刚才叶山所在的门口。

“她本说…她本说她过去是不喜欢他的…”她非常小声的自言自语道。

“优美子…”由比滨低声说道。海老名用两只手搭在优美子的肩膀上。

在想让歇斯底里的女人平静下来时，身体上的安慰会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或者说，这会被作为性骚扰的指控。但是，优美子却没有对她们的行动做出任何的反应。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就好像死了一样。

“我相信隼人君没问题的。”海老名安慰她说。

三浦述说着她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她曾说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教室里鸦雀无声，此刻，学生们的窃窃私语甚至可以在公共广播系统上播放。

“嗯，优美子…”由比滨说道。

“什么?”

三浦的死亡之光可能是致命的。

“雪乃…她说的是- - - - - -”

“啊，对了……你是她的朋友，不是吗?”

“是的!”由比滨肯定了她的话语。“但我也是你的朋友!”

三浦看着她。“你变了……”

“我想我没……”

三浦的瞳孔突然缩小了。她怒气冲冲地说:“你可能太笨了以至于你自己都看不到你的转变。”她转向海老名，“由比滨没有改变吗?”

“嗯……啊……”海老名说不出话来。

当上位者领着她的队伍进入饥饿状态时，可以预计的是，上位者将开始蚕食它自己的队伍。这样做一般是为了平息一个人的挫折感。

在企业倒闭事件中，人们会开始指责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他人，或在医疗事故诉讼中指指点点。

女子高中生也一样。

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们更坚持部落的原则。

这些女孩不是狼群，她们是一群随时准备撕碎对方的秃鹰。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子高中生是残忍的，人们对她们的理解也是糟糕而残酷的。

他们应该拍一部由一些古怪的英国人讲述的关于她们的自然纪录片。

（祭司：这里指的是BBC某些很怪异的纪录片）

“好了，别说了。”三浦说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海老名缺乏连贯的反应就是这种情况可被接受的证明形式。

“啊…”由比滨的眼睛低垂着。

可怜的由比滨。这简直就像是她在代表一位从未露面的业余世界重量级冠军进行摔跤比赛。

“那么,”三浦继续说。“她说了什么?”

“雪乃说名字的首字母是H.H.学生会长读错了……”

“就这样?”

“是的。”

“所以仍然可能是他，不是吗?”

“优美子。”海老名辩解道。“很多男孩的名字都有大写的H.H.对吧?我们怎么知道她指的是叶山?她可能指的是任何人，不是吗?”

三浦静静地坐着。

那个女人简直是女性最坏恶习的聚集而成的漩涡。

她身上散发着廉价香水和杂志配饰的味道。

任何优秀的品质，从她慷慨的假设来看，都被她无数的缺点所掩盖。

无论是她做饭、煮东西、思考。

三浦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她总是想得到她想要的，并且最终都可以用抱怨的方式得到她想要的。

我甚至有点同情她。

铃声响了。

叶山隼人还没来上课。

“只有一个人的首字母也是H.H……”

三浦的眼睛转向了叶山的空座位。

“……但他可能太远了，我够不着。”

感冒还没有结束。

午餐时间到了，但我需要在恼人的教室和严寒之间做出选择。虽然雪之下不在，但我仍然是侍奉部的一员。有地方住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只要说服一位新手老师，让她相信我是侍奉部的副主席，我就能拿到钥匙。

走到那间用作侍奉部的未使用的教室时，我感到口袋里的钥匙很奇怪。

我打开门，走进房间。

我本能地把目光投向靠窗的座位。今天，没有人坐在那里。

坐在我常坐的椅子上，我拿出午饭;一个咖喱面包和一些牛奶。我还喝了一罐热咖啡MAX，因为我的日常饮食中必须含有咖啡因。

然后，门吱吱嘎嘎地开了。

“雪-雪乃 ! ?”

门猛地打开了。

由比滨冲进房间。而我已经开始吃午饭了。

我甚至不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她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

“小企……,噢……”

“哟。”

“门没锁……我还以为雪乃在……但是……”

“我借了钥匙。”

由比滨开始坐立不安。

她的手里拿着两个饭盒，一个用粉红色的花布包裹着，另一个则用蓝色的布包裹着。

我猜她以为她可以为雪之下做一顿午餐来让她高兴起来，但这种想法是不会的实现……等等。

“你买了那些便当吗?”我问。

“不-不是!”由比滨说。“我……”

“你让你妈妈做的?”

她点点头。

真是可耻的非祈愿式的行为。

我起身走到窗前。

尽管天气寒冷，天空依然晴朗。

但在地平线的边缘，乌云在那里聚集。我记得气象预报员说会下雨，或者可能会下冰雹，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会下雪。

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在寒冷的日子里喝一杯热饮来得让人舒心了。

当我拿着咖啡MAX时，它的触感仍然新鲜并且温暖，我喝了一口。这是何等的幸福，它甚至能净化心灵。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小企…”

对了，由比滨还在这里。

转身面对她，我又喝了一大口咖啡MAX。“这样说意味着我不应该是一个好心情吗？”

“不，我的意思是……雪乃……还有叶山君，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一阵寒气爬上我的脊椎，穿过我的胸部。

“没有。我应该担心吗?”

由比滨僵住了。“我明白了…”她皱起了眉头。我微微一笑，但那只是一瞬间的微笑。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片雪花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好吧，你答应过我要帮她，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雪之下自己能搞定。”我说，又回到了现实。

网球队的一些女孩在比赛。

我可以看到我心爱的户冢正拿着水瓶给那些忘恩负义的球员。啊!看看她们，她们都在围着他微笑……户冢的微笑就像太阳，而她们的微笑就像烛光!

“啊……是这样的。”由比滨边坐下边说“雪乃说过这不是问题的……”

我转过身来，发现她仍然处在不相信的状态之中。

“如果她有事要告诉我们，她会告诉我们的。”我说，“如果她不告诉我们，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由比滨看着我，她看起来很生气。

“每个人都有秘密，小企!”

“雪之下不会撒谎。”我回答道，自信地回答。

我说过雪之下不会说谎。

那个女人可以掩盖事实的真相。她也是会撒谎的。但她是不会撒谎的。

她可以做很多精神上的练习，用最简单的、能让律师哭出来的定义来解释，她所说的一切都不是谎言。她是一个完全相信自己职责的女人。雪之下不会撒谎…

但我真的相信这些吗?

由比滨看着她的脚。

“请坐。”我说。

“我来泡茶吧。”她说。

她慢慢地走向热水器。我突然想到，由比滨可能不会沏茶。

我的意思是，即便她不会做饼干，那么她也不会泡茶是不是太夸张了?

希望由比滨有足够的积分来解锁[泡茶]和[倒茶]的技巧……

当由比滨开始摸索着按钮的时候(按“煮沸”有那么难吗?)，房间变得安静了。

唯一的声音就是她在嘟囔着她能做什么。

每当局势变得紧张时，由比滨通常是缓和气氛的人，而现在，她是让气氛紧张的人。

雪之下不见了。由比滨登基了。

这就是尴尬局面的发展过程吗?

难道--一定要总是这么尴尬吗?

“那么……你有雪之下的消息吗?”我好奇地问。

“嗯……‘煮’…嗯…”

嘿，现在…，我的存在是不是又回到了虚无?“喂 由比滨……”

“但是‘解锁’是什么意思?我要先按“解锁”键吗?”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我想她是如此着迷于一个简单的水锅炉。

由于雪之下经常操作它，以至于由比滨自己从未学会如何使用它。

我走到她身后，轻拍她的肩膀。

“也许我应该-”

“由-”

“嗯?”

由比滨转向我的声音的方向。

我们的目光短浅地相遇了。

我能闻到她呼出的气息——牙膏残留的薄荷味。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影子，而我的影子正盯着她。

像一个无休止的循环，我们被接近和缺乏距离所困。

“啊啊啊 !”由比滨本能地把我推开。

“啊!”

“小企 !太近了!点球!”

她的双颊涨得通红。她的呼吸非常沉重，一只手捂在胸前。

“抱-抱歉。”我说。这是我的责任。

“不……是我的错，”由比滨说，她的声音平静了下来。“我反应过度了,呵呵……”

“不，这真的是我的错。”我说。

由比滨笑了。“不用道歉，小企。”她高兴地说。她向她面前挥了挥手，好像要消除空气中的污浊似的。“来吧!我们可以一起泡茶。”她建议道。

说真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女孩，至少该知道如何泡茶。

茶沏好后，由比滨前去把茶倒进杯子里。

“你确定你倒好了吗?”我问，怀疑她[倒茶]的技术水平。

“倒好了啊!”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杯茶倒进杯子里。

好吧，至少她心情很好。她放下茶杯，在我对面桌子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我坐下来，看了看由比滨的书。

这是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这是你从图书馆租来的吗?”我问。

“哦?”由比滨放下茶。“我以前读过……这是雪乃喜欢读的书。我认识一些图书馆委员会的人，所以我让他们去查一下雪乃在看什么……然后。“由比滨紧张地笑了，”我只是想，如果我读她读的东西，我会更了解她一点，你知道吗?

“我明白了。我可以看吗?”

“啊,当然!”

打开书，翻看书页，熟悉的场景掠过我的脑海。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那种黑白相间的画面，画面上还有香烟燃烧的画面。这是一本旧书。我很惊讶我竟然还记得乔凡尼和坎帕内拉。（祭司：都是《银河铁道之夜》里的人物）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真的是写给叶山君的…也许雪乃不想扰乱课堂秩序?优美子真的很生气，因为叶山君不愿意谈论它。”

“这听起来像是他们的问题。”我说。

由比滨鼓起双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我放下书，叉起双臂。

“如果雪之下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么你最好去问一下。”

“朋友不需要询问!”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朋友不需要询问?

什么是朋友，某种由精神外向型领导的特殊群体?

是雪之下吗，不知怎的，我们总武高中的Level5的女王，我们都神奇地知道她的明确的命令是什么?

“雪之下不是我的朋友。”

由比滨的眼睛先是眯了起来，然后才变得柔和起来。

“不过，我还是想为她做点什么。”

“像往常一样去看看她。”我说，“和她一起做晚饭，一起看电影，就像约会，只是是女孩子之间。他们不叫那是女孩的夜晚吗?我听说它们很受中年白领女性的欢迎。比如你正在优雅地衰老什么的。”

我的评论并没有像我面前的纸杯那样被大肆宣扬。

“啊。”我说，想着那些离我脸太近的东西。“这提醒了我。一色。”

“嗯?”由比滨歪着头。

“昨天对她来说一定是个惊喜。”我说，指的是那封意想不到的情书。

“啊!是的!”

“嗯，我想雪之下确实破坏了她的重要的日子。”然后，她又犯了该切腹自杀的罪——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信上。

“啊哈……不过，至少彩羽酱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勇气去尝试，对吧?”典型的由比滨模式，总是看着光明的一面。但这种观点在公司奴隶世界的风暴中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嗯，我跟她谈过了。”

“真的吗?我很惊讶你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辅导她。”

“小企 !彩羽酱不需要精神病医生!”

“真的。她忘了在自己的信上签名……她可能需要一个家教。”

我把下巴搁在我的手掌上，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雪之下式的事。“一色桑，请学习这个，练习在作业上写你的名字100亿次。”

“雪乃已经很努力了。”由比滨叹了口气。“不管怎样，今天早上我碰见了她，告诉她整件事都搞砸了。”

“哦?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她会信任我们的。”

“嗯。”

多么天真的女孩。把牌藏在心里是生活中常见的规则。对一色来说，如此轻易地把信任交到陌生人手中，只会显示出一种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弱点。

如果她这么信任我们，我甚至敢打赌我们可以说服她，叶山其实是个忍者，并且有个女孩住在他的衣橱里，他们共同进行古怪的冒险，打败洞穴的恶魔。

然后一色就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现在的生活然后离开叶山。

“是啊!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至少会好一点，你知道吗?”

房间又变得安静了。外面的风很柔和，但很刺骨。随着时间的流逝，茶慢慢地凉了下来。

由比滨把头转向窗户。

“我们不知道叶山君对雪乃来说是什么……还有雪乃对叶山君是什么……但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就像，仅仅是个猜测，但是……”

“但是?”

“雪乃从未说过它不是隼人君……只是名字的首字母是H.H.……”

“我记得你说会长犯了一个错误。”我说。

由比滨紧张地笑了笑。

“我……说了个谎……”

我的心一沉。

“你撒谎了。”

“嗯，雪乃……她就是那样，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不也是知道吗?只是她想让那封信该送到的人……收到了它。”

“这意味着，这是为叶山准备的，”我说。可能带着一点苦楚。

由比滨坐了下来，盯着地板，心不在焉地踢着腿。

“也许是为了隼人君。”由比滨柔声说道。

“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保持着看起来并不是在生气的语气说。

她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我们知道他们是儿时的朋友……我们也知道，因为家人的关系，他们经常在一起。也许，也许，只是也许，他们当时有一些东西……他们俩仍然想回到那个时候……”

由比滨的意思和我的想法不太相符。

但这就是现实。

由比滨提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这也许只是我不愿意去想的事情。

我认识雪之下还不到一年。

叶山几乎一生都认识她。

他们一起分享回忆，一起长大。

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情;一种如此亲密的关系，像我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不可能理解的关系。

我甚至不是她的朋友。我可能连一个熟人都算不上。所以…

我对她意味着什么?

也许什么都不是。我会对自己说:“我没问题。”

是的，我没问题的。

由比滨坐在我对面。现在，只有我们在侍奉部里了。

没有雪之下，房间似乎更空了。

最后，这个房间只是一个地方——我想这对由比滨这样愚蠢的人来说是一个好地方。“是啊!只是个俱乐部!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

这就像某个周六早上的卡通人物在讲道德那样。

卡通人物生活在幻想中，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

现实是残酷的。现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真理。曾几何时，我对此并不介意。我甚至喜欢它。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是互相让步的世界，但是……

“也许雪乃真的喜欢隼人君…”由比滨在心里轻声说道。

但出于某种原因，现实现在真的让我很烦。

“啊!八幡 !由比滨桑 !”

回到教室后，我们在走廊里碰到了户冢。

他还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跑道运动衫。

一想到户冢给我倒茶，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这个念头。

是啊，是啊……他会优雅地做这件事，优雅得就像个平安时代的公主。

他手里挥舞着一个水瓶。

“让我帮你拿。”我说。接过它，结果，我发现它比我预想的要重。该死，一壶水瓶怎么会这么重?

他朝我笑了笑。

“谢谢你，八幡 !”

啊……如此的幸福……何等的天使……我想守护那微笑。

“小彩，yahallo !”由比滨向他致意。“刚刚结束网球训练?”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道，双手伸到了空中挥舞。“我们正在刻苦训练，准备下一场地区大赛!”

他的热情很富有感染力。如果我不是拿着水瓶，我会和他一起加油的。

“啊!既然你们俩在这里，我能问一下雪之下桑怎么样了吗?”

由比滨笑了笑。“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她有点感冒，”她说。“但她应该很快会回到学校……”

“啊!太好了!”

“嘿。”他们两个把头转向我。“说到轻微的感冒，我们能进教室吗?走廊的取暖器不如教室里的取暖器好……”

“啊!这才对,八幡 !”他拍着手说，“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他可爱的表情让我猝不及防。我握着塑料瓶，差点滑倒。

“我们该做什么?”由比滨问道。

“最近很冷。我们应该试着让雪之下桑暖和起来!”

哦-哦...天使说这种下流的话真的可以吗?

由比滨挥挥手。“不，没那个必要……”

户冢摇了摇头。“我不会接受'不’的答案的!”他说着，把手指按在我的鼻子上，“毕竟，你们帮我解决了网球俱乐部的问题，我还是欠你们的。”

“啊……当然……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给雪之下加热呢?我们要把一壶开水倒在她身上吗?”我的思绪转向了一种粗鄙的美国做法：教练们被扔进一桶冰饮料中，作为一种庆祝行为。美国人真是很奇怪…

“嗯……开水……壶……好主意，八幡!”户冢看着由比滨，他们兴奋地开始击掌。

嘿，别把我排除在外。

“呃……我刚才说了什么?”

沉默。

“小彩说的是火锅，小企。就连我都明白了……”

来自由比滨的…哎哟。

“是啊!在冬天的最后几天里，火锅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暖和起来，保持高昂的情绪。我们可以买到蘑菇、海鲜和牛肉片…”

“嗯……听起来不错。”我说。一想到户冢的厨艺，我就流口水。

“啊!敬爱的兄弟,八幡 !”

哦,真是废话。

“啊，材木座……”当彩加的火锅回忆计划已经结束时，最让人迷惑的人来了。“你想要什么?”

“Gufum,Gufum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决定午饭后来找你吗?”

“不。”

“啊!”材木座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多么冷酷，八幡!”

“嗯?说吧。”

“好-好吧!”他清了清嗓子，说。“午饭后，我发现我的胃还没饱!”

“然后呢?”

我究竟是怎么了，才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想起了我们在战场上千古许下的诺言!”

嘿，人们在奇怪地看着我们……

一根手指正对着我的脸。

“你还欠我拉面!”

这很严重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准确地说，是几个星期之前的。

“八幡总是在还债!”（祭司：A \*\*\* always repays his debts，可以认为是一个俗语。重点其实是指某个人一直在欠债，所以才一直在还债。）

那不是我家的那口子该说的话!

“Garoo !我想要拉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材木座也有非常孩子气的一面……“拉面!拉面!”

“材-材木座君!”一个略显胆怯的声音响起。“我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在火锅里吃拉面……”

他的怒气马上就止住了。不!户冢 !别像妈妈那样对他那么好!你太溺爱他了，他长大后会心灰意冷的!

“我可以接受的。”材木座抽泣着鼻子说。

等等，这家伙真的哭了吗?

由比滨看了看材木座，又看了看户冢，最后，又看了看我。

她的嘴唇弯成一个微笑，然后向空中挥拳。

“所以我们要去雪乃家吃火锅!”她一边兴奋地说，一边掏出手机。“我会告诉她我们放学后来。”

“我去拿原料!”户冢补充道。

哦。一个机会!“嘿——”

“Gufum !那么多的原料一定会很重吧，幸运的是，我最近一直在为我的STR打气，所以我要帮户冢爵士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该死的材木座...

“嘿，我也会帮忙的!”由比滨也击败了我。

“嘿……太好了。”我慢慢地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进教室了吗?”我打了个喷嚏。“我快在外面冷死了。”

“所以……川崎在这里干什么?”

我身边的那个银发女孩把头从我身边转开。

她的马尾辫打在我的脸上，让我差点把随身携带的食品杂货掉在地上。

我做过什么事情值得她对我这种态度…?也许我忘了我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想到了黑色的蕾丝…?

“我——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在这里——不是因为你!这是因为由比滨桑邀请了我。”

“那真是……太好了……”我咬紧牙关说。

材木座向户冢讲述了安土?桃山时代的烹饪方法，以及当时大多数农民吃小米，而武士们吃米饭，而农民们偶尔会吃鹿肉、其他野味和鱼。

如果他没有强调某些种类的食物是如何给自己带来魔力的，那将会是一场精彩的讲座。

由比滨按下了雪之下公寓的对讲机的按钮。

“雪乃 !我们来了!能给我们开门吗?”

对讲机那头传来哼着歌曲的声音。“好的。”

“快点,雪之下，我要冻死在这里了。”我对着对讲机大喊。她可能听不到我说话。无论如何，抱怨会让我感觉更好些……

“啊嚏!”

“当你打喷嚏的时候，请捂住你的嘴。这太不干净了。”说话的是川崎，她仍然把脸望向另一边。

“嘿，如果你能帮我拿点东西，那就太好了……”

门开了。材木座手里拿着锅和热盘子，跳了进去，户冢跟在后面。由比滨是领路人，她很高兴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雪之下的公寓。

“这不-不是你帮我拿东西的错……”川崎在进门时平静地说。

我怎么能拒绝彩加小天使的微笑呢?

我叹了口气，走进电梯。

我们到了雪之下的公寓门口。我们五人的快乐乐队;无畏的领袖由比滨;精心的策划者户冢;锅和热盘的载体材木座；什么都没拿的川崎；还有，拿着蔬菜和食物的独自一人的我。幸运的是，它们正在打折销售，而户冢慷慨解囊，愿意支付所有的食材和供应品。

户冢是个活生生的圣者。

门吱吱嘎嘎地开了。

我怀疑雪之下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她还没来得及说:“欢迎你，抱歉房间比较乱。”

“这是什-什么 ?”当川崎取下我手中的杂货，走向厨房时，我无法判断雪之下是否是更生气还是惊讶。彩加鞠了一躬，说了声你好，随后川崎也跟上来帮忙。材木座坐在沙发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一部电影正在上映，从有线电视频道的角度看，这是个历史爱情片。

“我喜欢这部电影!”材木座喊道。

由比滨紧张地笑了。“雪-雪乃,yahallo……?”

雪之下瞪了我一眼。

非常有效!该死，看来我选错了开局……

“我被告知，会来的只包括你自己和比企谷君。”她说道。

嘿...等等，我又不是邀请这些人的人。为什么瞪着我?这不是我的错!

“啊——我想办个小火锅会让你振作起来!”

雪之下看着由比滨，她的目光稍微柔和了些。“我知道你是好意……”

“不不!我们就像是，入侵，你知道吗?希望你能原谅我们想让你振作起来的想法。“带着尽可能地装出来的假笑，由比滨说道，“还有!你住的地方看起来很好。”

雪之下摇了摇头。“很抱歉房间这么杂乱。我以前没机会打扫。”

哦，是的，清理这个一尘不染的公寓。

我想，如果它再干净一点，它就会从本身明亮的和被照耀的地方里发出光线来。

雪之下环视了我们所有人。“一色桑呢?”

“我邀请了她，但她今天有学生会的工作要做。”由比滨说。

“……啊，”雪之下说。

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某种情绪。

看起来像是…解脱?

好吧，我猜你不会想和一个你答应过帮她送情书的女孩一起吃火锅，结果却用自己的情书超过了她。

实际上，非常冰冷，雪之下。

嘿,冰雪一般的刺骨、寒冷。

“Yuki”意味着雪。

我笑得前仰后合。

“啊-无所谓啦，我先去厨房帮忙了，”由比滨自告奋勇。她拿出我和雪之下在她生日那天给她买的粉色围裙，开始走向厨房。

雪之下雪乃瞪大了眼。

我朝沙发上懒懒散散的材木座吹了口哨。

“哦!材木座 !到你表演的时间了!”

“Gufum !哈!这对我来说就是完美的任务。吾必像铁墙，你若不从吾之骨中拔出肉来，就不能阻挡我的栅栏。我就像桥上的基石一样!”他从沙发上跳下来，拦截了由比滨，阻止她进入厨房。“你不能过去!”

“但 -但我想帮忙!”由比滨辩解道。“求你了 !”

雪之下松了一口气。“你想出了那个方案?”她问。

“我觉得让消防队冲进你的公寓的厨房的小火堆里更麻烦。”我想。“感冒怎么样了?”

“我没有感冒。”

“我以为你病了，所以你才请了一天假。”

“我只是感觉不舒服。”

这就是病态的定义!

雪之下抓住了她的手臂。

她穿着一件舒适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件宽松的长毛衣，最里面穿着一件睡袍。

“我只是休息了一天，看了一些推荐的电影。然而，我已经为学校的工作安排好了一切，所以这都不将是问题。”

“看来你都想通了。”

“不是一切。只是我能控制的东西，”雪之下轻声说。“我最好去留住由比滨桑的…”她转身对我说。“趁我还没忘记之前——”

“说得就像你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一样。”

雪之下微微一笑。

“谢谢你。”她边走边说。

**chapter 3 来自户冢彩加的爱的火锅（下）**

我是否提到过户冢穿着围裙的样子?

他会做饭，他穿着围裙看起来棒极了……啊……他会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他有着一套她们期望所掌握的技能，即类似于家庭主妇的技能。随着我对我所选择的职业道路的思考越来越多，我开始考虑其他的职业选择……如果户冢是我的家庭主妇，我不会介意在我的余生里做一个公司的奴隶……

“啊!大家!火锅准备好了!”他拍了拍手，宣布着成功。

此刻，我在帮彩加摆桌子，而由比滨, 雪之下和川崎则正坐在沙发上看电影。材木座，可能比我更无用，被迫坐在地毯上。

“这是最棒的部分!”材木座欢呼。“这就是OO和XX在神奇的夜晚于马厩里相遇并相恋的地方!”

“哦呵呵呵!多么浪漫啊！”由比滨尖叫着，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枕头。

“太…可耻了。”川崎简洁地评论道。

“一个马厩吗?”雪之下说。“那听起来太肮脏了。”

“那很美好!”材木座眼里含着泪水反驳道。

“肮脏。”。

“美好!”

“你想被赶出去吗?”雪之下朝他的方向射出了一道令人不寒而栗的强光。

“这是肮脏的，女士。我完全同意。”材木座在敬礼时冻僵了。

拜托，伙计，多一点自尊!

户冢拿着围裙和勺子走进了客厅。“该吃饭了!”他拍手说。

大家开始离开客厅，走进饭厅，餐桌摆得整整齐齐。我们毕竟不是野人。户冢取代了主人的位置，坐到了餐桌的首位，他将负责上菜。川崎和材木座坐在一边，由比滨和雪之下则坐在另一边。

“啊!这闻起来真香。”材木座说。

我甚至能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作响……

“这实在是太棒了。”川崎低声说道。“我希望我的弟弟妹妹们也能尝尝……”

不要给你称为兄弟的人任何东西。（祭司：这是谚语。这里只是八幡的吐槽。和上文没什么关系。）

“啊!我们肯定会有吃剩的。一定要带一些给他们!”户冢说。

多么体贴的人啊……

“这是令人印象深刻,小彩 !我永远也做不出那样的东西。”

幸好你没有尝试去做。

雪之下承认道:“是的，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它是用这么简单又实惠的原料做成的……即使是我也很难做出‘比-比企谷-君’?你要去哪里?”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客厅。

“我想睡觉。”我说，“我想我要打个盹。”

雪之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确定吗?”

“小企 !和我们一起吃!”

“是啊!我们要尽情享受户冢爵士为我们准备的盛宴!”

“八-八幡 ?”

哦，少年，我想守护你那关切的微笑。

“我说——如果那个白痴想坐在外面吃这顿饭，那就让他吃吧……我们可以之后给他留点吃的，对吧?”黑色蕾丝说的确实很实在。

“没问题。”我坐在沙发上说。

我感到，即将有一个逃不掉的喷嚏到来。

我整个人向后一仰。

“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说着，躺在沙发上。“我之后……再吃……也没问题……”

我最后看到的是明亮的天花板灯光和雪之下的脸。她身后的光线像月食一样。而她的脸就像是月亮遮住了太阳。

“你还好吗?”她轻声问。

我的意识时好时坏。

“我很好。”我说。“只是累了……你还好吗?”

雪之下看着我。我觉得她的手摸到了我的额头，好像是在检查我的体温，然后缩回去。

“我在烦恼。”

我们为什么做梦?

或许，是因为我们想要逃离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些人想活在他们的梦中。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沉浸在太多的快乐中，以至于感觉自己在做梦。或者说，也许有些人想要像做梦一样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产生病态的幻想，以逃避多么愚蠢、不公平和可笑的现实生活。

人类注定要受苦。梦是我们的先祖治愈癌症的良药。

因为无论如何，现实生活肯定会回来咬你的屁股。就像真正的癌症一样。

但有些人认为，梦是有意义的。

他们相信梦将告诉我们我们所真正想要的。

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被潜意识悄悄告诉我们。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为什么不是户冢穿着裸体围裙的样子，为什么是……

我看见了——她吗?

也许我是在做梦。

但我想象着，雪之下雪乃望着我，她的手伸出来，好像在抚摸我的头发，就像一个被高估了的轻小说系列里的无名角色，里面有灵能少女、时间旅行者、外星人和多维虫洞。

嘿，也许那会是一个更好的梦。

我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

我慢慢地转过头去。我觉得后脑勺上的沙发比平时柔软多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头下面塞着一个枕头，身上则盖着一条毯子。我转向雪之下。

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捂在胸前，两颊通红。

“你在干什么?”我说。

“我-我-我……”

我的眼睛昏昏沉沉，昏昏欲睡。

起床后，我忘记了之前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了?”

我环顾四周，发现挂在墙上的表并没有滴答作响。灯和电视机都熄了。

所有的东西都被蜡烛照亮。

“已经很晚了。”她急忙说。“大家都已经走了。”她又恢复了她那经典的语气:严肃，带着一丝温柔。也没有太慷慨。无论谁是为女性挑选数据的女神，在雪之下烹饪时，她对仁慈的香料都很吝啬。

“为什么停电了?”

雪之下解释说:“这是一次例行的停电。这家电力公司正在从一个变压器厂转移到另一个变压器厂，所以他们需要人们三个小时不用电。”

啊……这解释了很多事情……但它不能解释……

“我为什么还在这儿?”

“你睡了一会儿。”

“那为什么没人叫醒我?”

“你看起来很疲惫。”雪之下温柔地说。

有一段时间，我们什么都没说。没过多久，我感到我又想要打喷嚏了。

“啊嚏!”

“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揉了揉肚子。“只是有点饿了。我们还有剩的火锅吗?”

雪之下摇了摇头。

她说:“材木座桑吃了你的大部分，川崎桑想给她的弟弟妹妹们带一些回去。我还有一些原料可以做其他东西，所以我向其他人保证，你会被喂饱的。”然后她走上前，伸出手。“你确定你——”

我举起一只手。“我很好。”我说。

我站起来，把制服上的皱纹抚平。

“比企谷菌。”她说。

“嗯?”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仍然充满了担忧和担忧。也许她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带着口水走到公共场合，我会为你感到尴尬的。”

我很快用袖子擦去了口水。

“下次请用纸巾吧。”雪之下叹了口气。“我要做晚饭了，”她说。

“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

“我让材木座也吃了我的一部分。我..."雪之下顿了顿。“……希望……”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仿佛在想如何解释一种复杂的物理异常现象，比如ufo或金字塔。

“你希望…?”我问道，对她给出的这个悬念有点恼火。

雪之下叹了口气。“我只是想和你一起吃饭。”

“真的吗?”

“请不要觉得太特别。这只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礼貌。不管怎么说，在这里，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如果我让一个人就这样离开我的家，尤其是像你这样无助、饥饿的人，会给我的家族带来耻辱。”

这个女孩表达谢意的方式真有趣。

我开始在烛光的指引下向厨房走去。

“所以我们没有电了?冰箱里有什么?它们还没有坏，对吧?”

“东西不会这么容易变质，而且我没有那么多辅料。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

“我饿了……所以什么都可以。”我走进厨房，雪之下紧跟着我。我朝洗涤槽看了看，发现它闪闪发光，一尘不染。“不知道能不能借你的厨房做饭。”火锅和盘子都洗了，挂在架子上晾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给了雪之下一种教化的感觉。

雪之下心不在焉地说:“我们至少有足够的可以做一顿健康的饭的辅料。比企谷君，请坐。我会做的。”

“这很好。无论如何，我会帮助你的。”（祭司：这里原文用的是“硬闯入，强加”，即指希望自己一定要来加入烹饪之中）

“比企谷菌。我会做饭。”她说。

我转向她。至少，她眼中坚定的神情是令人生畏的。我很惊讶我还没有被赶出她的房子。和雪之下争论做点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事实上，你不需要和任何人争论。

仅仅只需要把他们拖到和你同等的水平。

“让我们妥协吧。”我说。

雪之下偏了偏头，那就像是末日的启示。

“妥协?”

“我们都来做饭吧。”我建议道。“尽管我想我会做大部分的烹饪工作。猪肉排骨和咖喱是我的拿手菜。”

雪之下退后一步，用一只手捂住嘴巴。

“你对于能做中学生都知道怎么做的东西，真是太骄傲了……”

“哦?这听起来像是对由比滨说的话。”

“尽管我很想说这是粗鲁和刻薄的……但我发现自己在这一点上不得不同意你的观点。”

雪之下走到厨房的食品间，拿出了两条围裙，蓝色的围裙和一只小猫咪的胸围相匹配。我认出了一件，是她买的那件，它的边缘稍微磨损了一点，剩下的酱料也有点磨损和褪色，那是我们和小町一起去商场买由比滨的生日礼物时买的。

另一个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只是上面是一只白猫。它的用途似乎要少得多。

雪之下解释说:“我发现它们是一对组合。虽然我更喜欢黑猫围裙，但白猫围裙同样合适。如果由比滨桑过来，她就用白猫的那个。”

“我还以为你不会让由比滨做饭啊。”

“这是为了……安抚她，让她在客厅里等着。”

你刚才还在说我很刻薄。

她把系着黑猫的围裙递给我。

"喂，为什么我要穿上呢?"

雪之下看着我。

“穿上它。”。

翻译过来就是:穿上它，否则我就把你在饥饿和寒冷中赶出去。

我忍住了笑，然后又打了个喷嚏。

“比企谷君 ?”

“没什么，”我说着，把围裙系在身上，而雪之下也这么做了。我抓起蜡烛走到冰箱前，取出了一些蔬菜。我走到水池边，开始洗手。“哦，水还管用。”

“当然了，比企谷君。管道的工作是由压力和机械物理系统提供的，而不是电力系统。你肯定学过这个的，你真的因为在停电期间，供水服务仍在运作而感到惊讶吗?”

印象深刻就是犯罪吗?呀。

洗完菜后，我开始切菜。

“你做错了。”

“什么?”

“我说你切得不对。”

“啊…”是这样的吗？

也许我太困了，没意识到?

碎片看起来不均匀。有的像小高尔夫球那么大，有的像小粒方便面那么小。

我洗了手，揉了揉眼睛。“我想我需要摆脱困意。”

雪之下叹了口气。

“你没救了。”她说着，把拿走我握着的刀。“注意看，比企谷君。”

就在那一瞬间，蔬菜被切成了非常均匀的块。能做到这一点简直就像某种巫术一样!

“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谢你，”雪之下说，仿佛这是她期待之中应有的赞美。

“呵。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我开玩笑地说道。

哈哈。多么荒诞的一个笑话。

雪之下永远不会满足于一个家庭主妇。她可能会在前线以“世界之王”的身份竞选，而丈夫则呆在家里，竭力保持家里一尘不染。“也许你可以改天再教我一些类似的技巧。”我请求道。

学习这门手艺对我的家庭主夫生涯来说是件好事。事实上，我不介意做户冢的家庭主夫…

当我的思绪开始转向幻想时，我的耳朵注意到，切菜板上的菜刀切菜的声音停止了。

雪之下站在那里，仿佛凝固在了时间里。

“比企…谷-君…”她最终开口道。

“嗯?”

我转向雪之下，她似乎正在组织她的言辞。她的面颊泛起了红晕。

“什么?”

“没什么。”雪之下转过身，继续她的工作。我开始在面糊里蘸猪肉片，用面包屑轻拍它们，雪之下开始加热油。

“比企谷君，你为什么要用它们的面包屑轻拍?”

“什么?你不会这样吗?”

“我该从哪里开始吐槽呢…”雪之下从我手中接过肉排。“你把面包屑倒在盘子里，然后把面包两面都沾上。这样你就不需要拍打和压缩，那样会导致水分流失，失去味道。”

“哦……这似乎说得通。”

“当然。不过，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雪之下雪乃企图笑到最后。

“比企谷君，请学习这个。网上有一系列关于狗的烹饪教程，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

“那么……你是学的狗的烹饪?”

“虽然我讨厌这种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什么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的东西。”

“向你的敌人学习?”我吃惊地问道。“我想这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善于对人刻薄的原因。我猜你姐姐一定教得很好。”

雪之下转向我，她把第一块肉排扔进了油里。

“朋友、敌人或是无名小卒……不管他们对我来说是谁，我只向最好的人学习。”她笑着说。

那天晚上，这张桌子第二次在雪之下的公寓里摆出。

雪之下正在煮锅里的米饭，并检查咖喱，所以我去确保桌子是合适的。那个热锅是聚会上剩下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

电还没来，所以这顿饭必须有充足的照明。

我在餐桌上放了一束长长的蜡烛，并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它们。

雪之下明确指示我不要使用任何有香味的蜡烛，除非我想用某种气味破坏我们的食欲。

“我看到你完成了我布置的简单任务。”雪之下检查了餐具和蜡烛的摆放位置。

在调整了几件物品之后，她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还过得去。”

“喂……难道我就不能得到更多的肯定吗?我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就不能得到一个任务奖励吗?”也许我还在做梦，期待一些可以提高我的耐力的XP点，因为我感觉累了。

“你的奖赏是你肚子里将会有食物。饭已经做好了。”雪之下在我面前放了一盘米饭时说，“坐下。”

雪之下坐下来，回到厨房，拿起一盘炸猪肉排，切成条状，还有一壶咖喱和一些新鲜的沙拉，这些沙拉是她用手头上所有的蔬菜拼成的。

“你不必等我。”雪之下边说边解开围裙。

“我记得在主人就座之前就开始吃东西是很不礼貌的，”我说。

“我说没事……呃。”雪之下转过身来，“你能帮我解开这个吗?”

雪之下背对着我，我看到她的围裙上有一个很紧的结。

她把结弄得更紧了...

“等一下，”我说……我轻轻一划，结就解开了。

“谢谢你。”

“没什么，”我说。“这仅仅是我今天多做的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哦?这顿饭是谁做的?”雪之下问道，坐了下来。

“嘿!我也出力了!”

“不要使用我的台词……”

“我和你贡献的一样多!”

“谁做的沙拉?”

“你做的，但那——!”

“谁做的米饭?”

“你做的，可是我——!”

“谁做了肉排，把它们切成条状，又镀了一层?谁先把盘子拿出来的?这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咖喱，今晚这顿饭的明星……到底是谁量出了调料，保证了蔬菜的大小合适呢?”

雪之下在任务的分配上是无情的。对她来说，给每一个人分配适当的任务，以公正的方式奖励所取得的成就，是上天赋予她的使命。所有人都应该为世界之王雪之下雪乃欢呼。

雪之下万岁！（祭司：原文是Zieg Yukinoshita，实际上，这个万岁通常是含讽刺含义，对玩弄权术、暴虐、残酷的统治者所使用的。）

呸，不对。我也对这一结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即使它微不足道。

“至少我把罐子装满了水!”我嘀咕着，“我至少贡献了……”

“贡献……嗯……我想我会给你应得的。不管蚂蚁的贡献有多小，我想它们都应该得到承认……即使一只蚂蚁很容易就会迷路和被遗忘……”

你是说我跟蚂蚁一样不重要?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吃吧。”雪之下边说边拉回几缕头发，露出耳朵。“多谢款待。”她轻声说。舀了一勺咖喱，在盘子里放了几块肉排之后，雪之下端起了一勺咖喱，米饭从她的唇边滑过。

她闭上眼睛品尝着食物，睁开眼睛，然后看着我，我的盘子。

“哦，是的，你还没被接待。”

“在客人面前侍奉自己太不礼貌了。”我一边说，一边哀叹我的一盘白米饭。

“我也有缺点。”她一边说，一边往我的盘子里舀了一些咖喱，“请自便。”

“多谢款待。”我说着，双手合在一起。

咖喱和猪肉在我嘴里形成了一种极好的享受。香料刺痛了我的舌头，多汁的肉在我的嘴里融化，因为坚硬的外壳提供了美味的质地。要是这是户冢做的话，就一定更好吃了。

“你觉得怎样，比企谷君?”

“这很好，但如果是别人做的就更好了……”

“哦?”雪之下放下勺子。“你是说你能比我做得更好吗?”

说真的，当她问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风从窗户吹进来。

“不是我，是别人。”我回答。当我想起穿着围裙的户冢时，我的脸上就露出了微笑。看到他说“欢迎回家，八幡!”每一天都会像天堂里的一天一样过去……啊。那真是太好了。

“呵呵……”我在幻想中笑了笑，然后我意识到我是在冰冷的现实中吃晚餐。

这里没有温暖的户冢，只有（寒冷的）雪之下。

我对面的女孩什么也没说。她甚至没有动她的叉子或汤匙或任何东西。

她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

“不继续吃吗?”

雪之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还有你愿意和他一起做饭的人?”

“这问题根本不需要说明。”我说。

雪之下闭上眼睛，注意力回到了她的盘子里。我们相对沉默地继续吃饭。出于某种原因，感觉就像即使停电了，恒温器也被设置为冰箱的温度。

我们吃完后，我主动提出要洗碗。

“你去沙发上放松一下。”雪之下说，“电力将很快恢复。此外，你的存在和腐烂的眼睛会让盘子变得恶心。”

我的肚子太饱了，不得不同意她的意见。

我朝沙发走去。

即使只有烛光，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在沙发上小睡的时候在沙发上弄出了一个槽。用我的手把它抚平，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摆平它。

“比企谷君。”厨房里传来一个声音。

“啊!”我被吓了一跳。

雪之下的声音让我很惊讶，就像一个孩子偷了冰激凌而被店主逮个正着。“什-什么?”我回答道。

她建议说:“你最好在这儿过夜。”

“为什么?”

“由于预定的停电，今晚动车提前停止了运行。因此，与其步行回家，不如干脆呆在这里。”雪之下在厨房中说。我能听到流水清洗盘子的声音。

“这听起来很合理。”我回答。

我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拿起遥控器。我试着打开电视，然后才想起停电了。

啊。我的脑子有点不正常。

然后我打了个喷嚏。

“你还好吗?”我转向雪之下，看到她拿着一个盛着两杯茶的托盘。“也许你有什么东西想要做……”

“没什么。”我说。

雪之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她是测谎仪，在判断我是否在撒谎。她拿出两个茶杯放在茶托上，开始为她自己和我倒茶。“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喝红茶。”她说。

“我们每天都喝。”我提醒了她，拿起一杯。

她平静地笑了。“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我抿了一口。那滚烫的液体流到我的喉咙里，这让我感到很舒服。

“学校会在讨论这件事吗?”

我把茶放在一边，看着雪之下。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是什么’，但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关心学校谣言的人。话又说回来，这的确与她有关。

也许她认为这会影响她的财务前景?

“是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城里的闲言碎语……”

“我明白……”

“……啊，这倒提醒了我。”

“什么?”雪之下问道。

“平冢静老师在上节课结束前抓住了我。”我说着，又喝了一口茶。

雪之下看了我一眼‘哦?’她的头部略微倾斜，就像动漫里一样。那景象使我差点烫伤了舌头。该死的猫舌头。

我把茶吹凉后，继续说:“她说你的代课老师把两堆信弄错了，你的信就放在那儿了。”

“我想这只是运气不好。”雪之下平静地说。

“啊……或许。”

雪之下温柔地说:“关于这封信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把目光从我的目光移开，转向阳台。

“也许你应该更谦虚一些。”我建议道。“那么，也许新年的幸运不会被冲走。”

“我不是那种相信愚蠢迷信的人。世上只有巧合、机会和技巧。在坚持不懈面前，运气毫无意义。”雪之下庄重地说道。

有些人天生幸运。有些人天生美丽。有些人生来就肩负着正义的责任，有些人生来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痛苦的浅薄生活中从父母那里讨钱。我非常羡慕后者，但我意识到雪之下出生在一个正义的家庭。她有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一个在人身上我从未见过的信念。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对自己撒谎。”雪之下轻声说，把茶杯放在一边，“我认为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雪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把她放下的茶杯放回原处，开始翻看。这是另一部文学作品，很可能是毫无疑问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

“那是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中篇小说还是别的什么?”我问。

雪之下抬头看着我，眨了眨眼。然后,她叹了口气。

“不幸的是，并不是。不管你怎么想，日本2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大多数都是物理学和化学。在文学方面，只有两人获得过奖项。”

她怎么一下子就知道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想她从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在准备赢得很多诺贝尔奖。

“雪姬百科。”我说，喝了最后一杯凉茶。

雪之下皱着眉头说:“我不是那种容易编辑的东西。”

我们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每隔一段时间，窗户都会有一种从风里发出的敲击声。

由于晚上很冷，房子本身也变得很冷。

“那你是怎么想的?”

“嗯?”

雪之下放下书，伸手拿起茶杯，抿了一口，然后重复了这个问题。“我问……你觉得是怎样的呢，比企谷君?”

“嗯，日本真的应该考虑制定一个更好的文学计划……当你的国家仅仅在出口轻小说和漫画时，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

雪之下眨了眨眼睛。然后她笑了，然后静静地继续。

“我是说……关于情书事件。”

哦。

那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诚实地回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雪之下可以喜欢任何她想喜欢的人…至少我认为这是我所相信的。“这是你的人生。你可以给任何你想要的人写情书……”

雪之下神秘地笑了笑，坐在沙发上。

姑娘们当然拥有奢侈的爱情。她们可能是受到爱的小猫，社会会认为它们可爱而得体。她们可以涉足制作巧克力、写情书或做一些会让男人误解的事情。或者男人们可以走过去给其他男人做巧克力……男人们甚至可以为彼此做巧克力吗?等一下……哦……自制的户冢巧克力……

它们和海老名的幻想完全不同。

但是，这个想法不会离开我的脑海，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

也许雪之下最终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你知道。”她若有所思地说。“我在这套公寓里住了快一年了……但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有家的感觉……每个人都在这里。”

“这是常有的事。”我喝干杯子里的水后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让我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几天晚上感觉很奇怪…我想?我不太记得。我三岁的时候。小町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开始比我更关注她了。”

雪之下笑了。

“我有很多保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些。我姐姐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但我和父亲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是很严格的。”

雪之下的父亲究竟是如何当选的，我无法理解。但他一定是与雪之下的母亲相称的可怕组合。

“那个家伙……”我说，“他是怎么当选的?”

“他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强迫那些不太可能投票的人……让他们投他的票。”

“啊。”

谈话又一次平息了下来，但那封信的想法却会留在我的脑海里。

“嗯……我说，雪之下。”

吃完一口后，雪之下回答说:“什么，比企谷君?”

“那封信真的是写给叶山的吗?”

茶杯撞击碟子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灯突然又亮了。电视打开了。它展示了一些电影中间的一个场景。

雪之下在人造灯光下有条不紊地回答说:“这封信传达到了该传达的人那里。”

“我明白了。”我说。

我想这个答案很合适，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我这么焦躁不安。

雪之下正在洗澡。

偷窥其实是个技术活。

当我开始吹灭蜡烛并把它们放进橱柜时，水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着。我想，如果户冢是那个洗澡的人，我会感到更加兴奋的。

我的思绪转到了那些老套的浪漫喜剧漫画上，主人公最终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一家爱情酒店。他坐在床边等女孩洗完澡。那女孩就出来，浑身是水，裹着袍子，全身湿透，坐在他旁边。这个人会很胆小，不敢看，然后他们就会去睡觉，因为他们只在酒店过夜，因为那里是唯一开放的地方。

除了我们住在雪之下的公寓，而不是爱情酒店，等等，这更糟糕，不是吗?

水的声音停止了。

我开始翻看电视，懒洋洋地躺在雪之下的沙发上。有流行偶像的深夜综艺节目正在上演。有几部老电影，从武士片到一些怪兽表演，甚至还有一些深夜温泉游。在这些节目中，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很有吸引力的流行偶像被派去温泉。如果不是那些干涉的马赛克，那就太棒了。

“我应该担心你在我眼前发展出一种洗澡的癖好吗?”

回头一看，我大吃一惊。

穿着浴衣的雪之下。她的皮肤还是湿的，头发用毛巾包起来。她手里拿着一个便携式可充电吹风机和一把梳子。

她坐下来的时候，我挪到一边，为她腾出地方。她坐下来，开始梳头，然后不时地吹干头发。

“所以，告诉我，比企谷君。”雪之下说。

“啊哈……?”我瞥了她一眼。当浴袍紧紧地裹着她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的锁骨露出了一部分……她在里面穿了什么吗?嘿，你知道我也算是个男人，对吧?是由比滨的粗心影响了你吗?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再说一遍，像那样的胸部，没有什么能让我兴奋起来的……

“你打算看这个女人晚上洗澡吗?”

“可是……你不是在洗澡……”

雪之下惊恐地从我身边退缩。

“你那双腐烂、斜眼的眼睛让我担心我的贞操……”

“什-什么 ?不,我- - - - - - !”

“变态。想想，你会这样想，因为你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个很近的空间里。”只有雪之下雪乃才会在试图逃脱时也是如此嚣张的傲慢!

“不-不！但是你现在并没有在洗澡！而且即便你洗澡，我也不会去看的!”我激动地申明缘由。

雪之下叹了口气，指着电视机。

那里仍然在放着温泉里的女人。

“啊!”我很快把频道换成了一些随机的综艺节目，里面有历史问题。谁是本能寺事件的煽动者?很明显那是明智。

“是…武田真根吗?”一个流行偶像紧张地问。

“不，你这个傻丫头，是明智光秀！”我对着屏幕大喊。

“哎呀!不好意思，实际上是明智光秀。对不起!”

说完，这位流行偶像就被一桶泥给扑倒了。

“这一次你是正确的。”雪之下说。

“这一次?我不总是这样吗?”

雪之下闭上眼睛，微笑着继续梳头。“有时候我想知道……”

“我很荣幸，我占用了你的一点时间。”

“那是什么意思?”

“嗯，你最终可能会出名。我会做一个简单的家庭主夫。当我在角落里和其他家庭主妇闲聊的时候，你可能会结束战争或世界饥饿或根除疾病。”

“你认为我能完成这么多工作，我感到很荣幸。但我也有点失望，你还没有接受你的职业选择的现实——如果有人能称之为‘职业’的话。”转向我，她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洗澡。”

雪之下把刷子和吹风机放在一边，走开了。她消失在走廊里，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把一捆东西扔在我腿上。

“这是什么?”

“一条备用毛巾、和一把备用牙刷……欢迎你用我的洗发水和牙膏。”

“啊……谢谢你的款待。”到目前为止，我在雪之下酒店过得还算愉快。

“请不要把这个地方想成是酒店，比企谷君…”雪之下恼怒地揉着鼻子。“像你正在考虑的这种不雅行为不会在这里发生。”

“嘿!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的，是的……”雪之下又离开了，拿回了一个大包裹。“这是另一条毯子，以防你冷……欢迎你继续使用这个枕头。我很抱歉没有多余的男式服装。”

“我想如果你有多余的男式服装，我会更担心的……”

一个枕头径直射向我的脸，打在我的鼻子上。

“我要睡觉了。请不要做傻事。”

“愚蠢?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但是雪之下并没有以回应来尊重我。她只是笑了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让我一个人呆着。

洗完澡后，我决定看电视。当我从浴室回来的时候，我意识到雪之下的房间门半开着。它被轻轻打开了，刚好能让人看到里面的东西。我想偷窥一下，但这个想法并不适合我。我立刻把它打发掉了。

如果我是一个下流的人，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下流的邀请。

我走过房间，朝沙发走去。

我坐下来，打开电视。

电视上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电视上有一百个频道，但没有什么可看的。我看了看手机，发现电池没电了。我感觉很好。透过玻璃阳台的门望出去，在多云的天空中看到星星和明月。

然后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它来自一色。

“学长 !别忘了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挠头，开始琢磨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没有别的事可做，我躺在沙发上，用毯子把自己盖上。

我的眼睛很疼。

我的鼻子很痒。

我打了个喷嚏。我感觉到我的胸腔格格作响。我咳嗽了一下。

最后，我仅仅是叹了口气，清了清嗓子，然后就睡着了。

**chapter  4  比企谷与雪之下的访谈（上）**

清醒梦，那是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一种线性般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梦想，尽管你知道你在做梦，你仍可以控制它的每一个方面。这些都不是真的。就像《黑客帝国》里说的，你放进嘴里的那块多汁又嫩的牛排是假的。你的胃还空空如也，当你醒来的时候，除了稀粥你什么也吃不到。

（祭司：黑客帝国-电影的一个主要主题是现实和感知之间的界线。你的感觉真实吗?你呼吸的是空气吗?比企谷真的in LxXx with Yu-I mean-Iroha?。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所以无论在梦中发生了什么，现实世界依然存在在那里。

所以，即使我最近一直做着这些梦，它们也不会让我更接近我的理想。

尽管如此，我看到的那个人，她还是……那样的。

美丽。

是美丽吗?

那是什么?

美丽…

人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确实想变得漂亮，否则整形外科医生就会破产。美是创造出来的还是培养出来的?绘画和音乐可以是美丽的，一些古老的希腊人甚至爱上了他创造的一个雕像。（祭司：爱上了自己的创作，就像爱上了自己的理想的建筑一样。也很令人毛骨悚然。也有点激情。这是作者自己的注）美是永恒不朽的，还是像风一样转瞬即逝?花开花落。烟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中爆炸。佛陀存在的时间比耶稣在地球上行走的时间还长…那什么是美呢?

世界上确实有美好的事物。这就连我那双腐烂的眼睛也能看出来。

但这是真实的吗?

一种淡淡的感觉像画笔一样掠过我的皮肤。一串柔软的鬃毛从上面掉了下来。甜美的樱花香味充满了我的鼻子。

雪之下站在我身边。或者说，是她?

我嘴里充斥着硫磺的味道。当我站起来后，我还觉得后背有点疼。

正是看到了雪之下的公寓的景象，我才回到了现实世界。

窗帘已经拉上去了，窗子也打开了。

多云的天空，灰色的天空，似乎是预示着冬天最后的死亡之前的阵痛。

它们都被染上了漆黑，好像要下冬日的最后一场雨。

在昏暗的积雨云的衬托下，雪之下就像女神一样俯视着天空。

“早上好。”她说。

我耸耸肩，但我感觉身体比我想的还要沉重。当我开始想到，由于我选择了孤独的生活方式，我的力量已经退化为一只小猫的力量这样的可能时，我感到了一阵恐慌。

俗话说，杀不死你的只能让你更强大，这是错误的!

我的心是变坚硬了，但我的肌肉却退化了。

在短暂地考虑过了我迷迷糊糊的人生之后，我注意到我身上有两条毯子:一条是我记得睡着了的时候盖的毯子，另一条更厚。是…偶然…还是雪之下…?

我打了个喷嚏。

喷嚏的冲击波震得我的整个胸腔都震动了。粘液在我的喉咙和肺里堆积。

我的呼吸通道感到疼痛，就像我的气管里有我抓不到的痒痒虫。

我的嘴有点干，鼻子有点闷。我想喝点什么，热的或冷的咖啡MAX。

“早上好。”我揉着鼻子，咕哝着说。我的眼睛和胸部都很痛。

雪之下走近我，伸出手。

我把它扫开了。

她把手缩回来，显得很生气。

“对不起,”我说。我像达斯•维德一样喘着粗气。我的鼻窦堵塞了，喉咙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的头仍然感觉像是在做梦。

“你看起来很红，而且还在流汗。”

“我刚醒过来。”我想。“我没事的……只是需要洗脸……然后……”

我跌跌撞撞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茶几。

“比企谷君。”雪之下把手放在我身上，帮我站起来。“你应该坐下。”

“我不需要帮助。”

“你需要帮助。”雪之下说。

“我不。”

“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有时候……”她把我放回沙发上，轻声说。她转身背对着我，匆匆走向厨房。“我要泡些红茶。请耐心等待。”

我揉着眼睛的睡意，望着时钟。

几乎是…

“啊!我们要迟到了!”我站起来。虽然我不是那种严格遵守时间和出勤率的人，但学校确实有相当极端的迟到政策。如果门关上的时候你不在学校，体育老师会让你在绕了20圈后进入。这对任何不迟到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威慑。

虽然我可能对年轻浪漫的生活方式持怀疑态度，但我内心深处也是一位节能主义者。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感觉我的腿在发抖。

见鬼，我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哦…望向清晨的天空，我退缩了。即使在暗淡的灰色天空中，一丝淡淡的阳光也会灼伤我的眼睛。这可能是偏头痛吗?我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了。

“来，喝吧。”雪之下说着，把托盘放在桌上。

我可以看到，在茶杯和茶碟旁边的一个小碟子上，有各种各样的药片。似乎雪之下认为我更像是实验动物而不是人类。等等，豚鼠是相当昂贵的。我绝对是一只土拨鼠。

不管怎样，我的价值远远超过18万日元的复制品。

“我正要接受一个实验吗?”

“这些是各种各样的感冒药——“

“不需要。”我嘶哑地说。感冒?我没有感冒。“我们走吧。我们要迟到了。”

雪之下用两只结实的手压在我的肩膀上，让我坐下。她看着我，我们鼻子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她眼睛里的表情很犀利，但不像我想的那么冷。它们之中有着柔软的边缘，充满了我不太明白的东西。

这是关心吗?

“责任。”。

雪之下说了一些我不想听的话。

“对不起?”

雪之下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她叉着胳膊站了起来。看着我，她叹了口气，说:“别让我再重复这句话了。”

“我说的是…责任。”

你是谁?蜘蛛侠?

“什-什么?”我说，感到一阵寒意爬上了我的脊柱。

一声叹息。“你病了，比企谷君。”雪之下坦率地说。“万一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呢。”

我?病了?！我明明就是完美健康的缩影的!

“我很好——”我没法说完那句话，因为我打了个喷嚏。

再一次，我感觉整个胸腔都像木琴一样嘎嘎作响，就像有人在上面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抓住我的肋骨。我承认这很痛苦。也许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夫。也许我注定要在平淡无奇的高中生活的高潮中死去。

“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她说这话时，好像那已经是某种事实。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她会说“她会照顾我”?这是她那种扭曲的贵族派头的另一种表现吗?是因为我是她管辖下的一个农民，就像一个黑社会的老板，照顾他的下属?也许她很同情我，因为现在没有别人能照顾我。小町在学校，而我的父母正忙于他们的奴隶般的工作……也许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慈善行为。

我打赌雪之下只是为我所处的可怜处境感到难过。

没有一个理智的女孩愿意为我负责。

但我还是想知道。所以我问。

“为什么?”

雪之下拿出手机。

她在看什么东西，上下滚动着列表。她看了几秒钟。

看到雪之下如此不确定是很罕见的，但最后，她按下了一个按钮，把手机放在耳边。她拨了一个号码。

雪之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瞥了我一眼，她的头发迅速地摆动着。这次她下定决心了。我知道，说了这番话以后，她不想再让我说下去了——从她的语气中，我可以知道这一点。

然后，雪之下解释了她为什么要为我这样做。她的声音很柔和，好像对整件事感到惭愧。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她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这是我的错。”

oO oOoOo Oo

当我们离开公寓时，雪之下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走进电梯时，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走出大厅时，她挽着我的胳膊。她为我打开了豪华轿车的门。她确信我系好了安全带。她给司机指路我的住址。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一路上，我能感觉到她的胸部，或者说，缺失的胸部，在我的手臂上摩擦。如果不是因为虚弱的疾病对我的感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么我可能会对这个巧合感到有点高兴。但话又说回来，雪之下缺乏对我的支持并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相反，我想我从未和她有过如此密切的接触……

一想到要触碰她——总武高中的不可触摸的冰之女王，这是我迄今为止不曾想到过的事情。

当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街区，挤满了学生和企业奴隶的街区，奔向我们的目的地时，我并没有忘记我乘坐的是那辆撞到我的豪华轿车。

这就是雪之下之前打的电话吗?她在叫司机?

我的意思是，我本可以走路回家…

我又打了个喷嚏。我紧紧抓住胸口。感觉我的胸腔就要崩溃了。

“我们应该给你买些感冒药。”雪之下轻声说。“也许我们应该先在医院停一下……”

前面的司机听到了她的话。“我绕道去医院好吗，雪乃小姐?”

“我相信那将是——”

“不。”我说，打断了她的话，“带我回家。”

雪之下咬着她的嘴唇。也许她被我的固执惹恼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她已经不习惯我的烦恼了，那她还能在我身边呆多长一段时间呢?

“你听见了他说的了……请到他家去。”

“没问题，雪乃小姐。”我们继续赶路时，司机说。

当我们到达我家时，雪之下帮我进门。我又能感觉到她的胸部，或者说缺失的胸部在我的胳膊上摩擦。现在我想起来了，也许雪之下和阳乃桑并没有血缘关系。一个的胸部可以像穆罕默德•阿里（祭司：拳王阿里）那样每戳一下，就像!注射!注射!另一个的感觉则像砂纸那样扎人。

毫无征兆地，她把我扶上楼梯，进了我的房间，然后把我放在床上。

然后她开始解开我的衬衫。

“嘿 !”我转身说。“我还没那么无助。”一想到雪之下解开我的衬衫，我就心烦意乱。她什么时候对男性的身体感到如此舒服?她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现在不是担心人们对性别的文化期待的时候。你病了，穿着被汗打湿的衣服也没用。”

“我可以自己脱衣服。”我紧张地说。

天那！这女人。当你带着一个人回家，并且你在他的房间里想给他脱衣服。如果这是某种浪漫喜剧，我的妹妹就会闯进来，引起误会。

“你看。”她说着，朝门口走去。“我很快就会回来。请在床上休息，不要做任何费力的事，直到我回来。”

“直到你回来吗?嘿，你不去上学吗?

门砰地关上了。我走到窗前。在雪之下招呼他之前，那个豪华轿车的司机正忙着打电话。然后，他匆匆收起手机，为雪之下开门。没过多久，他们又开车到了街的尽头，拐了个弯，消失在我的眼里。

无论雪之下去哪里，那都一定不是为了她的教育。

那个女人难道不为她的未来打算吗?

呸,不管这些了…

我揉了揉眼睛。

也许我能稍微睡一会儿……

粥的味道把我吵醒了。

麦片粥。稀粥。米粥（祭司：Porridge. Congee. Rice gruel。前两个词分别有处刑和告别的意思）……无论叫什么名字，我都能闻到家里的任何地方都充斥着这种蔬菜和鱼的湿米饭的味道。这是病人的传统食物。是一个母亲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做的那种，或者说，在一个更奇妙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女孩来到一个年轻人的家里，帮助他早日康复时做的。

但是，现在这两种情况都不是。

因为这粥不是别的任何人做的，而是雪之下雪乃做的。

“喂……你没去上学吗?”我的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我开始咳嗽。雪之下离我更近了。

“这里。喝点茶。”她说。

拿着热气腾腾的杯子，我抿了一口。它尝起来和普通茶不一样。它有点苦，几乎是酸的味道。我喉咙里因酸度的上升而开始清除粘液。

“我的一位同事拥有一家中草药和干货商店。他们推荐这种茶治疗咽喉不适。”雪之下将手伸到桌子对面，拿着一瓶油放在我的鼻子上。“对这个。深吸一口气。”

“……这是什么?”

“闻一闻。”雪之下说。这并不是命令之类的。她的声音既不显得强求也不像是生气。这更像是主人让狗坐下那样平常的语调。

“不管是什么……”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瓶装油。它闻起来就像一个老年疗养院里的香水味。

”这是什-什么。“我不住地咳嗽。

天啊，他们往这东西里塞了什么真皮呕吐物?我觉得鼻涕开始从鼻子里流出来。

“纸巾。”雪之下说着，递给我几张珍贵的纸。

擤完鼻子后，我说:“谢谢。”

我的鼻窦一加仑一加仑地往组织里倒。

“这是一种混合物。”她解释道。“这是一种可以清除鼻窦的气味油。似乎相当有效。”她拧开那小瓶油的盖子，把它放在一边，“来，喝点粥。”

雪之下带来了一碗白米饭。她向上举起勺子，这场景就像一个母亲在开飞机，而孩子在助推器里发脾气。（祭司：不好意思我实在没法想象这场景）

我没有接受。

“里面有什么?”我仔细地打量着汤匙。

“我联系了一些农产品生产者。他们都是家族的朋友，还有来自神山的大米蔬菜，那些是千反田家族提供的，还有由山治船长捕获的各种海鲜。”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他们听起来很令人印象深刻。

“对不起，我对海鲜过敏……”

“你不过敏。”雪之下实事求是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的意思是，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一个对海鲜过敏的日本人就像是说“我是一头对草过敏的牛”。

“我已经联系了你的医生。你没有这种过敏反应。”

雪之下肯定有一些联系手段。

我伸手去拿碗，却被雪之下从我手中夺走。

“嘿，我不是要吃那个吗?”

“坐好。”她说，把碗放在一边。她把我压在床头柜上，用枕头把我撑起来，用毯子盖住我。“最好不要冒险强迫你做任何费力的事情。”

“像什么?喂我?”我摇摇头，问道。“如果我不养活自己，那么谁来养活我呢?”

那个人很明显是户冢，但他现在在学校，所以我想我会饿死的。

“我喂你。”

-然后他那灿烂的天使般的微笑会让我在瞬间感觉更好-等等…什么?

什么! ?

“我能澄清一些事情吗?”当雪之下拿起碗和勺子时，我问道。她开始通过我的口腔为它做准备，她小心翼翼地舀了一点，然后吹了吹。

“你。”她坚忍（故作平淡）地说。

“你要喂我吗?”

“我相信我是这么说的。”

“比如，你要拿个勺子把它放进我嘴里?”

“是的。”

“嗯……雪之下……你确定你不是那个……”

雪之下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比企谷菌，我想说的是你的大脑确实会游离到粗俗和不体贴的地方。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被贴上一个堕落的社会人的标签，并且在任何层面上都不适合社会化——哪怕只是去街角商店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嘿……”

“喂养你应该被认为是一项慈善事业。这就好比一个护士给一个被绑在轮椅上的身患痴呆症的无助男子喂奶一样。”

“我明白了……”

”或者，一位兽医拿着一瓶水给一只小海獭，这只海獭身上浸满了石油。正如你所看到的，这只是履行我作为一个正直的社会成员的责任。”

我真不该问的。

“我……就照它本来的样子吧。”

雪之下睁开了眼睛。

“请吧。”她垂下眼睛说。“我为我的严厉道歉。”

“我对你的期望已经不会再减少了。”

“也许你应该对我有更多的期望。”她说着，把第一批麦片粥空投到我的嘴里。

饭后，雪之下让我吃了好几种治咳嗽和感冒的药，她的家庭医生根据我过去的病史给我开了这些药。

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对雪之下能够轻易获取这种敏感信息感到震惊或恐惧。在这个世界上，为病人保密难道还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吗?

“并不是。”我提出我的抱怨后，她回答我。

“这是基本的人权。”

“那是假设像你这样粗鲁的人也算人。”

我在床上静静地冒着烟。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雪之下从她的包里拿了一本书，坐在我床边读书，而我却不被允许离开我的床，就像被判了死刑。这就是你说服病人卧床休息的方法吗?用死亡来威胁他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做得更糟糕。”我向她解释完后，她说。

另一方面，我可以接受躺在床上面对死亡的威胁。

我就是这样死去的吗?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厌倦?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对我足够关心……

“喵。”

镰仓!我心爱的猫咪，比企谷家的监护人。来找我。我做了个手势，让那只华丽的动物从微微打开的门里溜进去。当它走近时，灰色的皮毛闪闪发光。最后，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厌倦。

“喵。”

…

…

到底。

什么。

哈。

见鬼。

“女人，那是我的猫。”

雪之下紧紧地抱着镰仓。那只猫没有反抗。该死的猫对雌性同类的天生亲和力。它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雪之下手臂里的一个小磁铁发动机。纤细的手指在它的耳朵间滑动。该死的雪之下。只有比企谷家族知道镰仓的秘密地点!

“我被我自己的猫出卖了。”

怎么是你，布鲁斯？（祭司：Et tu, Brute，出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大帝》，形容背叛）

“喵,喵”。

“吖~…”雪之下完全被镰仓吸引住了。她有没有忘记她曾在我的房间里，参与了猫的模仿表演?

“呃……你知道我在这里，对吧?”

“这是自然。”雪之下笑着说。“这是一个耻辱。我本以为这个房间不会给我这样的耻辱的。”然后，雪之下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贿赂了你父母了吗?或者这个房间比你的大?”

"嘿，我配得上这个房间。而且，那只猫背叛了我。”

“背叛了你?”

“镰仓，过来!”我摊开我的手掌，希望一根长长的黄色道钉会出现，刺穿那只灰猫，把它拖过竞技场，拖向我。（祭司：这是《真人快打》里的角色蝎子的技能）

奇怪的是，什么也没发生。

“我想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处理我的死亡…”（祭司：这是《魔鬼帝国》里的台词）

“你需要睡眠。”

“你不明白，雪之下。你永远不会懂的。”

背叛是最不光彩的行为。

镰仓给它的祖先带来了无尽的耻辱。

每一种生物都是一个完整的祖先链的结果，他们都成功地找到了配偶并产生了一个后代。

除了那些最终和他的纸板雕刻的老婆结婚了的人。

谁认为硬纸板剪出来，或者枕头上有的照片，或者掌上游戏机比传递你的基因更好?

理查德•道金斯写《自私的基因》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御宅族?说到科学，那是早上的一堂课（祭司：人们被他们想要繁殖和传递基因的欲望所驱使。与硬纸板裁剪者结婚、住在公园里的御宅族显然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圈子，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现在早上的时间必须结束了，”我心不在焉地嘟囔着。

“确实如此，”雪之下回答道。她放了那只猫，它又从我的房间里出来了，可能是在寻找别的事情做。

该死的，比企谷家的叛徒。

雪之下拿起书继续读。

我躺在地上，盯着天花板，开始想户冢现在肯定在学校里做什么。也许是午餐时间?啊……也许他是一个慷慨的圣人，带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给他那些忘恩负义、输了的网球俱乐部伙伴们送水瓶。何等的天使……

还有由比滨，她可能在想“小企在哪里?雪乃在哪里?我必须吃午饭吗?等等，她在雪之下之外还有朋友，对吧?她可以和三浦和海老名一起吃。好吧，那就忘了她。

嗯，我想材木座和川崎都习惯了一个人吃饭……

我想只要她心爱的叶山学长在身边，一色就没事。

嗯，我想知道小町在做什么…

等待。

小町到底在做什么?

“喂，我需要我的手机——”

“你妹妹很好。”雪之下翻了一页书说。“我已经和你的姐妹和父母做好了一切必要的联系安排。你的父母打算下午早点回家检查你。”

当谈到雪之下“关心”某人的想法时，我可能完全被她所震惊了。

“‘教一个人钓鱼而不是给他一条鱼’的哲学到底怎么了?”我肯定感觉不到你给了我照顾自己所需的工具，”我抗议道，“也许你应该回家，或者至少在客厅里看书，”我建议道。我看了看我的书柜，想找一本可以用来消磨时间的漫画或轻松小说…呵呵，也许如果雪之下决定下楼，我也可以看一些我的-

雪之下说:“我已经扔掉了你的成人杂志。”

“等等,什么?”我的收藏!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是如何读懂我的心思的，她就解释道:“你的眼睛位置表明你刚才在看书架，这意味着你想读。这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考虑到你那相当可预测的思路，你的思想偏离了崇高的思想，因此觉得有必要让我离开你的房间。我还需要继续吗?”

“我很好……”我扑通一声倒在床上。

也许这就是相模在文化节上的感受，当时雪之下在每件事上都领先。在每一个拐弯处都有被超越的幽闭恐惧症。每一步棋都像棋手一样被仔细计算过。雪之下很可能能和诸葛亮一较高下……

雪之下雪乃，卧龙…呃，《卧虎藏龙》可能更好。（祭司：《卧虎藏龙》指的是刘备晚年的主要军事顾问、著名学者、隐士诸葛亮。理想主义和忠诚的他，在五丈原与他的对手司马懿的战斗中过度劳累而死。，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嗯……关于我的杂志……真的有必要把它们扔掉吗?”

我转向她，感到房间里的温度下降了几度。

“关于你的退行性恋物癖，比企谷菌，我学到了很多……”（祭司：退行性是一个医学词语，就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所发生的一种异常改变。通俗说法就是"老化"。）

这话让我觉得厌烦。

最好不要再去询问那些丢失的羔羊。可怜的家伙们。我会向你们行21响礼炮，但只能在心里。唉，晚安，我可爱的王子们……愿收垃圾的棺材会带你踏上通往死亡之国的旅程，并与女神埃特罗…（祭司：出自《死亡国度》）

“哦，雪之下。”

“什么?”雪之下回答说，没有抬起头来。

“早些时候，你说我生病是你的错。”

“是的。”雪之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你什么意思?”你想成为弥赛亚吗?对不起，但我真的认为我的罪过比你能原谅的还要多（祭司：弥赛亚/“我的罪比你能原谅的还多”——指的是耶稣基督和受难。）

她嘴里发出一声叹息。她没有看见我的眼睛，而是把目光转向窗户。“正因为是它。”她说。

“嗯?”

她没有再回答。我跟着她往外看。天空看起来很糟糕。这是意料之中的，真的。尽管是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天气还是和以前一样冷……

…啊。

“洗澡。”。

“嗯?”雪之下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忘了把头发擦干，”我说着，把目光转向一边。“小町让我帮忙做家务，所以我筋疲力尽。我刚洗完澡就睡着了。

事实上，我可爱的妹妹不让我在家里做任何事情。“欧尼酱，你太慢了，太笨了!”这是她笑着说我在小町的得分很高之前通常会说的话。我很抱歉把你的名字拖进了泥沼!我保证给你买所有你想要的红豆炸丸子，好吗?

“你是个骗子，比企谷君。”

“啊?”我回头看了看雪之下。“这是事实。真相!”

“是的，是的。”雪之下叹了口气，回到她的书中。“不过，它确实适合你的性格。”

“你什么意思?”

“只有像比企谷菌这样愚蠢的人在洗完澡后会忘记擦干头发。”

“嗤!”

嘿，你收回那句话!难道你不知道你侮辱了一半以上的日本人吗?你认为你能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吗?好吧，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也许可以，而且你也不需要九尾狐的力量。

好吧，尽管她在责备我，我想我看到她脸上仍然有一丝微笑。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继续着。雪之下继续在阅读，我继续按照她的意愿活着。

雪之下说:“看来你的父母已经回家了。”

我妈妈的车停在前面。我能听到爸爸和妈妈的互动，匆忙地走到门口，迅速地打开门。

“我应该出去和他们打招呼吗?”雪之下问道，把书放在一边。

“别添麻烦了。”我叹了口气，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准备。

门开了，我还没意识到时，母亲就深深地拥抱了我。她差点把雪之下撞倒。作为参考，我的父母更喜欢我的妹妹小町，这并不奇怪。然而，这条规则有一个例外:如果我生病了，我就会被提升到小町之上。

就这样开始了母亲般的窒息。

“你还好吗?你流血了吗?你的鼻子怎么样?你的耳朵吗?你能听见我说话，我的儿子?是的,嗯?”她不理睬我，又我的在脸颊上吻了几下。

这就是我尽量避免生病的原因。

虽然其他人会庆祝他们的学习休息几天，我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如果有的话，这只会让我病得更严重。有了雪之下这样的观众，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如果有的话，这种尴尬应该会加剧。

但它没有。

雪之下可能比我在家庭之中的处境更糟糕。再说一遍，我并不知道这些。

我对雪之下的家庭一无所知。

“嗯……你一定是雪之下 ?”我父亲终于意识到了，我房间里不只有一个人，不是比企谷家族的人。“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照顾我那讨厌的儿子。”

嘿，爸爸，别向她鞠躬!那只会助长她的自负!你让所有的比企谷家的男人看起来都很顺从，可怜地向专横的女人低头!

雪之下回了鞠躬。

“没什么。”她说。我的母亲放了我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这种外交的回应。

“你一定是雪之下桑…”妈妈慢慢地说。“谢谢你在这里照顾我那麻烦的小男孩。他一直是个麻烦。”

“他一直由我照顾。并且我将继续看守他。”

“请务必这样做。”我的妈妈又鞠了个躬。

嘿，这种气氛是怎么回事?妈妈?爸爸?你们要出卖我吗?

“那个……雪之下桑。”我爸爸开始说。“你和议员雪之下-有关系吗?”

“那是我父亲，是的。”雪之下回答。

“哈……哈……我的儿子，被一个议员的女儿照顾着。”爸爸开始紧张地笑起来。我能感觉到一丝恐惧。也许他担心他的公司奴隶工作可能会因为我和一个政客的女儿的关系而受到威胁?

工作是必须的。

“嘿。我还在这里，你知道的。”我说道。

“太好了，亲爱的。”妈妈说，马上就完全不理我了。37秒，新记录。"所以请告诉我，雪之下桑- "

“叫我雪乃就行了，比企谷桑。“雪之下说。

“啊!雪乃酱呢?好吧，你可以叫我阿姨，或者妈妈，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嗯……叫比企谷桑最舒服——”

“叫阿姨。”妈妈笑着说。

雪之下叹了口气。哦?所以即使是雪之下雪乃也会输掉与我母亲的战斗?

“很好,阿姨……”

“多么可爱!”我妈妈兴奋地大叫。“我想我可以少关心我儿子的未来。你知道吗，我一直担心他一个人长大，最后像啃老族一样和一个硬纸板结婚。”

雪之下点头表示同意。

“我也很担心这一点。然而，我相信，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他还是有一些可以挽救的。”

“请好好照顾我的儿子。”妈妈又鞠了一躬。

“我会尽力的。”雪之下回了鞠躬。

说真的，这种气氛越来越奇怪了。

“喂……”父亲俯身对我耳语道，“那个女孩是你的女朋友吗?”

“哈 ?”我忽略了我父亲的行话几十年都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我很惊讶他居然把它和我联系起来。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它似乎确实符合几个通常被认为是恋爱对象的比喻。可爱的女孩过来为你做饭，然后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也许这对其他女孩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测试——除了你说的雪之下。

“我们甚至不是朋友。”我回答。

“那么……还有希望，对吧?”

我认为他不明白“我们甚至不是朋友”是什么意思……

“哦!我们的礼节哪里去了?”母亲喘着气，站了起来。“来雪乃酱。我们来准备茶……你介意留下来吃晚饭吗?”

雪之下显得很不安。

“我想我可能很快就要回家了……”

“胡说八道!我们家欢迎你。你可以帮我准备晚餐。我那没用的儿子昨晚没在你家过夜吗?我相信你和其他几个人开过睡衣派对……”

“啊……大概是这样……”雪之下被我妈妈拖下楼时，语无伦次地说。

“真是个抢手货。”父亲拍了拍我的手说。我感到手掌里有一卷皱巴巴的纸。

那是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

“找个时间带她出去约会。”他说着，随手关上了门，眨眨眼。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chapter  4  比企谷与雪之下的访谈（下）**

在我家里生病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妈妈花了很多时间做我最喜欢的饭菜。

这就意味着，今晚的食物会非常不健康，比如炸鸡、蛋黄酱虾、卷煎蛋卷和腌制食品。更不用说我可以在桌子上喝咖啡MAX。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方式，但我母亲认为快乐是治愈疾病的最好方法。因此，为什么小町每次生病，她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玩具或新衣服或最新的轻小说。

我想这个系统可能会被滥用，但让我们知道比企谷八幡还保留着一些荣誉。

等晚饭吃完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穿着爸爸的浴衣。我的母亲想要确保我的感冒不会复发，所以我穿上了适合天气的衣服，尽管室内很热。

我爸爸在我旁边看足球比赛。

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和雪之下正在厨房准备晚餐。

“没用的儿子最喜欢的一餐是鸡排。”妈妈解释道。“诀窍就是用两撮盐和少许辣椒来调味。然后加入一些孜然，以保证咖喱味。”

“啊…”如果雪之下有一个笔记本，我想这会代替她今天错过的课程。

当我妈妈继续说我对食物的喜好时，门铃响了。

“喂，去开一下。”父亲推了我一下。

“我不是生病了吗?”

“我在看比赛。”他解释道。

“好……”我起身向门口走去。我感觉比今天早上好多了。我的膝盖更加稳定，我的胸腔没有因为每个喷嚏而发出嘎嘎的声音。我感觉这就像一个00岁的电子人一样新鲜。（祭司：00-Cyborg，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漫画。没找到。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铃声一直响着。

“哦 !我无用的儿子!开门!”

“正在开!我说的是实话，妈妈……”我低声咕哝着，把门打开。

一阵微风吹进我家，就像即将来临的暴风雪一样。

“问候他-的-名字-是-死-鱼-眼-君!”

“嗯……等等……什-什么……”

“那么这就是那户人家了……?”那声音圆滑而又老练。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声音是中性的，但这位穿着和服的主人却带着一丝厌恶。

“什-什么……?”

“比企谷君。你好，”一个狡猾的虎的声音传来。她的眼睛冰冷刺骨，属于两姐妹中的姐姐。

站在我面前的是雪之下家族的其余成员，他们身后是刺骨的寒风。

“那么……你打算让我们进去吗，浴衣君?”雪之下的父亲礼貌地笑了笑。

“嗯……哦……啊……”他们的出现让人难以招架。我感觉自己被他们的精神压力淹没了!就像一片漂白的海洋让我窒息!

“那我就让自己进去吧，”雪之下家族的首领说。“哇!我喜欢你对这个地方所做的一切!”

“哦 !是谁在那里,儿子?”

“嗯……我想那是你的父亲吧?”

“啊……”

“那我就去介绍我自己吧!”说到这里，雪之下的父亲踢掉鞋子后跑到厨房。

“亲爱的丈夫……”雪之下家族首领的妻子叹了口气。她捡起他丢弃的鞋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他的旁边，然后跟着他走。“请尊重其他家庭的家……”

阳乃桑是唯一一个落后的。

从她身后望去，我能看到一小群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墨镜和耳机的男人，他们站在整个街区的战略要地。无处可逃……我像老鼠一样被抓住了。

“哈喽哈喽，比企谷君。不让开让我进去?”

“啊……是的……嗯……”阳乃优雅地脱下鞋子，放在一边。“你在这里干什么?”

阳乃桑转过身来，脸上抹着灿烂的笑容。

“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

…

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就像闪电一样。

“因为你妹妹来了……”

阳乃笑了。“我的父母非常好奇雪乃酱为什么连续两天逃课……然后今天早上有个男孩和她一起离开了公寓，他让我们的豪华轿车司机带他们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整个上午都有几个家庭伙伴被要求帮忙……”

“我感冒了。”我紧张地解释道。我无法面对她的凝视。

“因此，在无私地照顾穷人的过程中，我的妹妹呼吁雪之下家族的力量。你知道这对她来说有点禁忌，你知道吗?她不是那种想要依靠别人的人，尤其是源自我们父母的名字。”

“那是因为她做了……”

碎片正在下落。阳乃桑向前迈了一步，把我推到墙边。

“不。我的父母对雪乃酱今天早上在做什么不感兴趣…但是...为什么…”

再走近一步，门就关上了。

我现在背对着门了。

她靠近我，我们的呼吸几乎触碰到一起。外面的风被紧闭的门封住了。唯一能让人感动的空气来自阳乃的嘴里，它闻起来就像百合花的清香……

她说的下一句话让我不寒而栗。

“……他们对你感兴趣。”

阳乃一步步的逼近，把我逼到了门口。

我能感觉到冰冷的木头贴在我的背上。

而后小町回到了家。

比企谷家族和雪之下家族面对面坐着。

在一张沙发上坐着她的妈妈和爸爸，阳乃桑。另一边是我的妹妹，妈妈和爸爸。在他们中间，坐在双座沙发上的是我和雪之下。我还穿着浴衣。雪之下还穿着围裙。

我们都是在妈妈的帮助下，在小町和阳乃的帮助下喝茶的。

他们互相寒暄，周围都是微笑。

好吧……

“哈哈……所以这次是我儿子干的……”

看起来足够正常……

“啊?是这样吗?我女儿在学习上很优秀。全联盟最佳射手!爸爸的小女儿，哈哈!”

但这并不能解释……

“哈哈，我儿子应该多学习一点，这是真的。嗯……他们至少看起来是好朋友?”

为什么这种氛围让人感觉像是婚姻面试?

我看着爸爸，他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安静。也许他想在一个议员面前保持面子，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那个策略行不通!试着让我们摆脱这种情况!

他只能抱歉地瞥了我一眼，耸了耸肩。

小町忙着吃零食，阳乃安静地喝着茶。

其中最神秘的是雪之下的母亲，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她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句关于我的事或关于我的事。对她来说，我可能一文不值……说到这里，这是我第三次没能恰当地向她自我介绍。

我的胃…压力…

“坐直了，比企谷君。”雪之下轻声对我说。

“我为什么要?”我嘶嘶回来。

“现在外表决定一切。”她轻声回答。

“穿着镶褶边的白色围裙的人没资格说。”

在别人家面前表现得好是孩子们的使命。你带着表现良好的孩子，这样你就可以让其他父母看到“嘿!我比你更擅长抚养孩子!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孩子作为自己孩子的榜样。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父母会对他们的孩子说，‘为什么你不能更像天才君或者警察酱呢?’然后当父母们意识到他们养了一堆小屁孩时，他们就会慢慢地把自己灌醉。

哈。我绝对不只是一个小屁孩。

雪之下叹了口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请至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你有很多缺点，但你必须强调一些积极的方面……”

“我怎么会在意给你父母留下深刻印象呢?”

雪之下什么也没说。

小町要求大家原谅她去做她的家庭作业，她的风度堪比一位政治大师。两家同意解雇她。

我羡慕她的能力。

在雪之下家族的头头转向我之前，关于分数和其他东西的话题还在继续。他剃得干干净净，面带微笑，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他那如雨露般洁白的牙齿问我一个问题:

“所以，比企谷君，你对我家女儿是怎么看的？”

“呃……呃……等等……你在问我什么?”

雪之下叹了口气，把手掌放在我面前。我的父母为我是他们的儿子而感到羞愧。阳乃桑坐在那里，沉默得像只猫——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还没有完全消失，好像她在灌木丛里等着我倒下的那一刻。更不用说还有她的母亲，她甚至没有朝我的方向瞥我一眼……

天啊，雪之下的家人会生吃我的!

我没想到会有雪之下的调查。

“我想我应该说得更具体些……”雪之下的父亲叹了口气。“比企谷君……你和我女儿的关系是什么?”

“我……嗯……我们上同一所学校?”

雪之下的父亲眨了眨眼睛。“我……明白……我想知道我是否能深入了解你和她的私人关系。你是她的男朋友吗?

“不是。”我急忙说。

“你说得太快了，”他笑着说。“他们说谎言是反射性的。我应该知道，因为我见过很多骗子。我毕竟是个政客!”我的父母可能只是为了缓解紧张情绪才笑了起来。

这个人想知道我和雪之下的关系。

天哪，我该怎么说?

“我们在同一个俱乐部，爸爸。”

“嗯?”我看着旁边的雪之下。

“我们不是吗?”她问道，把头靠向我。

“是啊……我们都在侍奉部。”我解释道。“我们做一些事情……你知道的，比如帮助别人等等……”哦，伙计，我知道我比这更有口才。该死的神经开始攻击我……噢，噢……胃疼……压力太大……

“我知道了…同一个俱乐部，嗯…?”

他向后靠了靠，伸出一根手指与嘴唇平行。他凝视着我的心和灵魂，沉思着。也许他的目光已经走到另一个维度，就好像他在盯着真理之门。这是个没有相等的交换。我只需要活下去，不管他从我身上拿走什么。

“爸爸。”雪之下家族的长女，阳乃的声音传来。

“嗯?”

“我自己也认识比企谷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他可能有几个小的性格缺陷，但他有他自己的魅力，不是吗?”

“啊哈!那他确实是!”我妈妈插话了。

妈妈，你就躲在幕后吧!我需要教你我108个专业技能中的一个吗?站在交叉火力之外!

雪之下的父亲笑了。

“所以你们只是同一个俱乐部的，对吧?”

“是……”

我希望我能侧目看看雪之下的反应。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希望我们能互相交流，知道我们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猜不管我说什么，你们的关系都不会改变?”

“不。”我急忙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们是俱乐部的伙伴。”我紧张地哽咽着。

雪之下的父亲双腿交叉，再次陷入沉思。

“那么，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和叶山隼人曾经订婚，你们的关系就不会改变了?”

“不-,”

- 会 ?

等等。

什么?

“嗯……再说一次?”我说。

雪之下的父亲笑了起来。“我说过，我的女儿雪之下雪乃和我的好朋友、亲密伙伴的儿子叶山隼人曾经订过婚。你肯定知道他们是儿时的朋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隼人很受欢迎，雪乃一定也很受欢迎……”

“啊……”

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也许我应该被塞进一个木桶里，埋在山下，变成一个佛陀。至少到那时，我可能会对我现在的感受有所领悟。

我转身面对雪之下，她只是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雪乃最近给隼人写了一封情书。雪之下的妈妈终于开口了。几天前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向叶山家族提出我们的建议。”

雪之下的父亲在点头表示同意之前仔细考虑了一下。“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妻子。”他笑着说。“你们两个只是俱乐部的朋友。”雪之下家族的首领看着我。“这是正确的?”

是的。

“嗯……”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但我的嘴没有动。

“嗯?”

“啊……呃……”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四个字母的单词。“是的”（Yeah）。我甚至只需要说，‘是的，我们只是俱乐部里的朋友’，整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你们只是俱乐部的朋友，不是吗?”

他的眼睛催眠了。那是一种锐利的凝视。感觉时间和空间仿佛冻结了。这个世界是绝对零度。没有一个粒子在运动。每一个速度都化为乌有。我的心跳停止了。我不得不回答。我需要回答。

除非我回答，否则什么我也动不了。

“是的。”我咳了出来。

雪之下的父亲叹了口气。

他是对我的回答感到失望吗?

…啊。

父亲，母亲和大女儿……

他们都持有同样的笑容。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雪之下的父亲说着，双腿交叉，双臂交叉。他的眼睛盯着我。“那么我可以请求你不要再在你的俱乐部以外的社交场合见我的女儿了吗?”

“嗯?”

别在俱乐部以外的社交场合见她了?这是什么意思?别跟她说话了?

他若无其事的耸耸肩。

“实际上，考虑一下，如果你把所有的俱乐部都解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的笑容洋溢着，仿佛他是胜利的大国，把他们的意志和制裁强加给被压迫者和失败者。这家伙就像一个法官在宣判我有罪。有罪。罪有应得。

“父-父亲。“雪之下说。

“这是愚蠢的浪费时间。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最好花在别处。”他的妻子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表达了这种感情。“所以我们将恢复家庭课程和课程。”

“我…”雪之下身体前倾，好像在抗议。

但她没有。

我不能怪她。

在童话故事里，可怕的都是女人。《小美人鱼》中的厄休拉，《睡美人》中的玛琳菲森，《灰姑娘》中的继姐妹和继母——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故事中的父亲形象通常都很好。他是一个安慰他的女儿，关心她直到临终的人。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它们为童话故事。

一直以来，我关心的都是母亲。在她面前就像在宙斯面前的泰坦一样。那么，为什么阳乃桑和雪之下分享她的部分个性是有道理的。“有其母必有其女”，这是我的想法。我原以为我从家里感受到的所有寒冷都来自于一个叫“雪之下”的女人。

不。她只是适应了这个名字。在我之前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聚会上遇到的那个人;我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这才是雪之下父亲的真面目。而不是聚会上那个看起来如此悠闲和开放的傻瓜。这是千叶县议会的领导人。他能使人们俯首称臣，使成千上万的灵魂臣服于他。他那冰冷的表情和冰冷的微笑……他是暴风雪，而坐在灯光下默默地阅读她的书的雪之下雪乃不过是一片雪花。

我的皮肤只感到冷汗。我的心跳变慢了，就好像我是个冷血的爬行动物一样。我的身体颤抖着，好像体温过低。

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离我女儿远点。

雪之下家族的首领宣布:“我想我们要走了…”

除最小的女儿外，雪之下一家全部同时起身。

“啊……请留下来吃晚饭吧。”妈妈坚持说。

“我很愿意……但我们另有约。我们今晚会去拜访一位亲密的家庭朋友。但是，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我的秘书安排另一个日期的晚餐?”雪之下的母亲。我可以从她那遥远的声音里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会坐下来和你一起吃饭。永远。

“嗯……别那样。”雪之下的父亲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告诉你吧，我的竞选连任筹款人要来了。我要给你们寄张请帖!”就在那时，雪之下的父亲从巫妖王手中接过冰封的王座，成为了当地千叶的议员。

可怖。

他们都有同样的笑容。

那么吓人。

“我们会喜欢的。”我妈妈同意了。“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她问我父亲。

父亲使劲地点了点头。

当雪之下的父母开始朝门口走去时，阳乃站在后面。“雪乃酱，该走了，”她对妹妹喊道。

“啊…”雪之下抬起头。“我……”

“雪乃。”

雪之下加强了语气。

这不是冷。它不是的。没什么，真的。然而，人类所说的话却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和权威，使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僵住了。

雪之下无助地站在那里。然后她转向我。

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我希望她没有说过。

事实上，我希望我能忘记她做过的事。

几分钟后，雪之下离开了我的家门。她和家人一起进了那辆黑色轿车，然后开走了。

就这样，她走了。

我们静静地吃晚饭。我的父母开玩笑地问了我一些关于雪之下的问题。我懒得回答。无论如何，小町做了大部分的回答。呵呵，也许我妹妹比我更了解雪之下。

我不觉得饿，所以我回到我的房间。

躺在床上，揉着流鼻涕的鼻子，我想起了雪之下留下的东西:

有臭味的油和药茶。

我嗅了嗅他们。一想到雪之下拿着酒瓶对着我的鼻子，我又想起了。她今天照顾了我，确保我康复了…

这都是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

我无法偿还给她。

人类想要忘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他们想忽略它。他们想忘记它的存在。如果第一世界国家不去想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疾病肆虐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可能长得这么胖呢?现代社会充满了逃避现实。无论是去上网、看书，还是去洗手间吃饭，人们都更喜欢逃避冲突。

他们想要答案，但又不敢为之奋斗。

人很弱小。他们害怕改变，所以他们蜷缩成一团，重复着洞穴里的谎言。这是一种让他们坚持下去的药物。他们必须忍受的慢性疾病。

他们这些恶心的人。

和…

……。

我也一样。

……没有。

我更加糟糕。

我何等软弱。

我仅仅是在害怕。

我是最差劲的。

我所有的青春都在鄙视和憎恨世界上所有这些说谎者和肤浅的东西——看着人们继续撒谎，不管是对彼此还是对自己——但我一直忘记了一个关键的事实:

我是他们当中最大的说谎者。

我恨我自己。

夜很黑。空气很冷。

我的眼睛望着月亮，在云层后面张望。云层显得很薄，就好像一场暴风雪已经从他们的肠子里释放出来，使他们筋疲力尽。但是今天没有暴风雪。甚至没有下雨或冰雹。千叶很少下雪。很少有女孩以它的名字命名，因为她出生的那天下雪了。

今天没有下雪。但使世界变冷的不是雪。

世界只是一个无情的地方。

云飘散了。它们离去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按照自然的顺序，我自己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失眠爬上我的心头，好像我的血液里有足够的咖啡因可以维持我十辈子的生命。我的眼睛紧盯着玻璃，看着月亮、云朵和昏暗的天空。

一片雪花从天而降消失了。也许这是最后一片。

人类想要忘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他们想忽略它。他们想忘记它的存在。

我希望我能忘记……

雪之下雪乃说:“我想留在这里。”的祈愿。

**chapter 5 即便如此，由比滨结衣仍然试图制作巧克力（上）**

世界苦乐参半。

它充满了失信和谎言。它充满了公司的领主和他们的奴隶。在那饥荒和剥削之上，还有无尽的浪费、战争和疾病。人是顺天而生的，能活的日子很少，并且必将在那之后死去。他们过着如此不和谐的生活，简直就像是一群试图成为人类的老鼠。在死后，他们的尸体很快就被埋葬，记忆也被遗忘，他们的生命就像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毫无意义。

无论是什么，无论是谁。

雪之下雪乃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世界上没有问题，那么就没有人需要做出牺牲。就没有人会受伤。是的，这就是正确的看法。

世界本来就是完美的。

日子仍然过得很平静。由比滨有一群自私自利的普通人可以一起玩，一色忙于学生会主席的工作。侍奉部的房间很安静，比平时更安静。最具标志性的装饰不见了。雪之下不会再来了。

好吧，叶山也不是很活跃。

但是，人们仍然在谈论它们。最新的流言是叶山会在明天的情人节为雪之下做些什么。当然，鉴于他们近来长期的犯罪行为，说闲话的人可能甚至不会从小说中了解事实（祭司：这是指编纂的谎言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没有依据，脱离现实和可能性，连小说都算不上的程度。），他们就认为叶山在做一些精心设计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交易——包括长颈鹿、斑马和杂耍艺人。

我手里的书撕了一页。我紧紧地抓住那一页，想把它翻过来。这本书先前的完美和千篇一律的缺点激怒了我。我想这就叫强迫症吧?再说一遍，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这怎么可能会算是一种障碍呢?

话说回来，精神病院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最好还是别再这么沮丧了。快乐甜蜜生活（祭司：Happy Sugar Life。）的秘诀就是停止关怀。忘记过去的烦恼，继续前进。至少，你应该告诉自己，这应该在白天起作用，直到深夜记忆开始涌向你的时刻才结束。

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尴尬行为，都像一辆缓慢行驶的火车残骸那样。

也许我只是在失眠。但是失眠也让我口渴。

我现在只有自己泡茶，因为再也没人会了。

当我喝完，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在别人应该坐的地方，这是一种亵渎。虽然他们没来，但我认为某种武士道的荣誉要求他们的座位必须被标记，即使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来。也许，这只是我多愁善感的谈话。

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改变。

“八幡……你觉得收到情书是什么感觉?”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破坏了曾经和睦相处的四国之间的平衡。

在我的身后，一个颓废的中二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他的大衣就像一条毯子铺在身下。这家伙以为自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盯着云朵看，突然，窗外一扫，却看到了一个阴冷无情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是那种会收到情书的人。嗯，有时候我确实会收到被撕掉的情书，因为我的储物柜常被人们用作垃圾桶。”

“你一定想过了。就像什么?”材木座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让一位美丽的少女以书面形式把她的爱给我送来，但愿……但愿我是叶山大人……但愿他能教给我他的秘密魅力艺术。那也许是某种隐藏的忍术。”

“这可能是血统上的限制。”我边说边喝着茶。很快地，我把杯子放下来，不慎地，我把一点热液体洒在了手和桌子上。我用餐巾擦了擦桌子，希望茶不会招来害虫。

然后……我的目光又转到躺在地板上的那个没用的中二身上。

由于没有雪之下，似乎无论如何，啮齿类动物已经开始在侍奉部的房间里出没。我仍然拿着钥匙开门，但材木座似乎养成了跟着我走的习惯。他就像一只寄居蟹，总能找到新的外壳栖息。

Meh（祭司：Meh，感叹词，口语中用来表示对一件事物不感兴趣或感到无聊、没有意义。）。我也没什么不同。

“情人节就在明天。”材木座若有所思地说。“我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女孩的巧克力……”

“哦?”

从丘比特之箭开到现在已经一周了。自从雪之下在公共场合承认对叶山有感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火锅派对已经过去一周了。我在公寓过夜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和她家人见面已经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前，就像冬天的结束一样，她像春天的雪一样消失了。

自从我上次见到雪之下雪乃已经一个星期了。

“不要让你的希望奋起。”

“你不能失去希望，八幡!”

材木座将双臂伸入空中，摆出一些夸张的姿势，用四肢和躯干形成了某种外国符号的形状，结果看起来就像是一罐字母汤底上的某个字母。我希望他能意识到，当它在地板上完成时，它已经失去了很多戏剧性的效果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愚蠢点，不是吗?

好吧，材木座并没有失去希望。这意味着他认为他还有机会。

“你可能在指望班上女生会给你送巧克力。”我又喝了一口茶，然后又回到我的书里。

从我脚边传来的阵阵疼痛证明了我的假设是正确的。

“一个女孩对你说‘早上好’，因为你说了几次‘尊敬的一天，美丽的姑娘’，这让气氛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尴尬的紧张不会让她觉得有义务为你做任何事——更不用说给你巧克力了。”

一阵疼痛的汩汩声慢慢变成了一场全面爆发的惊恐发作。

“那么。让你妈妈给你买些巧克力就行了。至少你可以老实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在情人节给了你巧克力。”

我都不需要把目光从灰色的天空移开，就能知道材木座正痛苦地在地板上打滚。

外面荒凉的天际线暴露了气象预报员的错误。最冷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我真的能怪他们撒谎了吗?也许他们只是无能，工作做得很糟糕。

也许，唯一在否定的那个人只是我。

看着熟悉的天花板，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超越了某个主角而喝彩，当他从昏迷的同学身上扯下床单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现在我想起来了，和那个家伙相比，我实在是做得太棒了。

云仍然低低地悬着。它们变黑了，似乎是准备在这么冷的天气下下雨雪雨夹雪什么的。也许还会有暴风雪。

“也许会有人错把巧克力放在我的储物柜上了，”材木座若有所思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我的浪漫之旅，把她的巧克力还给美丽的姑娘了!这将是一次光荣的探索。我要杀死龙、狮子和狼，它们渴望信中所包含的真理。那么，在这神圣的全权的委托日，我将带着一份巧克力糖果的礼物回到这位美丽的少女身边，那份礼物是她应得的。”

材木座，你的生活不是RPG。如果是的话，它更像是一个西方开放式的RPG游戏，你就像一只无头鸡一样跑来跑去，而不是一款精心制作的故事驱动的日本角色扮演游戏。

我给你的建议是，在你还能挣到可观收入的时候，把尽可能多的数据输入到智力上。有了足够的蜂蜜，即使是垃圾也能吸引漂亮的苍蝇。

但现在，让我们现实一点。

“她们更有可能拿着巧克力，然后把它扔到她们能找到的最近的垃圾桶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或者你是否污染了巧克力。当然，前提是你一开始就能找到一块像闪亮的喵一样稀有的巧克力。”

“咕 !八幡，你伤害了我!”

很遗憾你不是户冢，如果是他被毒箭射中了，我将毫不犹豫地撕开他的衣服，开始吮吸。

当材木座康复后，他激动地恳求道:“难道我就不可能从一个女孩那里得到一块巧克力吗?”

我同情地把手放在材木座的肩膀上，摇了摇头。

一千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情人节前夕谈论材木座的死亡。

经验告诉我一件事，女孩不会在巧克力上犯错。

女孩们花大量的时间制作巧克力。每一种原料都是精心购买的。每一块巧克力片、鲜奶油、糖霜和红线字都是通过外科手术完成的。即使是最傻的女孩也能在这一天为她真正的爱人创造奇迹。

所以如果你真的从一个女孩那里得到了什么，那一定是有意的。

如果你是班里不受欢迎的笨蛋，你就会收到用过的体育馆袜子，或者是用粉色字体写的“去死吧”信，还有糟糕的裁剪花边，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她们实际贺卡的原型。你则是个事后诸葛亮——在她们真正打完牌后，她们觉得自己的失败不应该白白浪费。因此，在一个资本主义农业世界里，你被作为高效的鱼儿，她们会把自己的畸形卡片和其他垃圾一起扔掉。

我仍然保留着那些卡片——我是说——我的朋友仍保留着。

这提醒了我们，女孩可能很残忍。通常在人们最不注意的地方，她们是残忍的。

它从小事开始。

它以天真的微笑开始。

它以无害的“你好”开始，这是免费给任何人的，但它却只会给你特别的感觉。

小小的一步，不断的腐败。

不久，女孩在背后说你的事情。

这让每个女孩都听说过你。

你是病毒。

你是怪物。

你生病了，不适合有人陪伴。

我没有让自己变成这样，是女孩们（把我变成了这样）。

女孩们是癌症。

女孩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她们总是会来缠着你。就像是真正的癌症一样。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肚子正咕咕作响，我想吃下午的点心。呆在只有一个人的俱乐部里没什么意义。打开门，我闻到了燃烧的碳和硫磺味。我看了看火警报警器应该放的位置，发现它附近的梯子被拆除了。梯子显然被忽略了。我朝厨房里望去，大声喊道:

“小町 ?你在里面吗?

“这里,欧尼酱 !”

她就在那儿，我的血肉漫布的妹妹，浑身…血肉?散落在地板上的是——糖果心和红色天鹅绒糖霜。看来她已经试过烘焙了。然而，在弄得一团糟的过程中，这只会增加她的可爱数据。不管她的这种可爱的特质是由多么荒唐的偶然的机会赋予的，而我却留下了的是所有腐烂的、隐性的基因，这当然是残忍的。也许她是固体的小町，而我是液体的小企。这是一辆配备核武器的并试图炸毁世界的巨型双足坦克，就完全说得通了。（祭司：不懂这种笑话的笑点。听说是合金装备的梗。）

“yahallo !小企！”

我的厨房里还有一个人。

我眯起眼睛，看到的是——由比滨结衣，穿着我和雪之下为她的生日买的粉红色褶边围裙。它看起来仍然是皱褶的，而且很傻，但这次，它被一层似乎是油脂，烧焦的巧克力斑点和很多生姜覆盖着。望着柜台，我才意识到那里有着的那么多的混合物都是凡人所不知道的，所不能知晓的。毫无疑问，黑魔法图书馆会对能寻找这种材料的任何角落产生浓厚的兴趣……

然后我看着由比滨。我意识到她在那里，在我的房子里。她在这里做什么?

“你……”

“?”由比滨的声音很低。

她的头发用头巾束着，系着围裙，拿着抹刀——我承认——她看起来有点像家庭主妇。当然，这是在假设任何男性都想要一个甚至不会煮一碗咖喱的家庭主妇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但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互联网约会网站和中年调酒师。围裙系得很紧，突出了她的曲线。她没有穿校服，而是穿的便服。

它们有点松……

它们看起来很柔软。衣服，我是说。

等等。

我应该问她一些事情，对吧?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吗?”

角落里藏着堆积如山的巧克力片。柜台上摆放着心形的模具和切割用具。桌上摆着牛奶、糖屑、粉状糖果和一个筛子。整个地板，她们穿着围裙的身体，甚至天花板都被深棕色的斑点覆盖着。

慢慢地，我开始推陈出新，意识到由比滨出现在我神圣的家中的目的。

“我在和小町酱一起练习制作情人节巧克力!”

由比滨对生活的追求是极其小心翼翼的，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无知，这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种可爱的行为。但我敢肯定，让她靠近一个有任何成分的炉子，都构成了联合国的反人类罪。

“你确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会制造t病毒。每年的这个时候，千叶都会迎来僵尸末日。这肯定会打破一天的单调。”

“我知道怎么做饭!小町正教我怎么做!”

由比滨鼓起双颊。小町就在她身边，一边挥手一边叫着各式各样的“欧尼酱”。

我猜，两个不称职的女人在厨房里反而会做得很好。有些事——两个错误就等于一个正确。还是只剩下两个错误?无论如何，我坐到电话旁边，快速拨号，想告诉消防员。

“哦。好吧。”我说。

我继续挠着自己饥饿的肚子，去寻找冰箱里，希望能找到一些在由比滨-小町联合探险队远征后没有烧焦的食物。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些橙汁，自以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文明的野蛮人。

冰箱里还有一些剩下的饭团，我想这些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当然，几粒松松垮垮的谷物，他们的味道并没有特别坏，所以似乎并没有理由不能（用其来）满足我轻微的饥饿感。无论如何，方便面总是备用的选择。

好了，是时候在电话旁边的沙发上享受我的营养饭团了。我的手靠在一边，随时准备迅速拨通消防队的电话。

当我走出厨房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对清晰的声音。

“欧尼酱…”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小企…”另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什么?”

沉默的期待使我失去了食欲。

“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由比滨问道。

“不。”

“为什么不?”

由比滨交叉着双臂，挺起胸膛，好像她觉得这样做会显得更可爱。她要求回答。

“你在做情人节巧克力。”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使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也能做到。“你们都是女孩。这听起来确实像是一对女孩在情人节的前一天会做的事。”我转身向门口走去。“乐观面对吧。”。虽然我确实这么说过，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要享受我的饭团，而不是她们徒劳的尝试制作出来的水果巧克力。

说完，我就去客厅看下午的番剧，留下这两个白痴继续她们可怕的巧克力制作之旅。

那个可怜的傻瓜，他在未来不得不忍受由比滨的巧克力。

两人继续在厨房里交谈。

“那么，蘑菇加在巧克力中会很好吃，对吧?”

“结衣桑……”

“什-什么 !蘑菇不是有蛋白质之类的东西吗?这样就不会那么不健康了!”

正是这个想法让我们对由比滨结衣智者的思想有了批判性的见解——假设她的智商足够高，可以被归类为“智者”。

“让我们试试不那么…洋葱味的。”

嘿!不要用我来代替那些被抛弃和堕落的想法!等等，这很合适。

“韭菜?”

“结衣桑……”

“但我想……好吧!方便面!”

来自作者的提示:试着倾倒一包方便面在融化的巧克力里煨。在把它给住在公园里的无家可归的人之前，看看它有多恶心。

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燃烧的咖啡因和糖的味道。

“哦……结衣桑……我想我们把所有的巧克力都烧焦了……”

“恩! ?已经! ?但我们不是买了十公斤吗?”

我可以想象，小町把一根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上，陷入了沉思。“我们不是买了十公斤洋葱酱吗?或者我们买了10公斤的奶油芝士…小町可能搞砸了。嘿!”

如何将巧克力与奶油芝士混淆?为什么需要10公斤的芝士?这是小町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人们说，如果你看一看比企谷浴室的镜子，从7开始倒数，她就会出现并说“~欧尼酱!从浴室里出来!小町想要梳理她的头发，nyaa nyaa~!”

“嗯……你想尽量多试几次……现在它们都不见了……所以我想我们得去商店买一些!”

当我在大嚼饭团的时候，她们两个走进了客厅。小町坐到我旁边，用肘挤了挤我的肋骨。

“欧尼酱会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去，对吧?”

“不,我不会。”

另一只手肘深埋在我的隔膜里。

“他很乐意加入我们，对吧?”

我的小妹妹黑着的脸会让蓝波做噩梦。（祭司：哪个蓝波呢？是红警的，还是家庭教师的，还是第一滴血的？我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清楚。）

商场是社交场所，而杂货店则是必需品。由于它所服务的人的广度，这里有着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交通。杂货店自然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它们往往是文明的茂盛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狂野的熟人可能就会突然冒出来，而在那之后，你意识到没有解药的话你就中毒了。

要是你有一个最大排斥力就好了。

除了偶尔去买咖喱食材外，杂货店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次旅行国外的体验。我妈妈从来不喜欢和别人一起购物，而是喜欢下班后自己去购物。但是，如果让她选我们中的一个（陪她一起去购物），那肯定是我的妹妹。

我们走到当地的杂货店去买这两只鸟脑笨蛋想要的东西。巧克力、牛奶…等等。我想我应该找些东西做咖喱。我手里拿着一包速溶咖哩，看着我那双腐烂的眼睛的倒影，我怀疑，我恐怕是上瘾了。

进入杂货店后，小町直奔糖果和糖果的货架。我的妹妹正忙着细细品读已经做好的巧克力。嘿，你们不是应该买现成的巧克力吗?

“嘿，”我喊道。

“嗯?什么，哥哥?”小町已经被深深吸进了糖果货架的黑暗之中。而她完全忽略了堆放着装满巧克力和其他可可豆的盒子的临时壁垒。

“我……”

在那之后，小町消失了。

有一些人指责我有一个妹妹情结，或者被称为妹控。事实很可能是这样，我对我妹妹的幸福有一种过度的关注，这种关注甚至可能会跨越到非理性的恐惧所占据的领域……

就像…

如果小町被卡在一大桶热巧克力中怎么办?

或者……

一千只发情的兔子突然扑向她，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一部黑色的老电影……

甚至……

小町最后来到了一条废弃的小巷，她同时扮演了两个敌对帮派的保镖，这两个帮派分别占据了肉类和奶制品的货架。然后她试图通过两个敌对帮派来建立帮助穷人的农产品通道。肉和牛奶。奶与肉。她会把奶酪和香肠放在一起，把牛排和奶油放在一起，直到它们互相毁灭。然后，在与肉老板的最后一次高潮对决中，她会用剑柄挡住软骨的子弹，然后向现已解放的市民点头示意，然后走向日落下的城市。

这种病态的想法会使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的。

“嘿，小企。”

“啊!”由比滨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那一声尖叫，简直要使我那男子气概的骄傲丧失了几分。

“哈哈!我吓到你了吗?”由比滨的脸上挂着微笑，她毫不掩饰她的骄傲，因为她让我失去了冷静，哪怕只是一瞬间。

“没-没有。”我说谎了。由比滨走近我，双手藏在背后。

现在，我们还在蔬菜货架上，因为我还没有在篮子里装满合适的咖喱食材。

“你不觉得你最近表现得很奇怪吗?”由比滨边从一些生菜和萝卜中挑菜，边轻声问我，看起来她不确定它们是否可以放在咖喱中来食用。

“很奇怪吗?我的确认为她比以前不那么磨擦了，但即使是酸最终也会耗尽氢氧根离子。”

“小企……酸能提供质子。碱基才会释放氢氧根离子。”

简直就像是有人击中了我。由比滨刚刚竟然在科学方面上纠正了我。

“如你所说……”

由比滨继续心不在焉地从农产品中挑选，而我则在检查着两个完全相同的土豆。我看到过许多家庭主妇为了攒钱而拼死拼活的，但是，如果我能分辨出坏土豆和好土豆的区别，我就没有顾虑了。

“啊，说起来，你和雪乃酱几天前去参加婚礼了?”

我冻结了。当我的头脑开始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时，理性就占据了我的思维。由比滨是怎么发现的?思考。思考。政府间谍?非法窃听事件吗?秘密行动?哦。这是正确的。小町。显然是她。

“是的。”

“怎么?”

“那的食物太差了。”再说一遍，我什么都没吃。所以，默认这样是不好的，对吧?

“哦。是西餐吗?你看起来像是那种喜欢传统的男人…”由比滨的声音渐渐低下来。

“不，小町吃了所有，所以没有问题。”我说着，把两个土豆都扔进了篮子。“我分不清这两个土豆的区别。”我叹了口气。“如果有人能帮我买些蔬菜就好了。”

“啊……所以小企想要一个可以买蔬菜的女孩?”由比滨问我，我们接着去了放着一堆西红柿的地方。

一个女孩吗?她们只会抱怨太多的事情。

“机器人会比女孩工作得更好。做的更多，说的更少。”

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的社会里，他们不是都一直在抱怨劳动力成本吗?一段时间后，技术将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有的东西最终都将实现自动化，因此食物由无人机运送，机器人会为你做饭。生活在一个停滞不前的后工业化第一世界国家是有好处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像小企-小森那样生活。（祭司：komori，日本一个著名牌子“小森”，以方便的全自动一体化服务闻名，至少维基上是这么说的，实际怎样我并不清楚。）

哈哈。我把自己逗笑得前仰后合。

“小企…”由比滨柔声说道，斥责我。我不确定她是对我之前的评论感到不安，还是对我在店里的笑声感到不安。“你的笑有时很粗俗。”

猜测，在商店里发出这种自发的精神层面的笑确实会获得一些家庭主妇的凝视和关注。

“不过，要是有人给我做饭就好了。”

“啊，那么你是那种想要一个会做饭的女孩的人了?”由比滨边问边看着塔罗牌和香蕉。

“为什么是女孩?机器人似乎能做任何女孩能做但更好的事情。”我叹了口气。

“小企 !有些事情连机器人都做不到!”

“比如……什么……?”

“比如-!”

由比滨的脸颊开始肿胀，有明显的红色。很明显，她的思想转向了更变态的东西，我的也是。再说一次，如果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软，我能知道一个假的东西是否也一样软吗?

“来吧，”由比滨说着，拉着我的袖子，带我去了收银台。“我饿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一对老妇人后面排队等候时，她们正在谈论老妇人（应该谈论）的事情。

由比滨的脸颊又鼓了起来。

“小企 !”

“什么?”

她的眼光逐渐软化下去。目光向下飘移。

“你不记得了吗?你答应过我们可以在文化节买些面包回来。”

我模糊地回忆起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你必须付钱!”

不知何故，最后那部分听起来不像是我愿意提供的东西。

我低下头看着由比滨，心想如果没有她，这一天就不会再过下去了。

“我们不能吃点别的吗?我有点想吃炸鸡。”

“炸鸡?”由比滨做了个鬼脸。“那有点…我真的不喜欢。”

女人。你不是为了那里。

“除此之外。”由比滨补充道。“你答应过我的是面包的!”

“啊…”

谁能拒绝肯德基炸鸡时代的咸味喜悦呢?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别无选择，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我说。“我们去面包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吧。”

“小企……”

“现在又怎么了?”

“这里被叫作面包店。”

由比滨说着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

现在，我觉得自己哑口无言。

**chapter 5 即便如此，由比滨结衣仍然试图制作巧克力（下）**

比企谷总是在偿还。

该死的材木座。你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么酷的话!?

尽管是周六的午餐时间，面包店还是没有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小家庭所拥有的房子，外面有一个小小的情侣标志。这是服务的黄金时间，但顾客并不多。来这里的大多数是聚在一起参加补习班，或者是情侣约会的高中生。由比滨和我完全不适应（这里），但我想，这个地方并没有迎合广泛的人群。所以我想它一周内就会停业。说真的，一家只卖甜点的餐厅能维持多久?至少提供一些主菜吧!

好吧，至少这里没有动画之类的东西。

“小企 !”

也许我是在因为坐在我对面的由比滨结衣而（故意）破坏气氛。由比滨点了一些过甜的糖粉，而我则挑了一个包着红豆沙的小圆面包。然后，她又看了一眼我们的面包。也许是我还不够恶心，不能自发地在上面形成霉菌。

“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由比滨说着，拍着手。

“这只是面包。”

“是啊!但就像，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面包是一种新的体验…?说真的，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你就错过了文明的发展。

“这是你需要理解的事情，小企。生活就是体验新事物!”

我翻了翻眼睛。当然，由比滨是那些相信乐观看待事物的人之一。

经验是一个笑话。

你可以从书中获得经验。并且你只有一次生命，为什么不花时间来确保你的生命不会变成悲剧呢?我的回答让由比滨盯着桌子。

过了一会儿，由比滨抬起头来回答。

“有时候你应该追随自己的内心。”她的回答简短而切中要害，让我有点慌乱。我很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更不用说跟着那个想法走了。

我想知道有多少夫妻的关系被这种人生哲学毁掉了?

“嗯，我想我们应该吃点东西，你知道吗?”由比滨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的甜面包。

我叹了口气，觉得我有义务尝尝我花钱买的这种点心。我拿着我的红豆包，当正要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两只手正捂着我的眼睛。

“嗨!是谁在那里!放开我!放开我!”

我有提到过我不擅长突然出现的黑暗吗?

“阿拉阿拉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我的手僵住了。我的心停止了。我的皮肤长起了鸡皮疙瘩。

“比企谷君，你已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了？”阳乃像唱歌一样说道。她的手从我的眼睛滑到我的脸颊到我的脖子，最后落在我的肩膀上。她开始紧紧地抓着我的锁骨，好像要把我掐死。

“啊。是的。”我的嗓子哽住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yahallo !”

仿佛是感觉到了这种情绪，由比滨正尽力让自己听起来充满热情。

“啊,比滨酱 !哈喽哈喽!你们两个在约会吗?”

“啊!不,我- - - - - - !我刚才在做巧克力，现在-”

“巧克力?为了比企谷君 ?”

“啊!”

由比滨结结巴巴地回答了这个令人惊讶的问题。

“啊……那么你们俩就是这样关系的人了?”阳乃用肘撞我的肋骨。你知道吗?或者也许她现在真的很开心……

“不不!”由比滨正在变红。“我只是……啊……”

“我是她的实验品，”我打断了她的话。阳乃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我破坏了她的情绪。她的表情似乎在说:“你不是别人的玩物，而是我的。我的。也只是我的。““其他所有人都拒绝了，因为他们重视自己的理智和肠道，不愿让自己食物中毒。”

“小-小企 !”

“哦?”阳乃把目光转向我，完全无视了由比滨的爆发。“是这样吗?”

我点了点头。

“嗯，如果比企谷君这么说的话，”她叹了口气。

“唔-唔姆……”

我把头转向那个声音。

“哦。你也在这里吗?”

由于雪之下阳乃的超量的表现力和存在感，我没有注意到她也有客人。

“隼人君 ?”由比滨边说边环视着阳乃。“你在这里干什么?”

叶山不安地笑了笑，挠了挠后脑勺。“家庭很重要。”他最后只是说。

“哦-哦,”由比滨说。“所以，就是这样，嗯……?”

“阿拉阿拉!”阳乃拍着手。“这难道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吗?”

似曾相识?现在我想起来了……

“是的，是的。”阳乃拉着一把椅子坐下，继续说道。“就像在餐馆里的时候一样。你不记得了吗，隼人君 ?”

“是-是,有点印象。”

叶山也坐了下来，他看起来仍然很不安。当我看着他时，他拒绝与我对视。

“咦，咦。”由比滨紧张地说，“你们应该……点些东西，知道吗?这家面包店的面包真好吃!””

“哦?嗯，我想质量应该不错——从外面看它就像一家餐馆!也许他们应该叫它“面包餐厅”!”

阳乃从另一张桌子上拿起菜单，开始查看。“现在，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叶山静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看着地面。似乎是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由比滨缩回去吃她的面包。我无能为力，所以我也照做了。

“阿拉 !”

我吃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阳乃把手指合在一起。“我知道在这个似曾相识的时刻里缺少了什么!我们思念的人!”

哦……

“等一会儿!”阳乃拿出手机说。

“啊……”

“阳乃桑，没必要……”

由比滨和叶山的话都被忽视了，阳乃把听筒拿到了她的耳边。

忙碌的面包房突然听起来很安静，尽管这里有那么多噪音。

“喂?”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

“啊,雪乃酱 !”

“我挂了。”

“等等,等等!”阳乃很快地说。

“……什么?”

“你知道那家面包店吗?商店招牌上挂着情侣鹦鹉的那个?”

“是的,我知道。怎么了”

嘿…

“好吧，想象一下，当我看到比滨酱和比企谷君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多惊讶!”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

“……我知道了。”雪之下最后说。

“这还不够羞耻！你知道吗，比企谷君刚刚告诉我比滨酱在给他做巧克力!”

“嘿!”

由比滨的面包掉在桌子上。

阳乃朝她眨了眨眼，似乎在说:“我只是在开玩笑!”在继续之前。“你知道，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看来你有竞争对手了，雪乃酱…啊!你想和他谈谈吗?”

“我——”

“好的，请稍等!”

电话被塞在我手里。

“啊……”

我慢慢地把它凑到耳边。

“不是那样的。”我开始说。“只是小町是在教由比滨如何烹饪巧克力——”

“这与我无关。”雪之下的声音很生硬。

“啊…好吧。你想和由比滨谈谈吗?”

“我现在感觉不太好。告诉她我晚点再打给她。”

“啊……”

“我希望你们俩玩得开心。”

电话挂断了。我朝由比滨望去。

“她说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由比滨的眼睛里充满了希冀，然后又慢慢转向悲伤。“好-好的”她说。

“嘿。”我把手机扔回了阳乃。“满意吗?”

“阿拉阿拉…也许我的捉弄过头了?”

那种假笑又回来了。

“阳乃桑，够了……”隼人君安静地说。

“你知道，我们的妈妈现在对雪乃酱非常严格，”阳乃继续说道。“从那天起，她就不允许出门……”

“那天?”由比滨的头微微倾斜。“雪乃酱和Yuki-mom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阳乃窃笑着，似乎是因为由比滨对她妈妈那亲切的昵称。“阿拉，这不是我该讲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比企谷君能告诉你一切，呐?”

“小企，可以吗?”由比滨疑惑地看着我。“这跟小企有什么关系?”

我保持沉默。

“嗯……”阳乃的笑容变得更灿烂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比企谷君，你知道吗?”

足够了，停止吧……

阳乃继续看着我。她的目光就像她的微笑一样冰冷。

“毕竟，雪乃酱和我们的妈妈因为他而关系不好。”

我站了起来。

“走了。”我对由比滨说。

“啊?,噢-哦,好的!”

尽管看起来仍然很困惑，由比滨还是向阳乃和叶山鞠躬。我不再等待，开始走向出口。

“阿拉，阿拉……”阳乃告别道，“祝你好运,比滨酱。”

“呃-恩 ?”

“你明天的巧克力，”阳乃带着柴郡猫般的笑容，说，“我觉得你要在这上面花上一整夜，不是吗?毕竟情人节就在明天。”（祭司：柴郡猫（Cheshire cat）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虚构角色，形象是一只咧着嘴笑的猫，拥有能凭空出现或消失的能力，甚至在它消失以后，它的笑容还挂在半空中。）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浪费时间。”

我还没想，就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啊，真卑鄙，比企谷君”阳乃撅着嘴说。“只要是用心去做的事情，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的。”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阳乃叹了口气。“你知道吗，比企谷君，”她喊道，“我们的父亲其实很喜欢你，但我想，那天，他希望你多给他一点……”

我没有转身。“我不是他的玩物。”

“多么苦涩的回答。”阳乃摇摇头说，“但你知道，你说你在寻找的所谓‘真物’……”

在明亮的灯光和雪花中，过山车般的闪光掠过我的脑海。

就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自从那声音被拿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比企谷君。在某个时刻，请救救我，好吗?”

“在雪乃酱无法忍受之前找到她对你来说只是时间问题，不是吗?”

今天是情人节。

昨天晚上，由比滨回家了。她有自己想做的事。她说，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但最终，她知道这将是值得的。

所以我回家了。我睡了。我醒了。上课像往常一样无聊。

有卡片、巧克力和告白。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好处意味着没有人会在这种假期打扰你。没有人关心我到恨我的程度，所以我被忽视了。也许世界上真正的不人道不是歧视，而是冷漠。人们对别人不够关心，他们只关心送巧克力的表面现象，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今天我没有巧克力是社会的错，不是我的错。当然，这还不包括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一色扔到我头上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巧克力，但它最终变成了一种填满了焦糖的巧克力，一接触到我的耳朵就会爆炸。除此之外，今年又是一个没有巧克力的年份。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串完整的完美，不像殡仪馆承办商的摔跤狂热连胜。

我不想从这所学校的任何人那里得到巧克力。送甜点给一个男人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作为爱的表达。巧克力公司有一个可怕的宣传机器，虽然我认为它们现在被称为公共关系或营销。

所以，我又是这样的了。到目前为止，这一天平安无事。

侍奉部的门没有锁。今天，它不是空的。

我的手在颤抖。我感到兴奋。也许我在期待什么…或者是某人。

我打开门，希望看到窗边有个人影在翻动一本书。我希望听到一个冰冷的声音，用那种模糊而温暖的方式对我说话。我希望…我希望…

我为什么要希望?

我走进房间，寻找雪之下。

相反，我看到的只有由比滨。

她正在睡觉。

你不应该再这么脆弱了，知道吗?如果有个变态进来看到你一个人抱着胳膊睡在下巴下面怎么办?你脖子上的露背太多了……如果那个家伙对平安时代的公主有迷恋怎么办?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才发现由比滨把她的椅子拉近了我这边的桌子。

由比滨就在我的座位旁边休息。茶已经沏好了。茶点摆好了，杯子也摆好了，热气还在锅里飘着，随时可以端上来。

但这些并不是我最后注意到的事情。

因为在由比滨熟睡的身影旁边放着一颗心形巧克力。

它雕刻得很完美。看起来很甜，做工精细。

这个事实使我心烦意乱:

那是给谁的?

这是由比滨从什么人那里收到的?不。这不可能的。在日本，女孩们在情人节不会收到巧克力。这意味着，一定是她买了它。

我检查着巧克力的两边，（试图）寻找一个标签。

但是，上面没有标签。

尽管它很漂亮，但也有一些细微的瑕疵——这些瑕疵只会增加巧克力整体的美感。

圣母在上，别告诉我……

这是由比滨做的？

由比滨会对她喜欢的男人很认真。

于是，她解决了。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前一天我从她那里看到的那个巧克力只是一个序曲。

由比滨还在打盹。

她熬了一整夜来做这个吗?

也许这是一颗纯洁而高贵的心在作祟，就像由比滨一样。她在才能上的不足，在精神和精力上得到了弥补。她是大锤，而雪之下是手术刀。雪之下更喜欢完美的使用手段，而由比滨则使用了压倒性的力量。

这巧克力一定太甜了。

我手里拿着巧克力，不管这是给谁的，我打赌那个人一定不想要。

不管这巧克力是给谁的，他都不想要。

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

从微小的谎言开始，因为如果你一直对自己说，它们就会变成事实。

事实应该是，不管这个人是谁，都不会想要这个巧克力。

那个人一定讨厌巧克力。

他一定讨厌收到巧克力。

这不是那个人想要的巧克力。

看哪，这是我所憎恶的（行为）。

不管这巧克力是给谁的，这都是我为自己做的事情。

这个奇怪的想法在我的整个意识中回响。

它必须被摧毁。

别人不会影响我的生活。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影响我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我的方法要优于雪之下的方法。

人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没有人受苦。这就是真相，是事实，是结局，是终焉。

我把巧克力举过头顶。

巧克力在地上摔得粉碎。

它粉碎成一百万个小碎片。

我突然有了一种力量的感觉。

当摩西分开大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当耶稣敬畏地吩咐成千上万人时，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看着地板上散落的碎巧克力，我傻笑了。

我是神，我击碎了那该死的东西，那只会带来痛苦和苦难的东西。

我是一个怪物。

“小-小企 ?

由比滨打了个哈欠，那个时间太长了，不太自然。

“小企…”由比滨轻声说道。“你看到是谁干的了吗?”

她的声音里没有惊讶，只有一丝悲伤。

“没有。”

“好吧。”

她应该是了解了。

“我一定是把它放在桌子边上了。”

由比滨已经了解了。

“然后，一定是在睡眠时，我做了不当的移动，它掉下来了……然后……啊哈……就像昨晚我熬夜到很晚一样。我甚至在课堂上打瞌睡，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在后面……”

由比滨必须了解，因为由比滨很痛苦。

那是由比滨的破碎的心。

“我很开心……我感觉我很糟糕……我很糟糕……但我真的很开心……”由比滨透过袖子呜咽着说。她的声音嘶哑而停顿。深呼吸和粘液使她的声音嘶哑。“我太高兴了。”

她为什么高兴，我不明白。

“当-那个时候……给隼人君的信……当我发现是雪乃写的……我太高兴了。那感觉就像一个重物被举起来了，你知道吗?突然间，我不再那么害怕了。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能做到任何事。”

她的袖子从脸上垂下来，她的眼睛和我的相遇了。

那是一个湿润的微笑，看着我。

“我为这样一件傻事而高兴，这太可怕了，对吧?”

自我实现的预言总是会有某种终结感。

人们喜欢掌控一切。

控制这一切使人们在痛苦的日常生活中有了方向感。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他们故意或在其他幸福的无知中，尽其所能地激怒你。

自我毁灭是一种安慰。

如果你知道你会失败，就没有必要担心。想进入东大吗?算了吧。接受你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拖延太多次，不能学习来拯救他的生命。所以当你站在人群中，你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你会有一点满足，因为你知道你没有可能进入东大，你选择了不进入东大。你在多项选择部分回答了所有的“B”，并在自由回答部分写了一系列同性恋俳句。

在短暂的时间里，你就是宇宙某一特定部分的主人。

所以，当我和由比滨站在破碎的巧克力上时，我感到了那种完满感。

由比滨的目光移开了，她的刘海遮住了她低垂的脸。她嘴上挂着微笑。

“我打算把巧克力送给我喜欢的人……”

由比滨跪在巧克力灾难的废墟前。

她选了一小块，易碎的，有缺口的。它简直就像一块锯齿状的黑色岩石。

“这里有个人我喜欢……哈哈，这很奇怪吗?即便是我，像我这样的人，也会有崇拜的人，你知道吗?”由比滨笑着说。

我只是点了点头。

“哈哈!你知道，雪乃一直告诉我要多学习…然后，我就那样做了。我不得不阅读了至少20本介绍制作巧克力方法的杂志，”由比滨笑着说。“我熬了一整夜才做好这个。哈，我在网上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视频，但这那还不够，不是吗?要是我有雪乃的才能就好了。也许到那时我就不会这么笨手笨脚了……”

由比滨正在责怪自己。

这是一种自然的防御机制:责备天分而不是努力。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不管老鼠怎么努力，它永远不会被允许进入厨房。

不管一个玩具有多想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终，它的主人都会厌倦它。

生活就像一艘船，没有你，它也会一直轻轻地沿着河漂流。

“不过，”由比滨轻声说，她的眼睛凝视着我递到她手里的那块没吃完的巧克力。“还是……”

似乎是在下定了决心之后，由比滨坚定地看着我，宣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像由比滨结衣这样的女孩，是不会轻易表现出决心的样子的。由比滨是那种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很一般和谦虚的女孩。

她很聪明，但缺乏雪乃天生的智力。她很漂亮，但不像三浦用她的美丽去打动别人，也不像户冢那样有一张可爱得让人心跳停止的脸。由比滨的个性被海老名的个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可以从她的内衣品味来判断的话，由比滨在时尚方面被她打败了。

但她有一些特别之处，那就是她是一个好女孩。

一个比折本佳织更加诚实和真实的人。也许，由比滨是最正常的女孩。

但好女孩不会有好的结局。

她把那块巧克力举起来。黑色的污渍已经开始在她纤细的指尖上留下油渍。那块巧克力被举到我的嘴边。

“请试一试。”由比滨恳求道。

巧克力压在我的嘴唇上。

巧克力的甜味和咸咸的指尖。由比滨的指甲擦伤了我的下唇，使我浑身发抖。

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奇迹，但没有什么比这巧克力的味道更令我惊讶的了。

它尝起来像春天。有一丝花香和甜甜的味道，让人牙疼。

这是……

“这是坏的。”

由比滨继续微笑。“哈哈!”笑声是勉强发出来的。“幸好我没能把巧克力给那个家伙……他可能会讨厌这个巧克力的……”她的肩膀开始颤抖。“他可-可能……”

她的声音开始沙哑。

”他会说“不”。绝对的。肯定。”

我的回答在空气中飘浮了一会儿，甚至在我脱口而出的话之后还在徘徊。

由比滨保持着她的微笑，那种力量足以粉碎人类的灵魂。

由比滨一定会认为她是最差的。

她是错的。

而我是最坏的人。

比企谷八幡是世界之上，天堂之里最可怕的生物。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是正常的。

“嘿 小企……”

“什么?”

“记得…你记得你答应过无论如何都要帮助雪乃吗?”

这个事情涌上我的心头。

当我们走在烟花后，由比滨正穿着她的和服。

那话是在那巷子里说的，巷子里有蓝色的街灯和自动售货机。

“记得。”

“记得一直坚持那句话，好吗?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侍奉部的临时主席。哈哈!”

由比滨的声音在笑声中停止了。

她的微笑在我面前颤抖。她的微笑看起来如此娇嫩，就像一块刚成型的玻璃，只要冬天的微风一吹，就会碎成碎片。

当情绪对你不利时，你很难说“不”。

我把目光从由比滨毫无疑问的笑脸上移开，站在她旁边。

这本来是很容易的，但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安慰她。在痛苦的时候，人们希望被拥抱或抚摸。身体上的安慰有助于舒缓神经。它告诉人们他们仍然被需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知道总有人会在你身边是一种平静的安慰。

相反，我走开了。

“我会尽力的。”我小声说，随手关上了门。

当机会来敲门时，你打开了门。

生活给了你柠檬，你就屈做柠檬水。

这些都是甜言蜜语，你可以对别人说，让他们感觉更好。

而你提出了你都不会听取的建议。

你给了他们你从未付诸行动的理想。

每个人都在说谎，而有些人只是拥抱内心的黑暗。

和…

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他们会推理，也不是因为他们会说话。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能吃苦。

生活是痛苦。有些人生活在无声的幸福中，偶尔也有短暂的悲伤。

另一些人一直生活在痛苦中，直到他们死去。

有些人是听天由命的奴隶，有些人是工头，只会因为被鞭打而起水泡，还会因为配偶的不忠而自尊心受损。

仍然……

仍然，有些人是纯洁的。

有时候，生活为你打开了一扇门，让你有机会遇到这些心地纯洁的人。

有时他们很亲密，而有时又会永远地离去，而在那之后，他们的善良再也不会出现。

我…

我甚至没有回头看。

我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传来的啜泣声越来越小。

我离那扇关着的门越来越远了。

在那扇紧闭的门后，由比滨结衣正在收拾她破碎的心。

**chapter 6 因而之后，他与所有的人谈话，除了她**

最近，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世界究竟是真实，还是不是呢?（祭司：这句话出自《王国之心》，这是作者自己的注。虽然我觉得这种话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而且我也没多大印象，原文是“is any of this real or not?”。。。这种话感觉到处都有，作者没说是出自王国之心的哪句，但是我没有玩完王国之心，所以不太清楚究竟是哪句话，而且看到英文就更不知道是哪句了...）也许，我就是神，是毁灭的神，而我的配偶是祸，是诡诈的神。迈达斯?毕博国王所触及的一切都变成了金子:而我所触及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祭司：迈达斯国王，出自希腊神话，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为了回报他的盛情款待，许诺可以实现他的任何愿望。贪财的迈达斯请求让自己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但他很快就赶到后悔了，因为就连他的食物和水，甚至他的女儿也都变成了黄金。迈达斯在狄俄尼索斯指示下在河中沐浴后才得以解脱，据说后来河里的沙子中也含着金子。形容贪婪无度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转变，时间把这些联系硬化成牢不可破的键——就像两个电子在共价的完美交响乐中旋转。这是一种完美的平衡状态。

当这些纽带被打破时，那些被连接在一起的人就会遭殃。

在苦难中寻求罪责是人的本性。（祭司：由下文可见，这里指的是寻求他人的罪责。）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办法推卸责任。但指出错误的单一来源是荒谬的。评判别人也是愚蠢的。

但是你可以判定你自己。你总是能判定自己的。

我的过失。我的过失。都是我的过失。（祭司：原文为“Mea culpa. 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这里用来表示比企谷感到自己在犯罪并且很内疚，除此之外，还有这句话性暗示的意思。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然后，也许什么也没有被摧毁。

如果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它就像月亮在水中的倒影，那么这种幻觉还能被摧毁吗?理想能在现实面前停止存在吗?

“欧尼酱，是你吗?”

房间里的灯忽明忽暗地亮着。走进来的是我可爱的妹妹，小町，她揉了揉眼睛。

“是的。是我。”我假装出来的意大利水管工口音并没有给房间里的气氛带来多少暖意。我坐在沙发上。当我回来时，已经很晚了。

我不想回家，所以我在骑自行车。我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了，我只是一直在骑自行车。

“你吃了吗?”

我点了点头。

小町沮丧地叹了口气。“你本可以让小町知道的。有时候，欧尼酱对他的妹妹太不公平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忘记的。

“好，好。”小町说，她的手在她自己面前挥动。

她从洗碗机里拿出一只玻璃杯，走到洗涤槽前。

“告诉小町明天中午想吃什么？”

“肉。很多肉。请务必这样，然后，谢谢你。”

我仍然在凝视着天空，想要吃点有母亲气息的东西。

也许我只是明白了我喜欢的食物遭受了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想起来了，农场基本上是蔬菜的种族灭绝营地。系统的和残忍的有效的-每一个活动都由季节支配，并且完美地执行。

那种生活——我是不是暗地里想成为一只西兰花?

他们说人类会感到后悔是因为他们感到内疚。

后悔和内疚，一个离不开另一个。这两种情绪都是用来提醒用户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它自他们里而生，并且终将毁灭了他们。它提醒我们他们是谁。

软弱。恶心。卑鄙。遗憾。这些即是人生意义的真实反映。

“欧尼酱，你在偷偷地把小町赶出去。”

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小町站在我面前，另一只手正端着一杯茶。

“对不起。”

“对不起?当有人说“对不起?”“回到你的身边——这意味着你的道歉不被接受。”小町扑通一声坐在我旁边。她对着饮料吹气，使水汽飘向我的方向，并使我的鼻子发痒。“欧尼酱，你脱离人设了。”（祭司：OOC，out of character，就是做出了不符合人设的事情）

“脱离人设?我?”

脱离人设的人不存在。人们屈服于原型，也就是在社会的霸权下活动。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直到他们死去。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死亡是最不符合人的性格的。

“恩”小町点点头。“通常情况下，小町会成为你令人作呕的谈话或其他什么的受害者。”

哎哟。我想我刚被小町招牌的一寸拳打晕了。

“所以?”小町放下杯子。“欧尼酱有什么不舒服的?”

“嗯……”

“这……很难解释。”

“这和雪乃桑有关吗?”

“嗯?”

我看着小町。她会读心术吗?

“唧-----”小町仔细地看着我。“不……雪乃桑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欧尼酱似乎还被别的……别的……啊!是结衣桑 !”

确信无疑。她绝对是个会读心术的人。

“啊!”小町眯起了眼睛。“欧尼酱……”她说，“你没有对结衣桑做什么事吧?”

“哇？！ - ?没有!”

“因为我找到了雪乃桑的纸条，我也看到了你的收藏……”

雪之下做的好事-嘿!这是我的财产!

“好吧。”我叹了口气。“不是那样的，好吗?”

“小町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问?”

“因为小町想戏弄欧尼酱！哦，哦，刚才的在小町那分数很高哦!”

小町的笑容比圣诞树还要灿烂。她一边重复着“高分!”一边用肘撞我的肋骨。高分!”。受够了，我伸出手，使用了我的108种技能中最好的一种——“无情的挠痒痒”。

“欧尼酱 !等-等等！”

小町也许是家族中最受宠爱的后代，但这只意味着我必须学会以一己之力赢得战斗。骑士精神已经过时了。胜利者无论玩得多么肮脏，都会得到奖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也许这不是雪之下雪乃想要的世界。

“好了,好了!小町这里没分了!没有得分了!”

我对她的反应很满意，便快步走了回去。小町蜷缩成一团，事后，还在咯咯地笑。

“我赢了。”我自鸣得意地说。“这意味着八幡的分数会有很大的提升。”

“是的，是的。”小町说，“为了确保胜利，欧尼酱性侵了他的妹妹。我现在看到了……‘一名来自千叶地区的无名学生，名叫A，因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被逮捕了……’”

哦，哦，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是色狼!

“但不管怎样，”小町说。“除了某种创伤，欧尼酱现在似乎好多了，不是吗?”

“嗯?”

“不过，这有点恶心。小町不习惯看到欧尼酱笑。”

…哈。等等……我的微笑是不是某种不祥的征兆!?

“明天我给你买些甜瓜盘。”（祭司：甜瓜盘，作者在注解里面希望人们去谷歌，然后我百度了一下，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含义，应该是对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人说的吧。）

“万岁!”小町欢呼起来，双手举过头顶。完美，我的橄榄枝计划成功了。当一切都失败时，用食物贿赂你的弟弟妹妹。你并不是在用鲜血或钢铁征服敌人，而是用了语言和胃征服他们。

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

“还有……关于由比滨的事——”

小町举了手。“不用说了。”

“嗯?”

这就是她的计划?试图放松我的警惕，这样她就可以无辜地打断我的问题，而我也会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哈哈。多年的哥哥生涯使我对这种尝试免疫。

再说，这也不是她的错。

小町摇摇头。“小町不需要知道。”

“你不需要?”

“除非欧尼酱想告诉小町，否则她不会强迫他。”

…

“谢谢。”

“除此之外。”小町说。“小町确信，不管欧尼酱做了什么，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不是吗?”

“我不太确定。”

“那你就在下次再见到她的时候，就向她道歉!欧尼酱真是个大笨蛋，说实话，不会有女孩愿意嫁给你的。将来，爸爸妈妈可能会把你送上去疗养院的火车。”

她是在拿我和堀越二郎比较吗?（电影《起风了》的角色，不清楚自行百度。）

“哎哎，你继续这样侮辱我，你的甜瓜盘就拿不到了……”

“咔!欧尼酱！你真卑鄙!”

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拨弄她的头发，对她说:“去睡觉吧。”

“是的，是的……”小町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跳了起来，“晚安,欧尼酱 !”

当小町把她身后的门关上时，我又一次独自一人呆在那间现在已是灯火通明的房间里。

关于叶山隼人和雪之下雪乃的谣言还没有平息。

有句谚语说，谎言在真理证明之前，已经绕了半个地球了。我想林肯可能说过这句话。或者是爱因斯坦。事实上，可能是宫本武藏……嗯，可能是某个与他的名字有关的人……也许是某个AKB48偶像?谁知道呢。

关键是，谣言传播得很快，并且很难平息。

这两个人没有上学，这一事实大大助长了谣言的流传。由比滨正如其所料地处理这件事:紧张地对任何探究性的问题耸耸肩。三浦的表现也符合预期。她已经疯了。不断的疯狂。令人震惊地，麻木地，疯狂地。也许她应该开始为霍恩筑一座祭坛。（祭司：“向霍恩致敬！混乱至上！”这好像是出自血源？还是什么别的？。）

海老名在她的小角落里哭了，因为那艘失败而沉没了的叶山 X 八幡号船。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关于这点，老师也没能很好地帮上忙，因为对于他们俩去了哪里，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家族聚会。”。

这是一种会让想象力变得狂热的东西。随着任何新的小道消息在整个过程中掀起波澜，小集团兴衰起伏。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完全不可能的(叶山实际上是一位女性，而雪之下是一位男性!)到荒谬的(我听说雪之下是被收养的，她的父母是猫)，再到貌似合理的(叶山更喜欢男性)。

但最令我不安的谣言是我最难否认的:

(也许雪之下和叶山订婚了?)呵呵!也许他们私奔了!)

闲聊的孩子们期待着婚礼。

不管安排是什么，这仍然使他们俩保持在首位。即使叶山不在场，老师也会偶尔表扬他——暗示他做作业的时候一定也用了同样的“让我们以我们最好的步子往前挪!”（祭司：这是某个军队的口号）的态度。不过说真的，我并没有给我们动力——我只是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们的测验成绩和作业都被缺席的学生占据了。

至少在家里，没有谣言。回家是暂时的喘息，能使自己不受冬天的天气影响。

尽管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教室里还是挤满了人。外面正在下雨。真遗憾。但话说回来，我又不打算冒着严寒外出。我已经吃完了小町的剩菜。何等伟大！我发誓我的妹妹太宠我了。但现在，我没事可做，我只有开始偷听别人的谈话。

然后，我碰巧听到……

“哦, 哦。有谁从叶山那里得到消息吗?”

童贞的大冈再次证明了为什么他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我不知道，伙计。叶山最近一直很神秘，这就像他变成了……比企鹅之类的东西。”

我只有一个名字。最后再说一次，比企鹅到底是谁?

“比企鹅和隼人君…”海老名瘫倒在桌子上，为失去她的OTP而悲伤。（祭司：One True Pairing A term you use to express a pair of people that are the perfect partner for each other. 即我们说的CP。所以以后你们可以说自己最喜欢的OTP是，就显得很有逼格。LOL）

三浦静静地凝视着窗外。她似乎被落在玻璃上的雨滴吸引住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叶山隼人的影响变得相当明显。他是使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没有他，他们就开始分崩离析。这就像一群野兽只靠首领雄狮的存在来维持生命。团队中的其他成员都服从于首领的领导和存在。如果没有首领，它们就会崩溃，结构和有序社会的表象就会消失。

然后他们就会变成野蛮人。

“嗯……”由比滨大声说道。“我…我从雪乃那里听说——”

“她?”三浦的声音比天气还要寒冷。“关于隼人君，她有什么要说的?”

“没-没什么 !只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她呢?”

“我——”

“说实话。”三浦怒视着由比滨说。“你该学会看清形势。”

“那就让我说完!”

教室里突然静了下来。看起来，三浦像是被打了一巴掌。由比滨 ...由比滨看起来…

“不公平……”由比滨的眼睛盯着她的膝盖。她的手在颤抖。“优美子……有时候真的很不公平，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真理——每个人都有极限。不管一个人有多好，耐心都是有限的。一片片、一片片、一片片地消失，最终只剩下原始的情感。

“我刚才说……”由比滨大声地说，“雪乃前几天告诉我，她家要在她家举办一个晚会。她家里的很多朋友都会去。然后，因为……因为隼人君是雪乃儿时的朋友，所以我在想……”

死一般的寂静令人不安。由比滨会生三浦的气，这想必让每个人都很震惊。“她很好!”他们说。“她决不会那样做的!”他们错了。就像我错了一样。好女孩就是好女孩。由比滨则是由比滨。它们不是一回事。它们是同音异义词，但意思不同。它们是同义词，但是它们的定义不同。一个好女孩总是像由比滨那样，但由比滨不总是像一个好女孩那样。

不。

由比滨结衣只是一个女孩。

现在，她……

“优美子，真的很不公平。”由比滨的声音颤抖着。“你知道吗，受伤的人不仅仅是优美子。我知道每个人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和不安，但即使是我——!”

由比滨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它们在闪光，就像那天在夜空下灯火通明的道路上一样熠熠生辉。

“即使是我…”

由比滨站了起来。“对不起，”她勉强说道，然后跑出门去。砰的一声回响在寂静的教室里。

“结衣 !”海老名站了起来。“优美子,来吧!”

三浦惊呆了。在她的眼睛里，一种悔恨的神情正在形成。“我……我。”

“你需要道歉!”

“……你说得对。”

女孩们跑出去时，门又砰地关上了。仍然没有声音。

“她怎么了?”大和问。

“我不知道，”户部搔着头说。“等等……会不会……会不会是结衣酱也喜欢隼人 ?”

然后教室爆炸了。

“比企谷。”

“嗯?”

一节节课来了又去。由比滨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三浦和海老名空手而归。尽管平冢静老师尽了最大的努力，班上的同学却仍没有注意到她的教学，而是忙着谈论三角恋的可能性。

人类就是那样的愚蠢。谣言就是谣言，对吧?不。你知道为什么人类讨厌照镜子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抱怨自己的反映吗?这是因为镜子里反映的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而他们拒绝承认这一点。

人类有病。人类是扭曲的。人类正是他们所憎恨的东西。无知是福。这让他们觉得他们对世界很重要。这让他们觉得他们都是自己的小太阳系里的太阳。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是愚蠢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愚蠢的原因。

“咔!”

一拳重重地打在我的头顶上。

“怎么了?”

“别让我发脾气!”平冢静老师在擦太阳穴前抓拍。“这是青春的烦恼，我发誓。”

别把你变老的烦恼发泄在我身上！

“所以?”平冢静老师靠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怎么了?”

“你打痛我了。”

“别跟我说这些。”平冢静老师吐了一口气。“自从丘比特之箭之后，你们三个就一直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叫它丘比特之箭?这听起来就像一场灾难——就像那些老的西方电影中的一个，蓄着胡子的恶棍把一个毫无防备的少女绑在高速行驶的火车头前。生活是铁轨，而火车是现实的一记又大又黑的冰冷的耳光。

“我告诉你，这一切都在你的脑海里……”

“你要我再打你一拳吗?”

“最明显的答案不是否定的吗?”

一拳。

“有时候你真的是受虐狂。”她说。

确实。也许我只是渴望得到惩罚。

平冢静老师交叉双臂，交叉双腿，充满期待地等待着。

真是该死。

然而，我的这位未婚的老师确实不时地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就是人性。犯错误没有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谈论可怕的错误，那么同意一个男人在第一次约会后搬来和你住就是——”

“我想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你把一个女孩的肚子弄大了吗?”

“不……?”

“那你就得更努力了。”平冢静老师然后拿出一包烟，点燃一支，然后吐出一个完美成型的戒指圈。“青春正是犯错的时候。”

“误差就是错误。青春只是一个借口。只要你是理性的——”

“人类不是理性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理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理性的，比企谷。我们是愚蠢的，如果没有条理的风暴和压力，我们就将互相攻击。我们互相残杀。我们让彼此流血。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在恐惧，我们在憎恨，或者我们并不理解。如果我们是理性的人，我们就不会互相争斗，我们就会每天吃着营养的粥过活。”

“……你说得有道理。”

“我当然知道。”平冢静老师叹了口气。“那么，这个大错误是什么?”

“我…”我停了下来，“我想我已经和某人断交了。”

“我知道了……然后?”

“现在，情况不同了。它们变得不一样了。也许我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者我想要更多相同的东西——但我无法忍受事情这样的发展。”

“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比企谷。”

“你是什么意思?桥被烧毁了。再也不能越过它了。”

平冢静老师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真诚的笑容。她开始哼唱:“没人知道我到底是谁……”

“这是老的ED。你真的在显示你的年龄。”

“嘿，生活就像一艘船。”

“你真的从动画片中学到了生活经验吗?”（祭司：上面的‘没人知道我到底是谁’和‘生活就像一艘船’，都是死神某个ED里的歌词）

平冢静老师交叉双臂，得意地傻笑。

她说:“当桥梁倒塌时，我们不会留下它们的灰烬作为我们失败的纪念碑，我们会收拾残局，审视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你不是野兽，也不是不会学习的怪物。你有手，有脚，有一颗心在对的地方。”

...

“你想让我做什么?”终于，我说。

“我不想让你做太多。再说一次，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做你想做的——这才是人们应该过的生活。但是你独自生活的日子会很难过的，比企谷。”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住。”

“你能再说一遍吗?”

不。

平冢静老师不需要听我说就知道我的答案。

“修补破损的桥梁，孩子。或者重建它。后者需要更多的工作。唯一迟到的只会是永远。或者如果那个男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女人，他正在和她同居……”

“我为什么要做那个需要更多努力的工作?”

平冢静老师身体前倾，拍了拍我的头。“因为生命中永恒的美好和幸福不会轻易到来，傻瓜。”

“这是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有人叫我白痴。”

“那个人比我聪明多了。”平冢静老师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如果你要做我认为你要做的事，她已经借走了钥匙。”

“谢谢。哦，顺便说一下……

“嗯?”

“在学生面前拼命装酷，难道你忘了不能在教室里抽烟吗?”

“纳可 !我完全忘了!”

在平冢静老师开始打开所有的窗户时，我摇摇头走开了。老实说，对于这位老师，我没有保持中间的立场。

我刚要大步走出门，就听见了。

“比企谷。”

“什么?”我停下来，转过身来。平冢静老师看着我，一种深深的悲伤潜伏在她的眼睛之中。

“你不可能同时拯救所有人。”

在我去侍奉部的路上，突然感到有人撞了我的肩膀。

“学长……”

这声音听起来本像猫的咕噜声，但却具有狼狗的攻击性。

“什么?”

“你太卑鄙了，学长……”一色彩羽在我前面跑着，开始往回走。“一个学妹看望她的学长是不对的吗?”

这就像在地下城里邂逅女孩一样错误。（祭司：这里说的就是地错啦。Dungeon ni Deai wo Motomeru no wa Machigatteiru Darou ka。）说真的，现在所有的后宫动画的主角都是那么的普通和愚蠢吗?

“对不起,我很忙。”

“是的，是的，”一色叹了口气。“我也很忙，因为有人让我当学生会主席。但是，嘿，至少我得试着跟得上其他人。”

阴影。阴影无处不在。

“不管怎样，学长，你要去哪儿?”

“侍奉部的房间。”

“哦?”一色抬起头。“即使雪之下学姐不在，你还在活动?”

“大概是这样。”

“哦……”一色眯起了眼睛。喂，喂，把你的脑子从沟里掏出来!那么!既然我朝那个方向走...“我要和你一起走。”

“没问题。”

我们默默地走着。平冢静老师的话仍在我脑海里回荡。“你不可能同时拯救所有人”。那个女人在文化节上说过类似的话。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吗?

但是现在，我唯一想救的人是我自己。

“学长，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我?”

“是啊，你看起来比平时更恶心。”

我应该担心我对这些侮辱已经麻木了吗?

“嗯……发生了一些事，”我随口说。“你呢?”

一色眨了眨眼睛。“我?”

“丘比特之箭……”我停了下来。

“是的……”

“你不伤心吗?叶山被雪之下告白了……”

一色好奇地歪着头。“我?”

“你看起来受伤了，就这样……”

“涅普!”一色突然向后跳，作出防守的姿势。“你在干什么?你在跟踪我吗?你是在等待忏悔的机会吗?这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他很聪明，而且很有运动天赋，所以你伤害了他现在跟我出去的机会。”

“伤害零机会的人的事吗?我的成功率是负的吗?”

“学长。”一色假装烦恼地揉着额头。“请好好研究一下你的统计数字。没有负百分比这回事。我担心你进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你怎么能维持我的消费习惯呢?”

“我是什么?你的农奴吗?”（祭司： 农奴，一种封建制度，实际上，我觉得农奴制比地主制好多了。这是作者的注）

一色顽皮地看着我。“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做，你的情况会更糟的!”

这不是你软化奴役思想的方式!

“不过。”一色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学长注意到了这样的事情，这很奇怪。”

“我也是很敏锐的。”

“呃呃……”

我们终于到了侍奉部门外。

“那好吧。”一色说。“尽管我很想留下来聊天，但我有学生会主席的正式事务要处理!”

“祝你好运。”

一色鼓起双颊，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别忘了，学长，最初，是你让我背负起这个责任的。”

把这个责任推给我 ?我不是父亲。我绝对不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学长……到时候你最好负起责任，好吗?”

“等-等等 - !”

所以之后一色就跑去履行她的职责。

“那个女孩。老实说……”

我叹了口气，转过身来，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侍奉部之外。

“好吧……”

我悄悄地把门打开。

“小企！?”

由比滨坐在落日的衬托下。她睁大了眼睛。

“由……”

“恩”,由比滨咕哝道。当她再次给我看她的脸时，脸上露出了笑容。“Yahallo…?”

空气是静止的。说实话，我想我们俩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低下头。地上仍有融化的巧克力碎片。除了咬紧牙关，我很难做任何事。

“啊!”由比滨注意到了我在看什么。“抱歉 !我没有好好打扫……

“不是你的错。毕竟，这是我的错。”

“不,不!”由比滨摇了摇头。“是我!我笨手笨脚的，巧克力掉了下来——然后……”

谎言是美丽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理接受会使你无知。但正是在这种无知中，你被允许以你希望的方式看待事物。正是对乐观主义和幸福的渴望促使人类接受这些谎言。由比滨结衣和比企谷八幡都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但是由比滨结衣选择相信表象。她选择相信是因为他选择伤害了她。

“恩…”由比滨说。“——或许……我们能忘记昨天发生的事吗?我是说，现在有点尴尬了，你知道吗?“她把目光投向地面。“很抱歉让你处于那种境地……”

“没有。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什-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因为它发生了，就假装它从未发生过。我们……”

谎言只是提供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它们只是暂时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最好相信真相……相信……真实的东西。

“……我们应该更诚实地对待彼此。”

“好-好吧。”由比滨听起来很伤心。“我想……我想你是对的，呵呵……”

“对不起。”

“不,不。”由比滨笑了。“就像你说的那样，不是吗?”

“……是的。”

空气中的张力开始下降。侍奉部的房间开始暖和起来。

“你知道……”我搔着后脑勺说。“我还欠你一次主题公园之旅。”

由比滨的耳朵竖起来了。

“耶 !我们应该一起去!”

“所有人?”

“嗯!”由比滨笑着点点头。“你，我，还有雪乃 ?”

“……是的。我们所有的人。”

人类临终前的诸多遗憾之一，就是希望能重新来过。这就像他们希望生命是由多次保存组成的，他们可以访问以前的条目并重新开始。也许这次他们能做对。也许这次没事。也许吧。也许，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我在脑子里琢磨这个想法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如果我可以重做，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不会是现在的我。从前我很乐意那样做。即使是现在，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还是有些宽慰，但是……

但是…

正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犯过的所有错误都把我带到了这里。如果我不是我而是别的人，如果我没有做我做过的事，那么我就不会遇到我现在认识的人。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换一种方式做事，一年前我就不会来到这个房间，椅子堆在后面，桌子摆在中间，一个孤独的女孩在窗边看书。

那是星期五晚上。我在我的PSP上赢了每一场比赛，也赢了所有我留下来闲逛的游戏。单调的一天让我开始学习。我想如果我星期六继续学习的话，这次的科学测验我一定会考得很好。

周六用来学习…

不知怎的，我觉得我年轻时的学校生活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电话响了。

等我接了电话，还没有查清是谁打来的，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迅速地奔向那台设备。我的胫骨重重地碰在咖啡桌上。疼，但至少我没有碰伤脚趾。

冰冷的玻璃框紧贴着我的耳朵。直到那时我才想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

“哈喽哈喽!”

哦。

“什么?”

我并不是故意表现出冷的，但我的嘴还是在不停地哆嗦。

“比企谷君 !”雪之下阳乃撅着嘴。“你还在生面包店的气吗?或者你还在为婚宴而烦恼?阿拉，你太娘娘腔了——怀恨在心不好，你知道吗?如果你变成了视频里的鬼魂怎么办?”

如果我要去那样的鬼地方，我会去找世界上最反社会的人，让他去和女孩约会，否则他就会死。至少那时会很有趣。（祭司：世界上最反社会的玩家——只有神知道的世界。这是作者自己的注。嘛，我倒不觉得神大人有那么反社会倒是了）

“你想说什么?”

出于我没有意识到的原因，我主动改变了话题。

阳乃叹了口气。“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前妹夫，你知道吗?”

“前妹夫?我从来都不是你妹夫。”

“是的,是的!你永远不会是。”

她的声音使我在房间里感到一阵寒意。我几乎可以在脑海中看到那个假笑。

他们都有相同的微笑。

“但是你当时看起来像个傻瓜!”阳乃笑了。“你太可笑了，比企谷君。太有趣了!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坐在那里，我会当场笑出声来的。你知道要一直板着脸面对这一切有多难吗?”

“我生病了……”

“不管怎样，”阳乃继续说，完全无视了我。“我妈妈讨厌你。呵呵!如果你问了，你可能有机会嫁给雪乃酱。因为那样的话，当你是我妹夫的时候，我妈妈就可以把每一天都奉献给你，让你想离婚。”

“我马上就签这些文件。”我自嘲道。

“可这难道不会使她难过吗?”

“你妈妈为什么要……?”

“你还病着吗，比企谷君？因为你今天慢了~”

哦。她不是在指她母亲。等等…为什么?

“不管怎样，爸爸还是喜欢你的，”阳乃说。我能想象出她说这话时满嘴笑容的样子。“也许你可以在府邸见他……啊……但是我不能邀请任何朋友参加游园会 !”

别墅吗?朋友吗?花园聚会吗?我想由比滨可能提到过……

“你在说什么?”

“嗯，你看……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到有人在后面扭打，还有人在说话，一个是雪之下阳乃，另一个是……

“……比企谷君 ?”

砰的一声巨响，就像桌子被打翻了一样。接着传来了沉重的呼吸声和喊叫声，然后才传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声音。阳乃被追赶了吗?传来很多尖叫……

等待…

我是通过电话目击谋杀吗?

“嘿…”我说。“你还好吗?嘿!你在那里?”

“对不起!”阳乃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就像她刚刚花了80天绕着地球跑了一圈。（祭司：《八十天环游世界》是2004年由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这是作者自己的注）“我正在吃一片美味的三文鱼，但它掉到了地上。”

“真见鬼!”

雪之下阳乃不是美国总统!她不会因为吃传统的日本食物而突然晕倒!（祭司：老布什因吃传统的日本食物而昏倒——老布什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日本首相共进晚餐后昏倒在地，这在日本是出了名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老布什呕吐事件。有传言称，这是由生鱼片等传统日本食品引起的，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当天早些时候与日本天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网球比赛，总统并没有从这场比赛中恢复过来，同时还有潜在的流感。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你很诚实!”

很少有事情比一个人隐瞒你的知识并对你的无知咯咯笑更令人恼火的了。

“不管怎样,比企谷。我们有个盛大的舞会，这个…这个壁橱里很热。

“壁橱里吗?你在那里做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了劈柴的声音。

“哦，你知道，它会帮助我冥想。”阳乃在嘈杂声中喊道。“但是无论是谁 !游园会。后天!雪之下家族的家庭和朋友~!你得有个好名声，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的募捐活动。你知道，如果你是叶山，或者源氏，或者……”

“……好吧，”我咬紧牙关。“你到底在说什么?”

“嘿!你认识那个拒绝你的女孩吗?香茹…香…”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过去的景象。

“折本佳织。”我咬紧牙关说。

“她也在名单上，”雪之下阳乃兴奋地大叫。

“很高兴你知道了，但是——”

电话里传来一声巨响，就像木头被大锤劈成了碎片。

“我想我现在得把秘密说出来了。”

自从我认识她以来，雪之下阳乃的声音听起来第一次有点像是在害怕。

“祝你好运!拜拜!”

点击。

电话结束了。所以那是什么鬼东西?祝你好运?祝你什么好运?为什么雪之下阳乃会告诉我一些随机的聚会?

等等…

只是在邀请……

折本会在那里…

也许这就是雪之下阳乃做事的方式……从不直接，从不对抗。总是作为一个间接推动而不是直接推进的观察者。我在单调的一天中迷失了方向，而这个女人给了我一个目标。钥匙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让我拿着……

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询问。

人类绝望的程度是由他们愿意接受挑战的程度来衡量的。人类不会迎接挑战，他们会屈服、弯曲，最终崩溃。

为了一个女孩去见另一个女孩，这是一个奇怪的策略——如果我想再次见到雪之下雪乃，那么我的路线是明确的:我必须再次约折本佳织出去。

**chapter  7  与折本佳织的约会是致命的**

我将以我半心半意的决意向这个世界展示恐惧。

等待。

等待。

还是等待。

一个塑料袋飞过小路。它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由和解放。我希望我是那个塑料袋，让风把我带到它选择的地方。只要不是在这里，我哪儿都肯去。

哦，我真羡慕那个塑料袋。（祭司：作者说这是一种美式的华丽...我猜测这里还是是讽刺全球为了环保控制塑料袋数量的时候，只有美国人还在肆无忌惮的使用塑料袋。）

我从来没有想过折本佳织这种类型的人会去补习班。然而，她就在那里。而我就在这里:

等待。

成功的告白有几个关键:时机、相互的感觉和真实的氛围。如果有任何一个元素是缺失的，那就最好推迟你的尝试，否则你将会蒙受羞辱。但对我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完成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高明的说谎者。

而我则是他们当中最大的骗子。

是时候了。晚铃响了，补习班的学生开始蜂拥而出。他们以单打、双打或小组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他们渴望在一天的暮霭中过着一种贫乏的社交生活。

这些人没有我这样的目的。

她就在那里，她并不孤单。立花社长和她在一起。

这是一个未知的因素。

深吸一口气，我回想起我的训练。我花了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玩模拟游戏和阅读视觉小说，都是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虽然我没有一个魔鬼助手来帮助我，也没有把他们的断头台项圈套在我的脖子上，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任务。（祭司：出自《神知》）第一步是把折本从立花的队伍中分离出来，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一切都集中在折本这边。

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让折本和我自己远离第三者。

“折本!”

我叫了她。这本是过多的举动。我归咎于自己神经紧张。

“比企谷 ?噢嘿!是你啊!你过得如何!你过得如何?”她是不是连续说了两遍同样的话?

“嗯，不好意思，但是我和折本致力于我们之间的人?际?交?流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对现?代?世?界是有帮助的。”(祭司：原文都是大写，我用打点来表示强调）

“说得好!”

就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意识到，也许折本不只是一个好女孩，她不仅与每个人都有社交，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也许，她真的是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话说回来，她就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

“我能和折本单独谈谈吗?”

立花社长就像一只看到了蜂蜜的熊。

“哈哈。真奇怪，比企-"

“折本。请。”

折本走到了我身边。她回头瞥了一眼立花社长。

人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有几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

我想看到一个男孩在补习班外面等一个女孩是很奇怪的。男朋友就是这么做的，对吧?折本一定会变得很出名，因为她将得到很多流言蜚语。

这些她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比企谷 ?嘿，你在听吗?”

折本的手开始在我面前挥动。

“我只是想谈一下。”我说。我的双手插进口袋里。因为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哦，好吧。”折本马上说。

她转过身来，说了几句话，向她的朋友们挥手告别。

她调整了一下肩上的书包。“那么我们要去哪里?”

我挠挠头，“呃……我想是去散步。”我说着，走开了。

他们说，人类有第六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被监视。这就像人们在恐怖电影中看到怪物或女鬼跟踪他们，或者当士兵感到背上有激光瞄准器时的感觉一样。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被监视、审视和仔细分析，以使他们获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

折本的朋友们仍然盯着我，我想离开他们。

我们一直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直到我确信我的头部已经不可能被击中。

“那么。”我开始说话。“我听说你的家人被邀请参加雪之下家族的募捐活动……”

“是我父母的原因。”她耸了耸肩，把一根头发绕在手指上，“你以前可能听说过……”

我皱起了眉头。我确实记得她曾经告诉过我她父母的情况。他们都是富商之类的人，开了一家小型的连锁折扣店。他们很受老年人的欢迎，而这些老年人恰好是忠实的选民。这使折本的家族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上有一些回旋的余地，这并不奇怪。

“是的。我还记得。”我说。“所以你被邀请参加雪之下家族的派对，对吗?”

“是的，请柬上包括我……”折本眯起眼睛。“这又怎么了?”

“我想去。”我说。

“嗯?”折本瞪大了眼睛。

“我想去参加雪之下别墅的派对。”我重复道。

“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调整了一下背包，改变了它的位置。它原来的位置让我很不舒服。

“我有点……进不去……除非我被邀请。”

折本似乎明白了。“那又怎样?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和你一起有点…我们不能就做朋友吗?”

拒绝的念头又出现了。那些遥远的记忆，是一段两个人单独在教室里的颗粒状的老镜头。

“那-那个。”我说。“这是我唯一能进去的方式。”

“为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折本交叉着双臂。“我想知道为什么，比企谷。”

“我——”

我为什么要去?

“我想去看她。”

还没等我想明白，话就从我嘴里跑了出来。

“她?”

“是的。”

“为什么?”

她走近了他。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又向前迈了一小步。

“她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的，是另一个...

“只是一个熟人?”

是另一个……

“不，不，她是你的情人吗?”

没人会想到折本的审讯竟然如此。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一次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我只是想见她。”

折本愣了一下。

“啊——啊……她没来上学，”我解释说，“由比滨很担心……她们一直在发短信，但她什么都没告诉她……什么都没告诉她。”骄傲和羞愧不允许我直视折本的眼睛。“然后……我……”

“我明白了。”

…嗯?

“你明白了?”

“是的，是的。”折本打了个哈欠。“不要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比企谷。”她对我翻了个白眼。“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它们穿在你身上很奇怪?”

“……对不起。”

突然，我的胸口好像变得轻松了。

折本伸了伸身子，望着落日。

“男人啊，真讨厌。为了另一个人邀请我和你约会?”

“我想这对一个人来说确实是太多了。”我同意道。

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心在那一刻悸动着。那是在我更年轻、更天真的日子里发生的——那时我还相信着——一个玫瑰色的、充满各种可能性和永恒的世界。

“所以我有一些条件，比企谷。”折本说。“首先，你最好看起来精神一点。如果我随便找个古怪的人来，我父母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你能想象每年的新年晚餐，我妈妈都会对我的阿姨们说，‘你们绝对不会相信佳织带了谁来见我们!’你得穿得好看些才行!”

“这是肯定的。”

“其次……你最好什么时候请我喝杯咖啡。”

“当然。”我说，“尽管它必须要便宜和安静。最好不要让角落里有那么多甜蜜的情侣……他们真的把一个地方挤爆了。”

折本咯咯笑了。“那是怎么回事?”她说，用手捂住嘴，“少年,比企谷。你的幽默感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

“这不是幽默，这就是事实，”我回答，“但是——呃——”你到底想说什么?“谢谢你。”我看向一边。这结果已经就够尴尬的了。

折本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然后那笑容消失在了一只手后面。

虽然她遮住了，但我知道她在笑。

我们拿出手机交换联系方式。

嘿，我记得我使用共享号码功能是很困难的……

但是现在，我感觉很自然。

“我会发短信告诉你在哪里见面。”折本一边说，一边撞着我的肩膀。“在那之前,比企谷 !”

她准备离开。我默默地向她鞠了一躬。对此，我很感激。

后退的脚步声停止了。

“你也知道，你已经改变了很多。”折本没有回头。太阳正在落山，微风吹过她的头发。有那么一刻，折本佳织看起来就像我永远不会成为主角的游戏中的女主角。

然后，她几乎是悄声地，轻微地说:

“谁知道呢，如果当时（是这样的）你向我提出约会的话，我可能是会答应的。”

然后，或许，就在这么一瞬间，我想我记起了为什么我曾经喜欢过折本佳织。

沐浴。香水。西装。领带。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这是谁?某种猴子?我拍拍肩膀，担心摩丝会掉下来。仔细想想，自从雪之下家赞助的婚礼之后，我还没这么穿过。

“非常不错,欧尼酱 !”小町边说，边绕着我转。说实话，这一奇观所缺少的只是一台照相机和一条红地毯。

“你知道温文尔雅是什么意思吗?”

“嗯……”小町停了下来，转了一圈，把手放在下巴上。“你在空中运球?”

“很接近了。”我叹了口气。

今天是聚会的日子。

“欧尼酱，你真是个好选手!玩弄了这么多的女孩…呵呵!如果小町是你的弟弟，我会非常嫉妒的!我可能会说，‘和小町分享一些吧，欧尼酱!’”

“你已经偷够了我的筹码。”我咆哮着说。

“可你并没有吃呀!”小町撅着嘴。

这是什么逻辑啊!

“不管怎样，欧尼酱，你不打算现在就去车站接折本桑吗?”

“不——”

我看了一下时间。

“啊！要走了!爱你!再见!”

我跑出门，意识到这次冒险几乎就要以灾难告终了。你知道，守时对折本来说是很重要的。她是那种想让另一个男人等她的女孩，而不是让她等另一个男人的女孩。

（祭司：这句话的原文是：“我不喜欢等人，却喜欢等我的人。”）

我想，当一个女孩有能力让一个男人为她忍受痛苦时，这将会帮助她树立自我的形象。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游客或儿童。一旦他们发现了新的东西，他们就会一直玩到它坏掉为止。不管是人们把东西扔进火山里，还是看到树枝折断前你能弯得有多弯，人们都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人类是不知道界限的怪物。

去车站的路还不错。

我路过了川……川……我路过了“黑色蕾丝”，她正带着她的弟弟妹妹散步。我对她说，“你好再见”，但是我说得太快了，我想“黑色蕾丝”会觉得我被路过的车撞了。当我继续跑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她的兄弟姐妹们开始喊着他们的“新的哥哥跑掉了!”

自从和叶山隼人一起参加马拉松比赛以来，我的身体还没有这么用力过。

当我到达会议地点时，一个可以俯瞰城市广场的时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迟到了。真的晚了。

“嘿，你!”

我感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头。

“对不起。”我鞠躬说。

“你快让我们迟到了。”折本把手放在臀部说。“你很幸运，我很好心，愿意让你陪同我！”她一招手，车就打开了。“做一个守时者，比企谷。”

我一言不发，跟着折本。

进入别人的车是一种成人仪式。

坐在别人的豪华轿车里则是一种特权。

“那么……你就是我女儿的陪同者?”

她的父母看起来很和善。

“只是个熟人。”我说。

她爸爸点了点头，说:“我会相信你说的话，但我会留意你的。”

“所以，我听说那个女孩写了一封情书。”折本轻声说。

“嗯?”

“你的那个朋友。还记得雪之下雪乃吗?“她继续看着窗外的树木、建筑物和行人，“我听说她给叶山君写了一封情书。”

“是啊……她就是这么做的。”

“她就是这么做的。”折本轻声重复道，“我跟她不是很熟。尽管我们年龄相仿，而且我参加过的这些愚蠢的聚会比我记忆中要多——我们从未真正交谈过。真见鬼，她几乎从不和任何人交谈，如果她被介绍给某个人了，她通常会在被介绍后消失。”

“我不知道这些。”

折本转向我，给了我一个无聊的眼神。

“你不太了解她，是吗?”

不，我不了解，我对自己承认。认识人是一个大问题。你越了解一个人，你就会对他投入越多。他们的故事慢慢变成了你的故事，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背叛就更加不可避免。（祭司：有这样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就越相互辖制彼此的行为，越相互伤害彼此的内心，这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雪之下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喜欢。

“这有什么关系吗?”

折本叹了口气。

“我听说她把信寄给了一个H. H.。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只是有点怀旧的感觉。”

我皱起眉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我想我们能不能买了一个神经分析仪器就忘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我问。

折本哼了一声。“那是什么?比企谷，你真是个怪人!”

“啊……是啊。”

我过去的阴影似乎会永远萦绕在我的心头…只要给我戴上软呢帽，穿上一件皱巴巴的西装，一切就会回到50年代……等等，我其实并不坚强，也不沉默。我只是在自嘲，只是在徒劳地反社会。

哦。已经足够接近了。

“这是很古老的历史了。”折本笑着说。“比企谷，庆幸吧，因为今天只有你能陪我。”

“耶-耶。”

当我们一起入场的时候，折本抓着我的胳膊。

社交活动很烦人。人们像部落里的野兽一样站在一起聊天和社交。他们都在这个越来越不尊重争议、越来越崇拜粗俗争议的世界里，为获得更多的声望或权威而不择手段。在这样一个安定的时代，一个人的性格怎样才算好呢?

最好是安全、平淡、不引人注意。笑口常开。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名字。

抬头看二楼，在一扇窗户关上之前，有一对蓝色的窗帘飘动着。

“我要去找她，”我轻声告诉折本。她的胳膊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了。当我开始向大厦走去，想找条路进去时，我感到有人拉我的袖子。折本拦住了我。

“嘿,比企谷。”

“什么?”

她伸出舌头。“祝你好运。”她说。

为什么这该死的豪宅这么大?

他们还不满意……那些足够的房间吗?我一定是碰巧，我走进了至少20个图书馆和办公室。里面没有多少仆人，那些看见我的人一直指引我去最近的洗手间。我不停地告诉他们洗手间堵了，然后才转向另一个方向。

天哪，我一定就像个小偷，找到了进入大厦的路。

一楼的房间大多是休息室和图书馆。我认为雪之下会在她的房间里，等着轮到她被介绍。

找到一扇通往卧室的门，我吸了一口气，打开了门。

“阿拉阿拉 !恭喜你!任务成功!”

这是雪之下的房间，只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雪之下。

这是什么?某种RPG?我现在应该得到任务奖励吗?这是给我长途旅行准备的一剂药……下次再来，我真想马上喝点MAX咖啡。

“看来我的线索已经足够了。”雪之下阳乃笑着说。“啊，欢迎到我家来。准确地说，欢迎来到我的房间。别在意有点杂乱。”

房间里出奇地空无一人。

“雪之下在哪?”

“你在说什么啊，我当然就在这里!”

“我是说，你妹妹呢?”

“恩……这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付出我的什么?”

“你的一生。”阳乃笑着说。“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

虽然我确实不播种，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心甘情愿地付出这铁一般的代价。

“不清楚。”。

“阿拉 !如此的不确定，那是不行的。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她含糊其辞地说，“不知怎么的，我不喜欢你和另一个女人手挽手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个过去同样拒绝了你的女人。”

“要不然我怎么进这里?”

“哦……这倒是真的。”阳乃说。

女人，你是在嘲笑我的智商吗?

“啊。好吧，无论如何。”阳乃继续说道。“雪乃酱在楼下大厅。机翼的最后一扇门。如果你想见她，就敲门两次。”

“谢谢。”我说，转身走了出去。但在我这么做之前，我必须知道……“那个...”

“是吗?”阳乃笑着说。

我仔细地看着她的脸，希望能看出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相。

“为什么……”我犹豫了。“雪之下和我，你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生活?”

阳乃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然后又笑了。“因为我喜欢恶作剧，比企谷君!就像我有我自己的8号球一样!”

“不……”我摇了摇头。“不仅如此……”

有些事情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这就是口语中最大的谬误。我们赋予所有这些声音和音节意义，并呈现出它们背后的意义。然而，无论人类自创世之初形成了多少个词，仍然有那么多东西是不能用它们的限制来定义的。

我叹了口气。“算了，我不去介意了。”我说，转身向门口走去。

“你有一个妹妹，是吗，比企谷君?”

“是的。”我停了一下，转过身来。“你在婚宴上见过她。”

“她尊敬你吗?”

“嗯……”有关妹妹的回忆在我脑海里闪过。“我想是这样的?”

阳乃笑了。那笑容是痛苦的。“你知道，通常情况下，弟弟妹妹会努力变得更像哥哥姐姐，因为他们看到了未来几年可能成为的那个人。”

“雪之下再也不想做你这样的人了。”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医务室。也许这就是雪之下真正的道路。也许这就是她想要的结局。

“她当然不会想，傻瓜。”阳乃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看着她的表情，我一下子回到了咖啡馆里，在那里，两个有着相似错觉的对立的人之间，第一次提出了什么是真物这个话题。然后我想起了阳乃那天对她妹妹说的话。

“你太善良了，比企谷君。”

“不，我绝对不是那样的。如果我对人善良，人们就会像可爱的动物一样簇拥在我身边，强迫我和他们一起进一个照相亭，希望在我做了一个非常傻傻的鬼脸或其他什么的时候，能给他们买一个漂亮的清仓货，让他们展示给他们的朋友看。”

“哈哈!”阳乃拍着她的手，笑了，“看到了吗?你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让我觉得你很有趣。”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嗨，嗨。”她转身朝着窗户。“那么，你知道那‘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但你和我都认为那不是信任?”

“……是的。”

当阳乃回头看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美化了她的容貌的异国情调。

“这就是原因。”

这个世界充满了弦乐。人类被彼此的混乱所纠缠。我们花了我们的年轻时光自己制造了这些混乱，然后用我们的余生来解开这些混乱——一些人意识到这一点，停止尝试。另一些人则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了，把他们的弦弄得乱七八糟，到了可以操纵别人的程度。

还有像雪之下雪乃这样的人，他们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

也许是她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模式。

这不是重点，因为我正站在一扇橡木木门前。

一个看起来像是幼儿园里写着的“雪之下雪乃的房间!”挂在门上。它看起来褪色、苍白，但却一丝不苟地没有被任何污渍或残留物污染。

我敲了两次门。

“进来。”

我打开门。

床收拾得整整齐齐。书被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她的主题是鲜明的蓝色——她标志性的颜色。这些家具给人的感觉是一间质朴的医生办公室，而不是女孩的卧室。它绝对没有小町的卧室那么杂乱。也许是我看得太多了，但那只是一间普通女孩的卧室。

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屋子中央的烛光。

沐浴在阳光下，她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支配者的气质:坐在窗边看书的那个女孩。

雪之下雪乃。

她的样子就像一幅画。它使人联想到一幅要求被贴上完美标签的图像。她全神贯注地看书，似乎什么也不能打断她的阅读，甚至连世界末日也不能。

我的思绪游离到我们在朴素的教室里的第一次见面。

就像以前一样，我被迷住了。

“当你走进别人的房间时，自我介绍会是很有礼貌的。”

她的声音像一股冷水泼在我失去知觉的脸上。

“啊……哟。”

雪之下记下了这一页的页数，合上书，转过身来看着我。

“嗯?”

“什么 ?”

“比企谷——或者我应该说，跟踪狂君?你在这儿干什么?”雪之下笑着问。

“啊……”我看向一边。“派对场景不适合我，所以我决定探索一下。”

“所以你找到了我。”

“是的。或多或少。”。

雪之下笑了。“我猜你想要奖励吧?”

“嗯?”

“在冒险故事里，你救了那个陷入困境的姑娘，她给你报酬，这不是常有的事吗?”

“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雪之下平静地笑了。“也许。也许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孩会是个更好的竞争者。”

嗯?“你看见我到了吗?”

“感知是我的强项之一。”

“是啊……但是这儿有几十位客人……”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把他们都背下来吗?”

“啊……那我就相信你的话。”

“很好。”雪之下说，转移了视线。

我摇摇头。这是非常奇怪的。虽然才过了几个星期，但看到她安然无恙，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宽慰。

“啊。”这倒提醒了我，“前几天，我在阳乃的电话里跟你谈……”

雪之下举起了手。“由比滨告诉了我情况。我为我姐姐的行为道歉。”

“啊。好吧。”

雪之下不说谎，但她也不必说真话。她为姐姐的行为道歉，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宽恕了我。这不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吗?去见她吗?现在，雪之下就站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

晚会继续在外面举行。当我们的沉默开始包围我们的时候，周围会有一种喋喋不休的声音。我们都不属于这里，但我也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你为什么在这儿，比企谷君?”

“嗯?”我回头望着雪之下。“我告诉过你，那个部分——”

“我明白那部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感情，“但这并没有回答你为什么决定忍受它，来到这里。”

“好吧……”

“是吗?”

“我来是因为- - - - - -”

我想见你?

我应该这么说吗?

“-因为由比滨很担心。”

她的笑容有些低落。“哦。”她眼睛里的感情消失了。

“是的,”我接着说道，“她真的很担心你，你知道吗?在侍奉部的每一天，她总是告诉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雪乃!”什么的。我已经开始感到厌烦了，所以我决定让她平静下来。”

“我明白了。”雪之下的声音很冷，她的眼睛向下看着她的书，“很抱歉成为你的负担。”

“啊……不是……”她是不是生气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今晚会再打电话给她，向她保证我没事。”

“好吧……”

空气几乎粘稠得可以用黄油刀切开。也许这是雪之下无法控制的她的精神压力的结果，但它令人窒息。“所以……”

“所以?”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没有你，侍奉部…

“因为由比滨想你。”

眼角余光一闪，我想我看到雪之下的手绷紧了。

“哦，”她又说了一遍。“我不能回去。不管怎么说,都不能。我所有的功课都安排好了。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学的。”

“为什么?”

“这关你的事吗?”雪之下冷冷地说。

一阵寒意袭上我的心头。

“回来吧。”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

她为什么要回来?由比滨想念她吗?她担心她吗?什么能说服雪之下回来?我该说些什么才能说服她……

“由-由比滨——”

雪之下合上书。她的眼睛也闭上了。停顿了一会儿，她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请离开。”

“雪之下……”

“你可以带着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孩走……我想她叫折本吧?请先享受这个聚会。”

“嘿,等等。她是——“

“你以前喜欢的那个女孩，对吗?”

一阵寒意袭上我的全身。

“这是——”

“我需要提高语气吗?要我告诉你‘出去’吗?要我叫保安吗?”如果你全家因此被赶出了千叶，那就太可惜了……”

冰冷刺眼的阳光会把太阳震碎，她的愤怒集中在我身上。

“看，我只是来——”

雪之下举起一只手，我本能地停了下来。

“像比企谷八幡这样的人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她冷冷地说，“如果你一直躲在幕后，永远一个人，那就太好了。”她的头朝下一仰。“所以，请你帮我一个忙，然后离开。”

“嘿……”

“我宁愿不叫保安。”

他们都有相同的微笑。除了雪之下雪乃。我本以为微笑是雪之下家族最致命的武器……

我无话可说。

我转身走开了。

门在我身后慢慢地关上了。然后，就像一阵轻柔的风，吹来了我想象中的一声低语。

“对不起。”

回首过去，我看到的只是雪之下盯着窗外，她的脸藏在我的视线之外。

也许我太自大了。认为我的生活已经不可逆转地与雪之下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也许我什么都不是。也许她真的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我只是一颗孤独的尘埃，在空虚的太空中游荡。在行星和星系的领域里，一粒尘埃还能指望有什么竞争呢?

我不是叶山隼人。

确实。也许有些人就是在别人的生活中没有属于他的位置。

就这样，门关上了。

**chapter  8  鼓舞前辈是后辈的责任！**

失败打击不那么优秀的人，但是，失望却会伤害每一个人。

骨头和身体可以变硬，但心脏却只是一块多汁的肉。它又软又弱，容易受力，容易被撕裂和破碎。这就是为什么依赖自己的感情的人终究只会伤害自己。

一个人高昂的精神，被炒作和膨胀的股票的上升气流所携带，就像风中的树叶一样，被带到天空之中。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现实的重压用二万五千吨的力把这片可怜的该死的叶子束缚住，并把它摔到无情的地面之上之前的事情。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高中生活总是被高估了。

一个玫瑰色和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是那些不能理解真正的绝望的人而臆想的。真实的世界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独自一人。

我现在在侍奉部里吃午饭。

尽管房间很暗，但我觉得还是比外面好。

没人跟我说话。这很好。这个世界真烦人。它真让人恼火。必须再次强调，它更适合的是那些社会等级最低的人。没有人想当一辆面包车。远离社会的阶梯，总比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奴隶要好。

海风开始使我恶心了。

这是冬天在猛烈地咳嗽，这是它的最后几次呼吸。

有些事情并不是不想就可以不战而退，这敲打着窗户的寒风就是一个例子。

幸运的是，当我回到我的咖喱面包上时，咔嗒咔嗒的声音已经不再打扰我了。

正如预期的那样，人们一直在谈论很多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八卦是很正常的。学校这个实验室是由政府的科学家们设置的，目的是观察像我们这样的尼安德特人（祭司：即穴居人）是如何在一个伪社会中互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相互争斗和“懈怠”的人是罪犯，而拘留就是监狱。成绩好的学生会得到奖励，并被“提升”为班级代表。甚至还有一个学生会作为我们的立法机构。这就是事实。毕业只不过是把我们从考试中解放出来的代号。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们也一直在谈论很多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烦人……哦，天哪，我想我正在变成三浦……也许我和她之间的共同点比我想象的要多。

早上，走进教室，很明显谣言还没有停止。

这个房间现在是谣言四起的地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像道听途说一样。这时，教室的门开了，燃烧着的火柴走了进来。

“叶山 !哟!”户部第一个向它打招呼。

“早上好。”叶山微笑着迎接，他身体的弯曲度也比平时高了几度。

“哟哟，我们听说了很多事情，比如你的家人在和雪之下家族谈判，还有——”

隼人对他不理不睬：“你知道我对谣言和那类事情的感受，所以拜托别说了。”

“好!我明白了!”全班同学都凑得更近了，急切地希望户部能再提供一点有趣的信息。但是，推动这样一件事，将会打乱当前的社会结构，并有可能招致叶山的愤怒，因此它被放弃了。

这就是成为这个社会的阶级之王的特权。

“所以，不管怎么说，在男人身边见到你是很少见的!你错过了练习，彩羽一直在找你。她老是缠着我给你打电话，因为她太紧张了，都不愿自己给你打电话。”

叶山的微笑微微落了下来。他几乎快被她的名字弄得心烦意乱了。

一色成为那个联系叶山的人，这并不奇怪。她对他仍有好感。很自然，她会觉得有必要确保自己没事，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沟通渠道。但不管那算是个什么事情，叶山对他们的谈话一点感觉也没有。

也许他和我一样厌倦了这一切?

“我已经和她谈过了。所以没事了。”

“真是出色。最好别让经理生气，是吗?所以，能让我们练习后倒挂——”

“不能。”

说完这句话，他们的谈话就嘎吱嘎吱地停止了。

这节课又恢复了往常的上课方式，上课既无趣又无聊。午饭前的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低下头，趴在桌子上，用胳膊遮住桌子，挡住光线。

这有点像搭帐篷，只不过你是在学校用胳膊搭的。这样你就能看到星星了，就像野营那样，但是，现在是在学校。

这样做有助于我头脑清醒。

雪之下还没有回到学校。由比滨几天前告诉我，她已经和‘雪乃’谈过了，她做得很好。这是一次成功的谈话。

好吧，这一切都已经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了。

“你没事吧?”

“嗯?”我从我可怜的趴在桌子上的懒散中抬起头来。“哦,黑色蕾丝吗?”

“什-什么 ?”

我实在记不住她的名字。

“对不起,川什么酱。”我想那应该是她的名字。

“什么! ?”

事实上，我只是对她的名字不太了解。她脸红了，这使我意识到我可能把她的名字搞错了。回想起来，她的名字里确实有个“川”字。嗯，对了。

“啊,没有。对不起，我是说…川崎?是的,对不起。”

“呃……”似乎正做出一副不良姿态的川崎沙希站在我面前，双臂交叉。“那么，你怎么了?”她边说，边把头转向另外一边去。

“什么意思?”

“你看起来不舒服。”她喘了口气，然后靠在墙上。

女人和她们的心理能力有什么关系?拥有双x染色体是否给了它们一种我们男性所不知道的额外能力?难怪我听到更衣室里有那么多变态在说“啊~!”做一个女孩一定很有趣!他们的鼻子流着血，耳朵贴着墙……

事实上，他们可能只是个单纯的变态。不过户冢不是的。他的可爱已经超越了性别界限和社会可接受的文化规范。

“喂，别无视我!”

“对不起……嗯……”她的名字在我的脑子上一片空白。“川-川什么…?”

“川崎沙希!”

“D -对……”我搔着头说。“嗯……”

等待。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川崎的眼睛缩小。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

无论如何，我很确定它仍然是黑色的蕾丝。

“好吧……”川崎仍然交叉着双臂。“你想问什么?”

“嗯……比如说，你不得不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因为一些私人事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这些假设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要摆出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景，比如“想象一个真正的死亡笔记存在的世界”、“假设一个巨大的怪兽袭击了日本”、“如果我们都梦到一个被摧毁的城市会怎么样?”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愚蠢的脑力锻炼。你只能存储这么多信息，为什么还要浪费在这些琐事上呢?

但是，我还是得知道。

“继续，”川崎说。

“如果你需要一个理由回到学校……”

“恩。”。

“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你回来呢?”

问川崎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这个女孩的内心仍然是一个罪犯，她更愿意离开天堂，在上天赐予她的有限的生命中，尽其所能地榨取金钱，努力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

“Ngh!”

川崎的脸突然变得通红。

“怎么了?”我问。

“我回答不了!”

“为什么?”

“我……那个……”

川崎从班主任身边走了出去。

“那就说出你的感受吧!”她喊道，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闲聊的教室突然变得非常安静。我能感觉到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盯着我……该死的，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激活我的108项技能中的一项。它仍然处于冷却状态。

然而。

川什么同学说的话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

“嗯……”班主任先生看着川崎离开的地方。“她知道现在是早上的集合时间吗?”

这栋楼的每一部分都很安静。

实在是太安静了，以至于你都能听到走廊里人的脚步声。人们匆匆忙忙地去俱乐部、运动或参加会议。每当脚步声来的时候，我就放下午饭，看看门口。然后脚步声就会过去——一刻不停。然后我就又回去吃午饭了。

由比滨今天和三浦和海老名一起吃饭。重复一遍，由比滨现在每天都和三浦的小团体一起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和我保持距离，这并不奇怪。目前来说，由比滨和三浦在一起是最好的情况。三浦最近因为叶山的事看起来很烦恼。从那以后，他又回到了学校，但是雪之下没有。

虽然我想如果雪之下在这里，你一定会想把她们分开，否则你可能会在宇宙中引起另一只克苏鲁之眼。从字面意义上想，地狱般的景象在日本的街道上疯狂横行，那种对灵魂的憎恶听起来与典型的人工智能漫画并不遥远。

好吧，即使叶山回来了——他也没有出现在俱乐部的活动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户部一直在大声抱怨隼人的缺席，足球队的情绪也在恶化。不知怎的，我觉得我和叶山的想法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次要的高中俱乐部的运动应该退居其次。

唉，至少我的午餐又恢复了平静。

但这时，大厅里的脚步声开始加快。

大概是哪个学生迟到了，现在拼命想要确保她除了鸽子以外还能得到些什么。（祭司：所以鸽子是全世界性的词语？）

“Hello！Hello！!”

“嗯……一色 ?”

“yup！yup！。就是我!伊吕波---波（祭司：这是译成伊吕波因为彩羽只有两个字，而是三个音节只有最后一个拖长。） !”她摆了个姿势，伸出舌头，双手打着v字手势。你不是某个假的意大利水管工!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着，继续回去吃我的午饭，心想我的冷淡态度足以驱走她。不幸的是，当一只野生的伊吕波出现时，这并不像选择“逃跑”命令战斗就会结束那么容易。

“听说你很伤心，学长，所以我来看看你!”

你是一色医生吗?如果你是医生，我现在就会以医疗事故起诉你。不管怎样，一色来了，她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她不知道由比滨和雪之下没有来吗?

“你知道，另外两个人不在这儿。”

“我知道!但是，你才是最沮丧的人，学长。”

“所以……?”

这个问题似乎是恰当的。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不像是她的问题。不管怎样，一色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然后戏剧性（祭司：这里的戏剧性也是像戏剧一样夸张的动作的意思）地指着我。

“让前辈振奋起来是后辈的责任!”

那是什么可笑的蠢事?

她把我从午饭里拖出来，拉得很近。她的洗发水闻起来像新鲜的柑橘，衬衫的前三个扣子松了……嘿，如果有人走进来……一个空荡荡的酒吧，只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离得这么近……我的生活不是一部十几岁的浪漫喜剧，但是误解肯定会发生!

“太近了，”我说，试图把她推开。

“不!嘎!”一色把我的袖子抓得更紧了，好像要把我从我的甜蜜中拉出来。“我是中国式手指网套!你越想拉我，我就越紧。嘎!”（祭司： “我们的研究证实当处于张力下时动粒和微管丝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稳定，”文章的资深作者、华盛顿大学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副教授Charles "Chip" Asbury博士说。 Asbury将微丝上的这种稳定张力比喻成中国式手指网套玩具——当你越试图拉开，你的指关节就会被更强力地牵扯。然后Asbury又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张力依赖性的稳定作用是如何帮助染色体分离的。没错，就是这破东西，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

当我在心里思量着一色是想要变成狮子还是考拉的时候，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她撬开了。最后，一色差点把我的袖子扯下来。这可是比企谷的宝贵财产。

“好吧，学长，你知道是什么让我高兴吗?”

“让我离开?”

“和你喜欢的人出去玩!”

“那似乎很无聊。”我说。跟人出去玩有什么好?你打算和朋友出去玩吗?如果你是我，没有朋友怎么办?

“无聊?但是你可以和别人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去打保龄球、滑冰或者——”

“对我来说太现充了。”

“学长，你真让人沮丧。走吧!”

“走吧……去哪里?”

“我现在情绪低落，所以让我振作起来吧!治愈我吧！”

“你已经被宠坏了。我应该停止资助你。”这个女孩很快就变成了小町 2.0。

“呸，零分，前辈。我们走吧!”

“天哪。好吧。我来了。”话音未落，一色立刻把我拖出房间，锁上了门。

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约会是每个傻男孩的幻想。

游乐园通常的票价是:游乐设施和游戏。

即使在吃了一份之后，我们还拿了点零食吃。

然后，一个戴顶礼帽的熊吉祥物就会赠送一个免费气球，这表示对公园的赞美。

她紧紧抓住气球，小心翼翼地不让它飞走。她会紧紧抓住它，就像紧紧抓住你的胳膊一样。她的头靠在你的肩膀上。

你可能认为那是我的梦想，但并不是那样的。

不合理的是，今天它变成了现实。

“哦-哦…有点太近了。”我说，希望她能领会上下文的线索。然而，一色彩羽并不是一个不会被显而易见的事情吓倒的人，更不是会被意料之中的事情吓倒的人。

相反，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这几乎让戴着手套的手里的气球从她的手指上滑落。

“哎呀!”

我用空出来的那只胳膊抓住了它。

“你最好抓住它。”我说，把气球还给她。

当我和她的手指接触，我们手指间的红线交换时，她露出了12.1亿瓦特的微笑。

有一瞬间的尴尬。当我们站在鹅卵石路中间时，人群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既不动也不说话。她只是笑了笑。然后，像一只警觉的狐狸一样，她热情地指向千叶的天际。

“我接下来想做那件事，前辈!”

就这样，彩羽为我们的下一次冒险指明了方向。

我们上了摩天轮。一路上我们俩都很亲密。我想，没有人会把我们误认为兄弟姐妹。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只会被误认为是在游乐园散步的一对情侣。

乘坐摩天轮本身是相当安静的。

嘎吱作响的机器。人们就像小星星，点点点点。他们边走边闲聊。人们注视着你，此刻，你忘记了你自己的生活，只是注视着别人，这是一种宁静的感觉。但是，无论那里好像有什么要学习的事情，但最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所以那里一定有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彩羽也在往窗外看。当我看着她的时候，她也一定感觉到了我在看她，因为她正转过身来对我微笑。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

很不错?这是愉快的吗?

有什么话可以表达…，也许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有点开心?

“呐，前辈。”彩羽说，打破了寒冷的寂静之夜。

“嗯?”

“你玩得开心吗?”

“恩。”我很快地回答道。但是我看向别处。我不想看到她眼中闪烁着的顽皮。

“我也很开心。”

尴尬的沉默又恢复了它那深不可测的荣耀。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希望事情能更像一部浪漫的喜剧，在那里，欢笑会随机地确保一切的成功。

但我的生活不是喜剧，当然也没有任何浪漫。

浪漫是需要努力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人将上下而求索。（祭司：The road is endlessly long, and many people look forward to it.如果要改成原句的话就把第二段改成“but I look forward to it”）我很接近了，至少我认为我很接近了，我意识到了，我感觉到被连接着什么了，但是，我离它还是很远。

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就像薛定谔的猫，每一次想要确认这只猫是否安然无恙时的尝试，都让我意识到这只猫已经死了。无论如何都是死亡……

也许，如果我能把它表达出来，我就能更接近理解它的含义。

“一色，你还记得你向叶山表白的时候吗?”

一色看着我，好像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很抱歉提起这么糟糕的回忆——”

“我记得。”

杀手般的沉默又回来了，尾随着我们。但是，我问了一个问题把它赶走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一色指着自己，好像我可以在和这个拥挤的摩天轮里跟别的任何人说话。“你在问我吗?”她继续相当可爱地眨着眼睛。

“我还能和谁说话呢?”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如何……嗯，表达你的感情的?”

“好,好,好!虽然你在成绩上是我的前辈，但在恋爱问题上我是你的前辈 !毕竟，我已经向隼人表白了。哈哈。哈哈。哈!”强颜欢笑的结尾，本来是想从一件事上像某个后背受伤的女士，但我跑题了。

她的态度并不傲慢，但我觉得有必要把她打倒在地。

“你知道，向某人表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以前也这样做过——”

我还没意识到，它就从我的大嘴巴里溜走了。

一色的笑声平息了。她的嘴变成了一对安静的、颤动的嘴唇。也许是我的期望太离谱了。也许一色彩羽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预测。

“她说‘不’，是吗?”

“很明显是那样。”。

一色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狡黠的微笑，沉思着。

“那她一定很聪明，并且和你不一样。你真的不是个好的投资（对象），前辈。你长得不够好看，举止也很糟糕，更别提你的学业和就业前景了。你顶多会成为一个轻小说编辑或者文学专栏的作家，写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侮辱99%的世界，激励剩下的1%的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母亲为她单身、未婚的儿子流泪。”

对不起，我不是动漫专业人。我不是(约翰?希纳)在周日的晚上谁来执行按次计费的SUUUPERSLAMMM。

（祭司：这是油管上特别出名的一个UP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动画的分析、赏析和吐槽。）

“我并没有约你出去什么的……”

“你在跟我调情吗?”

那正是我说过我没有做过的事!

“嘿，听着，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力量来表达你的真实感受的?”

一色彩羽歪着头。

“我认为这只是命运的问题。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再加上我的....一时冲动吗?”

“只是出于闹着玩而做这件事似乎是很奇怪的。”我喃喃地说。

“前辈和你那些愚蠢的文学用语!”（祭司：八幡这里用的是on a lark。）

“我想让自己听起来很聪明。如果我过度的用词让你感到不安全，请原谅我。”

一色把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她的嘴唇里藏着一丝微笑。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你在和像她一样跟我说话。”

我一想到这一点就畏缩了。

也许我只是想找个出口。也许我只是想要和以前一样的东西。也许我已经有了感情。也许我暴露了我敏感的下腹部，我需要它的伤痕。也许…也许…

还是……

也许我的生活被困在了一条铁路上。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目的地。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是这样。

比企谷八幡是一个无名小卒，也将永远是一个无名小卒，永远孤独。

我们离开了摩天轮，四处闲逛。主题公园在午夜过后才开门，虽然一小时之后就会关门了。

突然，烟花表演开始了。

一色很有兴趣地看了过去，那个真正突出的位于公园中心的城堡。

一色突然停了下来。为什么?

原因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

他们看起来很般配。

他们站在那里，交换着微笑:雪之下雪乃和叶山隼人。

我们俩都在看着他们。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即使在人群中，我们也开始像一对正电荷和负电荷一样相互靠近。我们所有人都被拉进了一个行星轨道，完全被引力吸引住了。

“我……我。”

话语似乎是在舌尖上形成的，但没有一个字能从我的嘴里逃出来。他们像鸟一样被困在笼子里。

“你好。”

奇怪的是，冰之女王打破了僵局。雪之下正看着我们俩。她的微笑，和以前一样微小，现在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直的嘴唇。她的眼睛似乎有些呆滞，但仍在细看着。

因为这是她预料到但又不想要的结果。

我走了过去。

“哟。”

我的例行问候有些勉强。我感到我的磨牙互相摩擦，形成了这几个字。这感觉太不合适了。也许我想问问题或者大喊大叫，也许我想做点什么…

但没有。

像往常一样，我什么也没做。

“真巧!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约会。”叶山最终说道，他的反应可能是最正常的。

“我们走吧。”

雪之下伸出手去拽叶山的手腕。她的另一只胳膊还举着那个巨大的潘桑。

“雪乃酱。”叶山轻声说。

“别那样叫我……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雪之下是这么说的，但我想，当她在公共场合说“当众”时，我认为她的意思是“在他面前。”当然，冷冰冰的冰之女王是不愿意让人感到温暖的，尤其是在我这样一个农民面前。雪之下就像一种惰性气体，对元素周期表上其他元素的污垢和原料完全不起反应，甚至不屑于被它们的存在所诅咒。

“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我们家族以外第一个知道这一点的人，那将是很合适的。”

“知道什么?”一色问道。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绝望的恳求。

“没什么。”雪之下回答。“再说，反正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叶山叹了口气。

“你们俩稍后会收到正式邀请……但我们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宣布，如果你们能来，我们都会非常高兴的。”

这是一个执行得非常好的外交反应，简直就像是一位联合国大使或同等具有这种才能的人。不管怎样，雪之下朝叶山开了一枪，那是致命的一击，足以让宇智波斑把目光移开。

“宣布……什么?”

绝望降临。

“没什么。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说完，雪之下把叶山带走了。叶山挥手让我们离开，而我和一色看着他们消失在人群中，说不出话来。

我的感觉已经超负荷了。汗水，寒冷的空气，我头上的头发，还有我指甲传来的感觉都让我心烦意乱。

整个过程中，我从未注意到一色一直在握着我的手。

这个人说:“我今天晚上实在不想看烟火。对不起，前辈，我们下次再来吧，好吗?”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

口说话了。

“我有个想去的地方。”她的请求来得很轻微。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妹妹或恋人在请求约会，而更像是一个朋友在请求帮助。她的手很小，（拽着我的时候）就像一只小鸡拽着母鸡到别的地方去。这让我觉得很轻松。一色毫无歉意地滥用她的可爱是可怕的。

但是。

我认为这不是我同意和她一起去的原因。夜还早，我无事可做，于是，我接受了她的请求。

结果，她想去的地方是学校。

我们乘晚间的公共汽车到离学校最近的车站下了车。正如预料的那样，附近几乎没有人。尽管如此，在通常挤满了穿制服的学生的街道上，还是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它感觉如此废弃和空虚，就像一个鬼城。

寒冷的空气吹过空篱笆。大门被锁上了，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决定从学校回到家里。在城市的光污染中，无论有多少星星设法偷窥到自己的路，它们都只会在漆黑的校园上空闪耀。

一色指着学校。

“我想去那儿。”

她想进去。这个女孩对活动有奇怪的爱好。也许她就是那些城市探险者中的一员，（他们）在荒芜的土地上穿行。

我爬上篱笆，跟在她后面。

在另一边着陆时，我看到一色已经开始向入口慢跑。然后她弓着身子走到门口。我跟在她后面慢跑，发现她正笨手笨脚地拿着钥匙。

“这就是学生会主席的特权?”

“你说对了,前辈 !”一色温柔地笑着说。这不算滥用政府资源吗?这至少可能算是腐败。不管怎样，不管一色想去哪里，她都有办法去到那里。

我们走进校园。黑暗中充满了寂静。

她的手引导我穿过空荡荡的走廊。

周围没有人。

周围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在旁边听……

也许，所有的迹象都在那里……

我只是让自己对它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今天早些时候，我再次向叶山学长表白了…”

那是侍奉部的房间。

“我无法想象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

一色轻轻地笑了。

“不……一点也不顺利。”他……他拒绝了我。”伊吕波看向别处。“但这是我希望的。你知道吗?”

“零比三是个糟糕的记录。”一色对我的回答一笑置之。“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话说回来，他们也会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对方说“不”。”

“哈哈。这是真的，”一色狡猾地笑着说。“但是，他告诉了我一个有趣的原因。”

“哦?”我诧异地说。

一色仍然站在我旁边。她的手紧贴着我的肩膀。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被审问。

“叶山前辈和雪之下前辈订婚了。”

我的心跳冻结了。

我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

一色柔软的手把我引向一个座位。没有必要反抗。这个世界有它的波浪，（它们）将带着我一起去兜风。

这是雪之下的座位。

我知道这是她的。

她的座位仍然是靠窗最近的一个。她的座位离茶壶、茶杯、搅拌棒、糖和餐巾最近。通常是她提出这个想法的，所以她的想法是：只有在离茶最近的地方才有意义。而茶应该站在窗边。雪之下喜欢在窗边看书。它提供了自然光而不是人工荧光。

雪之下坐在这张椅子上。她坐在靠窗的这张椅子上看书。

我坐在这张椅子上。

一色把我推到椅子上。她的气味很浓，像酸橙。她镶褶边衬衫的领子松了。透过射入侍奉部房间的苍白月光，我可以看到她皮肤的轻盈，以及不应该如此漫不经心地让一个男孩看到的蓝色面料。

一色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脸颊上，我的脉搏加快了。我出汗了。

现在，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很害怕。

“前辈。”她的声音很紧张。如果不是因为一色天生的自信，我想她会颤抖、结巴或者咬着舌头。

“我们都是被拒绝的人……”

不。

“不被需要的人……”

不。

“不被爱的人……”

不。

“你——”

“不。”

我大声地说。我严肃地说。我想我应该大喊大叫。但这并没有降低我回答的效果。这并没有打击我的决心。这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简单地说出了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我的回答是:不。

“呃 ?”

一色彩羽站在那里发呆。

“什-什么——”

“不要。”

我又说了一遍。在一片寂静中，我能听到一色伊吕波在我面前断裂的声音。那是甜美而受欢迎的女孩的内心，还是可爱的新生、未来的学生会主席扭曲的脸庞，在我面前裂开了——谁知道呢?但她却像落在地板上的由比滨的巧克力一样，摔得粉碎。

“前辈……你不是认真的吧!”

狐狸耍的花招。一色和她格格不入。她不再是那些一年级的小女生了，她不再是那些调皮、聪明、面容姣好、性格可爱的女生了。现在，她只是一个女孩…一个简单，无辜的女孩，我正在玷污她。

“嘿。你不是认真的吧?”

她的嘴唇在颤抖。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忘了别的回答方法。

“没有。我没有。”

一色今晚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的。就像加冕礼一样，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她想要这个。这就是一色彩羽所设想的今晚发生的事情。

她已经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伊吕波解开她衬衣上的第四颗纽扣。

她一步一步地进攻。她一步一步地前进。每一步，另一个按钮。

记住，最糟糕的事情不是那个女孩说“不”。而是她们可以开始哭泣。

“前辈……爱我。”

一色不是在寻找爱情。她是在寻求接受。

她的手握住我的手，把它塞进衬衣里面，把解开的扣子递了过去。我摸到了硬棉花。我的指尖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是正常的手指，最后是手掌。柔软温暖的肉就在我手里。

她握着我的手，把它举到胸前，好像在说:前辈，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吗?

我一声不响地让她走了。我害怕像往常一样行动。像往常一样，我什么都不敢做。我太害怕现实中不断变化的潮流，所以陷入了困境。然而，世界仍在移动，即使比企谷八幡尽力保持静止。

“让前辈高兴起来不是后辈的职责吗?”她带着迷乱的微笑和通红的脸问道。

我感觉到我的指尖擦到了一块粗糙的皮肤上。

一色一边喘气，一边呻吟。

“……前辈 !”

那声音使我猛然回到现实。

“不。”

这是异常坚定的。这是命令。我不感兴趣。至少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感兴趣。我的视线模糊，鼻子发痒，喉咙发干。也许我生病了。也许我有什么问题。有个漂亮又受欢迎的女孩，她正要……为什么是我?这一定是个笑话。

没有人能爱我。

这是不可能的。我拒绝相信这个现实。

“没有。”

我又说了一遍。一色站在那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回望着我。我的影子映在她的眼睛里。

我们两唇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

所以，我用手掌拍了拍她的脸。

一色摇晃着。她坐在地板上。她的裙子微微撩起。

血顺着她的鼻子流了下来。

“前辈 ?”她茫然地回答，好像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她。她盯着我，就像一只鹿盯着迎面而来的卡车前灯。我知道有什么击中了她，但不是击中。

我打了打她。我把她推开了。

然后我跑了。

我跑得很远很远。

感觉就像我跑了一天一夜。

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在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都能看到蓬乱的一色躺在地板上，以及她流着血的鼻子。我只想离开她的眼神去到任何别的地方。拒绝、震惊和绝望交织在一起。

这一发现令我心寒:一色彩羽今天被拒绝了两次。

当我的肺开始燃烧时，灯光变慢了。自从我和叶山隼人进行短距离比赛后，我还没有跑得这么快。尽管如此，我的腿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适合跑步的，但我的心确实是。

书店冷极了。

当我往深处走时，明亮的灯光和纸墙在我的两侧。我只是想离开。当我在后面走得更远时，柜台边的老人不理我。也许我想躲起来。

“嗯?比企谷 ?”

听到我的名字，一股寒意直刺我的心。

“海老名 ?”

那个戴着眼镜的女孩在我后面。她好奇地看着我。

“你在这种书店里干什么?”

“这种书店?”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周围的漫画和杂志都是些反常的东西，完全不适合任何年龄层的人看。

有男人。很多男人。赤裸的，汗流浃背的男人，肌肉是Roshi大师训练和合成代谢的牛类固醇结合的结果。他们脸上都有柔和的表情，脸颊微红，显示出脸红的尴尬。

我有没有提到他们都汗流浃背，身材健美?

他们包围我们。真人大小的枕头和漫画堆得高高的。巨大的毛绒玩具和纸板模型在街角站岗。来自各大特许经营店的会员，从他们适当的位置被偷走，都有代表出席。兴奋的橙色火影，皮影，有着巨大胸部的神奇小马，日本首相，罗纳德麦当劳，不情愿的01单元飞行员和他的白化朋友……

如果户冢能出现在这个阵容中的话，那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我——我，现在不想回家。”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

海老名笑了，抓住我的手，我们走了。

“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父母总是对我呵护备至!”可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一些出门的诀窍。”

“我们去哪儿?”

就好像海老名带我去北极探险一样。不过，我最好还是别跟她提起这件事。“钢管舞”这个词可能会让她产生一些关于色情舞蹈动作的幻想，或者是在沙滩排球的衍生游戏中加入更多的男性角色。

“一个安全的地方!”

穿过街道、霓虹灯招牌和破旧的酒吧，我们跑了过去。

“说真的，你要带我去哪儿?”

海老名在星空下用火车头般的力量拉着我。

“去我朋友家?”

“一个朋友?三浦吗?请不要…我也不想去户部家-"而且我绝对不想去由比滨家。

“以上都不是。我们要去你最亲密的朋友那里。”

最亲密的朋友吗?

“你不会是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摩擦吗?他会在深夜来到你的家，而你已经疲惫不堪，开始用他那双浸在甜甜的柑橘油里的麻木的手抚摸你那紧张、紧张、超级紧张的肩膀吗?”

哦。

所以我要去找他，也许是我现在最不想面对的男人。

“没有办法。”

“宇宙!”所以海老名在那之后和我一起发射升空。

**chapter 9  最后，叶山隼人打破了这种平衡**

很久以前，我，比企谷八幡，梦见我是一只蝴蝶，到处飞舞，实际上就是一只蝴蝶。在我作为快乐的蝴蝶时，我不知道我是比企谷八幡。我在风中拍打着翅膀，从一片花瓣飞到另一片花瓣，没有意识到我真正的自我。不久我醒了，我又回到了那里，成了比企谷八幡。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我是一只怪物梦见了我是一只蝴蝶，还是现在我是一只蝴蝶梦见了我是一只怪物。

我怎么知道生活不是错觉?我怎么知道我鄙视的这种生活是真实的，而所有其他可能的领域都是虚假的?

当我第一次醒来的时候，两个漂亮的卡通男孩正在海老名的尖叫中亲热。两个巨大的米倍体阳具替代品就像人类的手在模拟人工授粉的花茎上相互敲打。当海老名姬菜反复地把她的人物和屏幕上的人物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凑到一起，用一种柔和而扭曲的声音说，“启动seed模式!现在，吻~ !”,

噢,是的。

这就是我如何知道所有的其他可能性领域都是错误的缘由。

房间里又黑又暗，灯光也很差。唯一的光源是来自电视屏幕，它照亮了唯一的观众。那是一个弯腰驼背的海老名，完全沉浸在动漫中。她自己裹着一条毯子，周围是废弃的方便面杯，看上去就像我所见过的最接近废宅的人。（祭司：效率低下的自闭者通常不会自己打扫卫生，沉迷于动漫，被认为是社会的累赘。这是作者自己的注）

“我在哪儿?”我的嘴发干，声音嘶哑。但这并没有吓到海老名。事实上，这似乎让她慢慢地转过身来，仿佛她在期待我在她的妄想达到性感高潮的那一刻醒来。

“在我的房间。就这样待着吧。我的父母不知道你在这里。”她笑着说，然后转过头来对着屏幕大喊着各种各样让我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感到怪异地不自在的事情。出于习惯，我把腿踢了出去，忘了自己不在自己的床上，我的脚趾不小心撞到了墙上。

“噢!”

一股花香扑面而来。

“保持安静!”海老名在回到她的动漫前，发出嘘声。我从床上滑下来。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是赤膊上阵的，我裸露的胸膛被在空无一人的飞船机库中以不恰当的方式表达彼此爱意的机械臂飞行员的光芒所打动。她指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我的衬衫、夹克和鞋子。把手伸过去抚摸，我觉得它们很软，就像刚从烘干机里出来一样。快速的嗅一嗅，有一种花香的气味，它能起到洗衣粉的双重作用。

我叹了口气。这个女孩会不厌其烦地把我偷偷带进她的房间，给我脱衣服，给我洗衣服，但当她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关于她的漫画的废话时，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把衬衫摊开，摸了摸柔软的棉布。它是温暖的，但摸起来很凉。感觉就像皮肤一样……

感觉就像一色的皮肤。

我迅速穿上衬衫和夹克。我抓起鞋子。

“我得走了。”我在海老名身边小声说。海老名转向我，睁大了眼睛，好像我是世界上最好奇的人，我说了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话。

“很明显你不能这样做。我父母就在楼下。”

“所以我被困在这里了?”

“当我试图让你振作起来的时候，是你自行昏倒的!你知道把你拖上楼而不被人听见或发现有多难吗?我父母的耳朵像兔子，他们看什么都像老鹰。老鹰用双筒望远镜!就连街那头的邻居和新婚夫妇也难逃他们的监视!”

太好了。海老名姬菜的父母是偷窥狂。等等，这太有道理了。

“我能做些什么吗?”

海老名看了看钟，说:“现在是早上了……”从紧闭的窗帘中透出微弱的光线。“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除非他们听到可疑的东西，否则他们不会进我的房间，所以只要你安静就行。”

在我安静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疑的吗?这是个什么样的家族?我看到宇智波家族的团聚都比这更正常。

好的,比企谷八幡。想…想…我有什么?

手机。有71次小町的电话…她一定很担心我在哪里。还有一些信息。打开第一条信息，我立即查阅了它。

“哥哥!既然你很可能已经死了，或者跑到北海道去了，我今晚可以吃了你的炸鸡吗?’

愚蠢的妹妹啊。如果我在一个女孩的房间里被她父母逮个正着，你这辈子就只能吃我的炸鸡了。

我打开了另一条留言。

”哦哈喽。比企谷。想过会儿去吃拉面吗?我刚得到一张优惠券，是买一送一的。我自己更喜欢味噌或酱油拉面，因为钠含量低，但我觉得这个交易太好了，不能拒绝。不过，味噌里肥美的猪肚可能会毁掉我的身材。嗯。也许酱油是最好的选择。不管怎样，想吃拉面吗?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摄入低钠的食物，或者再去多买一些竹笋。见鬼，如果你想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去吃韩国烧烤。嘿。你怎么没反应?请回应。哦！比企谷！请求回复——“

平冢静老师，如果我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你就会像个老姑娘一样吃拉面，直到你骨头上的肉腐烂。我突然转到另一条信息上。

“前——”

我立即把它关上了。

我叹了口气。我的电话没用了。没有人能帮助我，除了……

我选择不联系她。

正当我冥思苦想时，海老名的手指在敲击着几个键。不久，一条消息被发送出去。收到了一条消信。她迅速地回复。海老名在制定退出策略吗?三浦甚至愿意帮忙吗?也许是她在附近有什么不知名的熟人或者户部。

“你在那儿给谁发短信?”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很好奇?”

海老名把眼镜往上推，遮住一只眼睛。“好吧，这是我的地盘，比企谷 vi 八幡!我，Geass的海老名?von?姬菜，强迫你听话，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那我就会想出一个后备计划……”

“后备计划吗?你不相信我吗?”

“并不是。”

“好吧,好吧。我们造一个弹弓怎么样?”

“我们没有制造弹弓的材料。”

“我们可以把床当作主体，把我的胖次当作松紧带。”

“不行。”

"那隐形药水呢。我有一本关于一个英国巫师的书。”

“不行。”

“巨型章鱼烧服装吗?轮式溜冰鞋跑酷吗?还是，妈妈，爸爸，见见我未来的丈夫?”

“不行。不行。这个也不行。”

海老名暂停了。“好吧，我明白了!不如我给你戴上假发，告诉我父母的妈妈，爸爸!看!那是我失散已久的妹妹，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有个妹妹吗!哦，你穿裙子一定很漂亮……”

我想我的嘴不会比刚才张得更大了。

“绝对不行——”

Bnnnnnnnnnnng。

门铃响了，打断了我的拒绝。

“海老名 !有个朋友找你!”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我们。

“妈妈!天哪……哦，我想知道是谁……”海老名的声音里充满了讽刺。

“那是你妈妈吗?”她长着浓密的胡子，声音听起来像个雷神。海老名在出门之前踢了我一脚，随手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了…

与叶山隼人一起。

我克制住自己不从窗户里跳出去。

“我没想到你会联系我。”他温文尔雅，镇定自若。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

“我没想到你会从前门进来。”海老名咯咯地笑了笑，然后转向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多年来，我父母一直想让我和隼人君结婚。但是从来没有成功。”

“偶尔逗他们一下，进门也无妨。”叶山笑着说，这足以让上千艘满载女孩的船只驶向日本。（祭司：这里是将叶山之于日本比作海伦之于希腊和特洛伊）海老名又咯咯地笑了。

“那么，叶山要怎么把我弄出这个房间呢?”

“傻孩子。”海老名交叉着双臂，仿佛她已经看到了结局。“这是一个常识，父母不会送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一起离开家。如果我们三个冲出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也在你们中间。家长们都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会来关注这样的细节。”

“嗯……那肯定会有用……”叶山把手放在下巴上说。

“你确定它能行吗?”

“哈?你怀疑我吗?嘿，这是我在做牺牲。我得换衣服，离开这所房子。我能得到什么?你让我打破了我的内稳态。（祭司：生物不喜欢改变他们舒适的条件，并做一些事情来确保他们保持舒适。想象一下，你早上从温暖舒适的床上爬起来，裹着毯子，躺在冰冷的空气里。这是作者自己的注）我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事实上，我要求报酬!”海老名满怀期待地伸出了手。

“呃……我想……我哪天可以带优美子去购物，这样你就可以去参加你的会议了?”

海老名甚至不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考虑它。

“成交!”

他们握了握手。太好了。我终于要离开海老名姬菜的家了。

海老名去换衣服了，不久她就做了一个“嗨，妈妈!我要和朋友出去!再见妈妈!’然后我们照例出发了。

整整过了四个街区，我们还在离开她家，不敢回头看。为什么，有人可能会想知道?因为很明显，海老名的父母可能在看着他们，我们不得不一直走，直到安全的地方。最可怕的是，叶山同意了她的意见。

这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但最终，我们是清白的。

“那么，现在怎么办，你们两个?你们要去约会吗?哦!也许你们会去水族馆!你们知道企鹅一旦选择了配偶，就会选择与之共度余生的伴侣吗?”

“我不认为我能有这个计划....”叶山紧张地说。“我还有足球练习。”

“那你呢，比企谷君?”

“我该回家了。我想我的父母会想念我的。”但是，他们不会那样的，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好玩才报案的。如果悬赏金在我头上，斯派克?斯皮格尔从天上掉下来带我去悬赏办公室，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是这样吗?看来你没什么重要的事可做!”见我父母不重要吗?“你和我一起去怎么样?我想去试试。”

“接下来的。我想我宁愿——”

“我想你应该去，比企谷君。”叶山打断道。“我救了你，海老名给了你庇护。你应该报答她。”海老名姬菜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当孩子们意识到今天是圣诞节的早晨，而圣诞老人没有给他们留下一块煤时，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我猜。”

还没有说完，海老名就抓住我的胳膊，我们又出发了。

首先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去打保龄球。

原来海老名保龄球打得很好。我设法打翻了几个。她却打出了几个好球。我知道一记好球就是当你用一个球打倒所有。

至少，我想你应该叫它“roll”?也许这更像是你在扔保龄球。不管怎样，关于我的保龄球跑，最有趣的事情是我击倒的数量等于我的球掉进沟里的次数。

我只是因为海老名一直喊着“保龄球!”保龄球!“她每喊一次我都发一个球。

然后我们去唱卡拉ok。海老名一直在选择动漫歌曲。正如人们对她的合理预期，这些歌曲最终都是关于年轻人以及他们对其他年轻人的强烈迷恋。通常，这伴随着闪烁的眼睛和精雕细琢的身体，这是凡人和真实的灵魂无法企及的。

事实也证明，海老名非常擅长唱歌。

最后，我们来到千叶购物中心，他们正在那里举办一个展览，试穿封建时代的服装。我打扮成一个武士花花公子，而海老名则是个艺妓。

我拒绝拍摄任何照片，尽管我确定有几张照片是未经我同意拍摄的。

不久，黑夜又来了。

我们又穿上平常的衣服，在凉爽的空气中散步。奇怪的是，今天的感觉和前一天很相似。事实上，这感觉和前一天非常相似。

仿佛这个世界在重复着什么似的。就像永远不会结束的任务。也许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平衡。又一次，一个女孩在玩弄我。我又一次被水流困住了，直到最后一刻才挣脱。

这种感觉太熟悉太奇怪了。

“呐，海老名。”

“嗯?”

“我今天对你了解了很多。”海老名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们站在人行道中间，人们从我们身边经过。只有我们在运动中停止了。“你是个好歌手。你保龄球打得真好。你有很多有趣的爱好。”

海老名给了我一个微笑，说:“继续，更多地赞美我吧!”

“我本认为我们会去一些商店，买一些小雕像、墙壁卷轴或者一些限量版的乙女游戏什么的。相反，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海老名的笑容越来越大。

“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海老名走近我。她的手藏在背后。

“这不像你。这太奇怪了。”

海老名更近了。

“你的人设崩坏了。”

海老名的嘴唇分开了。

“爱和欲望之间的界限是如此之小……但是，前者对于后者真的是如此必要吗?”海老名的呼吸和我的呼吸混在一起了。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薄外套，戴着眼镜，身材娇小。我想起了三浦的话。海老名的眼睛真的没有那么难看，如果她再正常一点……也许没有人会拒绝她。“因为真的……爱与任何事情有什么关系?”

她的手滑进了我的手里。

“来了?”

我能感觉到她微弱的力量挤进我的手里，就像鱼钩钩进了鱼张大的嘴巴。我傻傻地跟着她。也许我想要被接受。也许我想要得到承认。也许我想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跟着海老名。

我就那样跟着她。

也许我就像一只没有被关在家里的小狗。无论我在哪里受到宠爱和邀请，我都想在我的领地上留下印记。我希望我的主人憎恨我，厌恶我。

所以我跟着她去了学校。尽管锁着的门神奇地打开了，穿过大厅，我还是跟着她。一步一步。我跟着。

这一切都是如此诡异地相似，我觉得这是一场梦。也许今天我又变成了怪物比企谷，而不再是蝴蝶。

海老名拉着我的手走过侍奉部的房间。经过我和由比滨和雪之下一起喝茶的房间。我们经过了我度过大部分日子的房间。我们经过我拒绝一色的房间。

海老名拉着我的手，我们上了楼梯。她推开门。我走进了寒冷的空气中。

“哟，比企谷君。”叶山隼人笑着说。

“叶山隼人。”当通往屋顶的门砰地关上时，我喘着气说。门在我们身后锁上时发出喀哒一声。

“海老名带你来的。”

“原来是你。”在某种程度上，这开始有意义了。海老名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她想确定我到现在还能在叶山练习足球的时候。它解释了海老名是如何通过大门的。足球队长保管着打开学校操场的钥匙。

只有被信任和毫不被怀疑的叶山隼人才会拥有这样的特权。

“这是你会问‘为什么?’比企谷君。”叶山说。他在激励我，就像一些老师在鼓励我行动。他装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傲慢样子。他想欺骗我。

“我不在乎为什么。你不应该在别的地方吗?”

在雪之下的怀抱里?远离这里的某个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回忆的荒无人烟的地方。这座愚蠢的混凝土建筑和所有来这里学习和体验年轻人愚蠢行为的愚蠢的人们。

一想到叶山和雪之下的拥抱，我就火冒三丈。并且怒火没有结束。

“她在等。”叶山耸耸肩。

“那就你去找她吧。”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等我，”他冷冷地回答。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简单回答。我咬紧牙关。我和叶山隼人一起被关在这里。除非我做些让步，否则我是不会离开的。门被锁上了，要离开屋顶，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三层楼的高处掉下去。

“你想要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欠我的。今天早些时候我确实帮你离开了海老名的家。”

“谢谢你。但这一切，把我带到屋顶上，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是来告诉我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吗?”

他咯咯地笑了。

“没有。我只是来给你开导的，小青蛙比企鹅。”

青蛙比企鹅吗?他是想挑起事端吗?

“什么。”这是一个声明。就像一种“直切要害”式的陈述。

“明天，千叶将有一个最著名的家庭聚会。我的家人会在那里。当然，雪之下的家人也是如此。”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更不用说还有来自东京、长城县、仙台等地的重要政要了……他们都在那里招摇地为下次选举筹集资金。”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叶山耸耸肩。“他们会向我宣布和雪乃酱订婚的消息。”

当我的牙齿咬住牙床时，我吸住了血。

“是。完了?”

叶山摇摇头。

“我是来告诉你我爱她的。”

我的心跳停止了。

“幸运的是，她也爱我。”叶山的笑容在他的脸上绽开。“我们的父母毕竟是对的。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我的第一反应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紧紧抓住了我。什么?什么?

“雪乃酱的妈妈很强势。”叶山继续说。她坚持要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和一张床。但我们不能做任何不合适的事情。”他红着脸澄清道，“但这对我们俩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看到了雪。我看到了光明。我看到了一套公寓。“也许我什么时候会带你四处看看。”我听到了。我一定是听到了。不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不可能是-

“因为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共用一间浴室。雪乃酱的头发闻起来好香。一定是她的洗发水。它的味道太……香了。”

“因为这都是我的错。”那天晚上。那天早上。我病了。她留了下来。她照顾我。照顾我。为我做饭。她的家人来了。他们生气。他们都有相同的微笑。汗水。我出汗了。她很害怕。“我想留在这儿。”我应该做点什么。任何事情。如果我能做的事情，那么也许-

“所以我和雪酱要结婚了。”叶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水下漫步。我的心跳开始越来越快。“每天早上，我都能醒来，翻个身，看到她熟睡时的笑容。”他高兴地叹了口气，“这才是生活嘛，比企谷君?”

“我为什么要回来?”她的房间。雪之下雪乃的房间。一个人。她是独自一人。我有机会让她不再感到孤单，我什么也没做。他们都有相同的微笑。但是只有雪之下有眼光。抱歉。她很难过。我让她失望了，她很难过。现在……现在……

“比企谷，这会很好玩的。”叶山淡然地向我走来。“这种生活将会善待我们。我可以让雪酱开心，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也能让由比滨快乐。更不用提一色了。她们俩都像雪酱一样可爱。”

我做过的所有这些事。（祭司：这句话出自海明威的《杀人者们》。指犯下无数错误的人在后悔、反省、忏悔、祈祷的时刻，最终只会...）

“雪酱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我的幸福。结衣酱也一样。彩羽酱也一样。优美子和海老名也是。还有这个穷乡僻壤小镇上的其他人。即便是阳乃…所有的…千叶都是我的地盘。我的世界。”他靠近我的耳朵，“而你不属于这里，比企鹅君。”

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他还在嘲笑我，一会儿我就把他的脖子靠在墙上。我的心跳得更快了。生气。我感到很生气。

“别跟我胡闹。”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就像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一个恶魔在我心中翻腾，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别跟我胡闹!”

我抓住他的手的地方，他衬衫的布料撕破了。别了，他只能傻笑。世界掌握在他的手中，我无能为力。我除了…

砰!

我的右臂摇晃着。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打出一拳。那是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关于用拳头打架的事，那是当你的指关节碰到皮肉和骨头会有多痛。

“别和我胡闹——”

啊!

叶山一拳把我打晕了。我甚至看不到它的到来。

我头晕目眩，神志不清，躺在地板上喘不过气来，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结束，因为我的视线开始变红。这是我的铁路终点吗?这是我的终点站吗?所有的灵魂被送到哪里去流浪，永远不再存在?（祭司：这里是前面说过的那个《银河铁道之夜》。）

“青蛙比企鹅，不用麻烦你起来了。这就是我想要的。你意识到你被困在井里了。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下面的海洋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只是一只青蛙。也许我只是一个愚蠢的叛逆少年。也许这整件事是愚蠢的。也许我应该躺在这里把这整件事忘掉。也许这些惩罚和痛苦都是我应得的。也许是因为我讨厌自己。也许是因为世界和天堂都讨厌我。也许…也许…

嗯，还有另一种选择。

我的骨头在痛。我的血管好像从各个角度都破裂了，我的皮肤还在嘎嘎作响。它并不重要。我还是站了起来。我的脸感到浮肿。我的指关节痛，觉得湿了。可能是血。我从脸颊破了的地方尝到的是同样的血——那种铁和酸的味道。

我站了起来。

我又打了一拳。

叶山轻松地抓住了它。

我的膝盖不行了。我的世界还在旋转。我试着数星星，尝了尝自己吐出来的东西。我根本无法计算。如果你问我二加二等于几，我会告诉你是鱼卷。什么是有意义的。没有什么重要的。

除了那个黑发的女孩……

我用另一只手又打了一拳。他很容易就抓住了。

我的右手腕被他抓住了。我的左手先被他抓住了。情况很好。现在是我攻击的时候了。（祭司：这句话是斐迪南?福煦的口头禅（法国元帅，具体百度））

“青蛙比企鹅，你现在能做什么呢?”

头槌。

我动了动我的腿，就像阿特拉斯在跨越天空一样。这一定是武藏坊弁庆在五条大桥上的感受。也许有那么一刻，这只小青蛙变成了上帝。（祭司：源义经：传闻遮那王仁安四年(1169年)十一岁时的某日，在回寺的路上，途经五条大桥时，遇见一位称为武藏坊弁庆的武勇僧侣拦路。弁庆当时在该地进行"刀狩"，只要看上往来武士身上的太刀便要求比武，在遇到遮那王之前已经强夺了999把太刀。弁庆看上了遮那王身上所配之黄金宝刀，故技重施，岂料遮那王武艺高强，身轻如燕，弁庆虽然武勇纵横，但却处处受制，攻而屡挫。以柔克刚的遮那王让膂力过人且一向仗恃刚勇的弁庆败得口服心服，从此弁庆便跟随在遮那王左右，成为日后遮那王最亲密的家臣之一。）

唉，就像他们说的——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我跌跌撞撞地走回来时，脑袋在脑袋里嘎嘎作响。我的胳膊仍然受着叶山的支配，我开始向后倒。我已经竭尽全力鞭笞叶山，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鞭笞我自己。也许我会死在这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在我眼前闪烁。

就在我的身体撞向屋顶的混凝土之前，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抗拒重力和事物的自然秩序。

叶山隼人抓住我了。

我带着所有的怨恨、愤怒和轻蔑看着他。我恨他的原因很多。我恨他那张完美的自鸣得意的脸，恨他那该死的笑容，恨他那许多人趋之若愚的魅力。我恨他到现在还同情我，阻止我跌倒。

但最重要的是，我讨厌我最想的或许正是他。

“你的眼睛很好看，比企谷君。”

嗯?

“这是一个能赢的人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她在宅邸等的不是我。”

我有点咳嗽。血的味道还浓。我用袖子擦了擦嘴，叶山放开了我。

“不是由比滨桑。不是她的爸爸妈妈。她也没有等她姐姐来救她。”

他转向我。他的眼睛变得柔和了，就像他讲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一样。

“她肯定没有在等我。我不是她所想的穿着闪亮盔甲骑马去救她的王子。她在等别人。”

当他从嘴里说的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的心充满了恐惧。

“她在等你，笨蛋。”

我觉得我在哭，也许是吧。不，我绝对没有。

“我没哭。”我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知道。哭意味着你很难过。你是快乐的。但是雪之下桑的位置不太好。都是我”。叶山深吸了一口气，咬破了下巴。“你肯定知道怎么投一个像样的左……”

“怎么回事?”这些话难以启齿，因为我的脸颊肿了。我一会儿去给他们拿些冰。

“她和我是包办婚姻。我不能因为拒绝雪之下的提议而使我的家庭蒙羞。雪之下桑也不是那种拒绝她家人愿望的人。“他停了下来，看着我。“你的眼神真好。”他重复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会扮演英雄的人。”

“好吧，你就是个坏蛋。”

叶山笑了。“我想我们现在都不适合我们的角色。”

“在这该死的故事里，没有人知道。”但是去你的。”我擦去嘴里的汗、粘液和血。我的牙齿在颤抖，但没有一颗松动。“你的家人明天要宣布订婚的消息吗?”

叶山默默地点了点头。

“任务接受。”（祭司：这里neta高达之翼，希罗）

我开始朝屋顶的门走去。我把它推到一边，意识到它已经打开了。海老名站在那里，三浦关切地看着我们俩。她们都戴上护士帽，带着急救箱和几个冰袋来了。

叶山隼人从一开始就计划了这一切。渐渐地，我被诱入了他的圈套。他确信自己是自恋狂和令人厌恶的。他引导我走了这条路的每一步。他扮演恶魔领主，所以我可以成为英雄。因为我是雪之下应得的英雄，当我意识到…

我是她现在想要的人。

“隼人 !”三浦哭着跑向他，拿着一个冰袋和几块湿布给他擦身。

“比企谷君，让我帮你清理一下。”海老名一边准备双氧水和棉签，一边轻声说。“还是……”

“在那之前。”叶山把三浦撇在一边说。我向海老名挥手告别。“比企谷君，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点也没有。”

**chapter 10 夏娃（上）**

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然后他还做了其他东西。又过了一会儿，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了。

对高等生物来说，我们变幻无常的关系只是事后的想法。在这个宇宙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宇宙不断膨胀，变得越来越混乱，我们人类则自恋地关注着自己的小小问题领域。熵的箭头不会停止前进。未来的每一刻都充满了越来越多的疯狂，越来越多的疯狂。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宇宙的熵总是在增加。宇宙需要随机性。它希望混乱。它想要混乱……这是自然规律。雪之下告诉我，当她瞥见我在科学上挣扎的时候。她会把头发梳在耳朵上，指出我在使用重要数字或单位时犯的每一个错误。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时刻，远在大爆炸之前。我真的很讨厌那些时刻。那些是我真正怀念的时刻。那些时刻，我不愿相信比实际情况更有意义。也许是我欠她的。也许我慢慢地，但肯定地，我开始坠入爱河。

...

我讨厌承认我有这种感觉。

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我只是想再看看她的笑容。

叶山隼人借给我一套衣服，干洗后用塑料包裹着。“它不适合你的风格，但它必须符合。”他说。

他想冒犯我的企图很弱，他用小绷带包扎他的脸，这并没有多大效果。当然，我的脸也好不到哪儿去。瘀伤刺痛了我，无论海老名涂了什么药膏都没有什么效果。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扮演细心的护士形象，但是海老名最后厌倦了，于是，她让我自己来做这件事。当她在我的伤口和瘀伤上涂药膏时，我也经常尖叫。这可能也是她摘下护士帽扔出窗外的一个小原因。

照镜子时，我想起了猴子或企鹅——它们都不是我的精神动物。我看了看扣子，黑色西装和领带真的很奇怪。自从几个月前由比滨 雪之下和我在酒吧兼职时发现黑色蕾丝后，我就没怎么打扮了。

那…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人敲门，把我吓了一跳。我咳嗽了一声“进来”。主人和恩人走了进来。

叶山朝我微笑。

“看起来很锐利。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点了点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个计划吧。”

叶山别墅很大。它足够大，有一个客厅，一个观景室，和一个客厅。为什么富人需要那么多有沙发和电视的空房间?富人需要这么大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需要付给女仆额外的钱来擦这些花瓶吗?

“我父母一直住在雪之下大宅里，为派对做准备。”我们走过走廊时，他解释说。“如果你想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空的话。”

“我真想知道你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大。”我承认，“你家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吗?”

叶山咯咯地笑了。“我父母喜欢炫耀他们的财富。没有什么比浪费空间更能说明你富有了。我们到了。”他说着，打开了走廊尽头的一扇大橡木门。

那是一间会议室，里面有一张圆桌和几张舒适的办公椅，那种椅子底部有轮子，扶手齐全。墙上排列着窗户，可以看到大厦周围的花园和午后的阳光。

三浦和海老名已经坐下来等着了。三浦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海老名挥了挥手。

“你们终于来了。”三浦笑着说，他的目光仍在墙上扫来扫去。“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你知道吗?”

“才几分钟而已。”海老名轻声斥责道。“你看起来很不错，比企谷。”她说，朝我竖起大拇指，眨了眨眼睛。

我两个人都慢慢地回来了。这是尴尬的。我蜷在里面。三浦厌恶地看了我一眼。海老名笑了。叶山默默地笑了。

“看来我们还在等一个人。”

Diiiiiiiing !

对讲机上响起了铃声。

“好像最后一个人到了。”叶山没有移动。

“你不打算让管家让她进来吗?”我开玩笑到。

“他们有一周的假期，”叶山回答。估计他确实有个管家。“雪之下的员工一直在照顾这个地方，我是来这里看房子的。”地方吗?房子吗?你是说这个豪宅吗?

“那你不应该开门吗?”

海老名看着我，就像一个狡猾的青梅竹马(女性)看着一个青梅竹马（男性)为了一个严肃而昂贵的帮助而拍他马屁一样。哦哦，我们尝过彼此的血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兄弟了。

“比企谷君，你能把门打开吗?”

“但是这是你的房子——”

“比企谷君。“ 叶山重复。“你能把门打开吗?”

“……好。”

我走出房间，走下楼梯。谁知道叶山会如此认真地对待得到一扇门这件事呢?也许这是风水的事，主人自己开门是不礼貌的?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扇门和一条走廊以某种方式排列以安抚财富和祖先?再说一次，风水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真正的意义。

当我走近大门时，我意识到那是谁。

不管怎样，她躲在后面的那根柱子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我能看见你的。”

“哦。嗯。哇!”一色从柱子上挪开。她尽力使自己看起来精神抖擞。“没想到……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前辈。”

我可以看到她鼻子周围有点肿胀。那一定是我…，我明白了。我的思绪涌上心头。似乎内疚即是我的身体将永远记得如何去感受的一个不变的东西。然后

“你也在这个计划里吗?”

一色微微点了点头。

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都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交谈或互动的努力。一阵冷风吹过我们之间。秋天快到了。

我们青春的春天已经过去了。

然后，门边的对讲机发出噼啪声。“比企鹅君。”从扬声器里传来了叶山干巴巴的声音。“我们的日程很紧。”

那你就应该叫你的管家来帮我，别让我经历这些老套的少女漫画桥段!

“嗯，你也听到了。”我伸出手向她招手。“来吧。”

一色看了看我的手，跳开了，好像它在发射一个力场。“你在干什么?你是想跟我搭讪吗?对不起，前几天我被拒绝了。我还在康复中。”她说，最后深深鞠了一躬。

这个女孩……

“别逼迫自己。”我说，转过身来。“跟我来。”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她的脚步声。她的动作非常安静，就像一只迷路的猫，或者一只小心翼翼地对待食物的狐狸。

“……对不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那根本无法解释我那天做了什么。然而，我想这样说感觉是对的。

过了很长一段平静的时间，我才听到一个轻微破裂的声音。

“前辈……至少让这对我来说容易些，你知道吗?”

“据大家所知，今晚的聚会只是一个家庭聚会。但由于雪之下的父亲是国会议员，这就涉及到政治人脉方面。今晚聚会的真正目的是揭示叶山和雪之下的结合。我们的父母说得很清楚，只有我们双方都同意，婚姻才能成功。”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同意呢?”我问。

叶山叹了口气，然后微微一笑。“因为如果我不同意我父亲的观点，而雪之下仍然信守承诺……那么我父亲就不会尊重我的意愿。我想雪之下的情况和我一样。她害怕说“不”，但我却说“是”。我们都担心这会导致我们两家不和。”

“我还是觉得这很蠢，隼人。”三浦交叉着双臂。“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应该做!别管你父亲。”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

“优美子。”叶山的微笑是苦涩的。“有时候很难对父母说不。他们想要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有时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像你那么强壮。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反抗我的家人。”

“隼-隼人……”

“计划是让雪之下和比企谷君在一起。”叶山继续说。“如果比企谷君能说服她不要参与这场虚假的婚姻……那么我们就能说服我们的家人放弃它，派对就会在没有宣布订婚的情况下结束。”这为我们两家都挽回了面子。叶山轻轻地笑了。“谣言工厂正在全速运转。”

“我仍然认为这个计划对我说服雪之下改变主意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我指出。

“我不指望你能说服她。我希望你能向她求婚。”

“求婚……?现在谁还用这种过时的术语?”（祭司：这里用的是woo，一般来说是古英语的用法）

叶山只是笑了笑。“你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该说什么了。”

哎呀,谢谢。这并不是什么好计划。

他停顿了一下。“我希望如此、”他后来喃喃自语道。他咧着嘴笑，好像开了个世界上最有趣的玩笑。

“啊，谢谢。”我讽刺地说，这次我是大声说出来的。如果叶山是个博主，他的网站应该以厕所为主题。

“没关系。”叶山保证道。“英雄不需要计划!”

三浦狂喜。海老名鼓掌。一色看起来像是在听叶山的诺贝尔奖诗。

我觉得我的胃里打结了。这是你所期望的那种笨拙的JRPG角色台词。天哪，我希望有几百人从桥上摔下来，死在任何愚蠢的游戏里，用那句俗气的台词。

“那你打算做什么?”我问。

“我要偷偷地把比企谷君带进派对。海老名,三浦。你们两个认识我父母，所以你们要照看他们。如果他们不高兴和你握手或心烦意乱，你就会去干扰他们。和他们谈谈，拖延他们。我也会为雪之下的父母做同样的事情。”叶山看向一边。“说句公道话，岳父不管怎样还是喜欢说个没完……”

“岳父……?”我问。

叶山的眼睛亮了起来。“哦,对不起。习惯的力量。雪之下的父亲。”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嗯……我该怎么办?”一色从会议桌的另一头尖叫起来。

“找到雪之下。”叶山说。“她可能在房间里等着呢。她讨厌这种聚会。但如果你真的找到她，她可能是被她妈妈检阅了。然后你想办法让她独处，远离所有人。”

姑娘们点点头就走了。

“你肯定知道如何组织一个半途而废的计划。”

叶山耸耸肩。“这是一个可怕的计划。”

“没错。不能保证雪之下会独自一人，如果她愿意和我说话。即使在那之后，她的父母也认识我，也许他们的保安人员都知道要揍我。我并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人。”

叶山看着我。“就这些吗?”

我看着地面。“我和雪之下最近几次谈过，我们没有友好地离开。”

“真的吗?就这些吗?你就担心这些吗?”

“是的。你的整个计划取决于我能否说——”

“你能行。”

“服她。”哦,别介意。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

他把手放在我肩上。

“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你会知道该说些什么，比企谷。”叶山点头说，带着一种欠揍的微笑。“我希望这样。”他低声补充道。

“你知道，让一个女孩一直处于怀疑之中是不好的。”

“不是有句话叫‘时间使两颗心靠得更近’吗?”

“我很确定那是‘距离’，不是‘时间’。但我想时间也起作用。你知道怀旧吗?”海老名转过身来，望向午后的天空，拥抱着寒冷的空气。“但女孩不是游戏中的棋子。我们会咬人。”她对着我，咬牙切齿。“我从没和雪之下说过话……但是不管你想做什么，你最好对她好一点，听到了吗?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假如一个王子救了那个女孩，那么他必须看起来很时髦。”她一边说，一边理直了我的领带。“每个女孩都会时不时地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她瘦削的手指拂过我的夹克。“每个人都有迷路的时候，只要在对的地方遇到错的人，就能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你是不是叫错人了?”我问。海老名摇摇头。

“事实上，你就是‘最错误的人’。但有时为了达到治疗头痛的目的，必须加强药物的剂量。”海老名拍了拍我的胸膛，退到后面，欣赏她的作品。“哟西 !完美!你看起来帅呆了。”

“主要是因为西装。”

“在更多的角色扮演游戏中，你必须佩戴适合工作的装备，然后它就会起作用。”海老名靠在我耳边。“如果今晚一切不顺利，请记住，还有一个坏女孩在等王子。”

“什-？”

海老名向后退了几步，她的晚礼服随风飘动，然后，她跑到了三浦身边。

参加聚会的计划很简单。叶山坐着他家族的豪华轿车去。他会把我推进那辆豪华轿车的后备箱。考虑到我在里面窒息的可能性很低，我可以等到叶山来救我的时候再出来。这是简单的。最简单的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最小。

我自己进了后备箱，有一个小枕头可以让我的头枕在下面，还有几个冰袋散落在各处，以防过热。叶山看着我。我当时看起来一定像是躺在棺材里，走向坟墓。

“你舒服吗?想要一本杂志吗?要喝点什么吗?”作为一个在司机不注意的情况下把我抬进后备箱的家伙来说，他似乎是在跟我闲聊。

我咬紧牙关，忍住了要告诉叶山抬起他那完美的牙齿的冲动。即使他真诚地关心我的幸福，没有一丝讽刺，他仍然表现得令人讨厌。

“我很好。”我勉强笑着说。我甚至竖起大拇指。

“好极了。”

箱子关上了，世界变得一片黑暗。

我怀疑是叶山让他的司机走最颠簸的路去雪之下的家，因为我的整个身体因为不停地上下颠簸而疼痛。比起家庭自驾游，这种刺激更可取。小町要么整天在后座用手机拍地标建筑摇摇晃晃的照片，要么戳我，要么趴在我肩膀上睡觉，要么从我不得不下车去买的便当盒里偷我的炸猪肉片。

什么样的男人可以拒绝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尤其是如果那个可爱的女孩是他的妹妹?可爱的女孩是男人的死因。这在历史上通常是正确的。可爱能杀人。

疯狂的年轻小伙子们在学校里寻找可爱的女朋友。这种对浪漫的追求，通常通过参加一些超级流行的运动，如足球或棒球，经历生活，就像它是一个体育运动，导致一些人认为他们的高中生活是他们生活的高点。

这些人会深情地回忆起他们的高中时代，或许，会闪回他们在为一家公司做着毫无意义的日工时的情景。这家公司会在几年后解雇他们，雇佣一批更年轻、训练更好的新员工。

他们会深情地回顾过去，认为这是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他们想，如果他们只是多练习，多学习，或加入一个俱乐部或学生会，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高中生活感到自豪。这样，当他们被关在格子间的笼子里时，他们就能告诉自己“特呵呵”。那是值得的!

但是没有这些的人呢?

那些没有野心、没有浪漫、没有激情让生活变得美好的人呢?如果一个人被迫过着超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会怎么样?

高中生活不会是他们生活的高潮。高中只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并且你可以忘记它。

也许人们只是在克制自己。

平庸是很诱人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如果不入虎穴）也不会失去任何事情。你很容易成为普通人或废物，然后认为这个世界在与你作对。

无论如何，这些对于在汽车后备箱里的人的想法有什么用呢?

那辆豪华轿车在不久前停了下来。有很长一段停顿。有时会有脚步声走过，鞋跟喀嚓一声落在水泥地上。其他时候，会有闲聊来打破单调。叶山本应该来接我的。

最后，我受够了被绑架的痛苦，拉下了应急后备箱的锁。

当我出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地下停车场。

找到几级楼梯后，我走上去，意识到我在那幢大厦里。而外面正有一个游园会。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幢大厦里转来转去。我猜想雪之下会在她的房间里，等着花园派对宣布她的到来。

每个人都混在一起。香槟笛声和谈话声此起彼落。时不时地，空气中会夹杂着可能是重述得很糟糕的笑话或不有趣的轶事发出的笑声。我飞快地穿过人群，扮演一个孤独的客人。仆人们也进进出出，端着一盘盘的饮料和点心。我吃了几口颜色鲜艳的奶酪肉饼。毕竟它是免费的。

当我咀嚼着这道美味时，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奶油奶酪和冷切猪肉的混合物，嘴里含着咸片，我无意中听到一个人在说话。

“-这不是雪之下的风格。这可能是他妻子的主意。”

那是个胖胖的人。他在和一对类似的富裕老人谈话。他们手里都拿着饮料。他们唯一一次向圈外的人打招呼，是一个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托盘里放着一份有趣的食物。

“他们把这叫做竞选集会……但你看，我听到了不同的看法!这根本不是一场竞选集会。”一名看起来做了太多手术的妇女说。她长得有点像弗里萨那样的超级品种。

这次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利用我对融入环境的掌握，我慢慢地走近他们。这个区域有点拥挤，所以离得这么近并不值得怀疑。

“哦,真的吗?“一位身材魁梧的绅士问道，他的西装太紧了，不适合他的腰围。“如果雪之下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他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

“哦，求你了。”女人说。“雪之下什么时候很难保住自己的座位?”

“我想这是真的。”胖男人回答说。“如果不是竞选集会，那是什么?”

那位妇女向她那一小群听众靠得更近了。“据说，他们会用这个来宣布雪乃酱的订婚!你能相信吗?

“雪之下 ?”另一个人摇摇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浴衣服装，像个古板的大名。“那是小女儿，对吗?我不能说我赞成妹妹比姐姐先结婚。”

“多么老套的想法!据说雪乃酱要和叶山隼人结婚了。”

“律师的儿子?一个有价值的联姻。”胖男人赞许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女人兴奋地同意了，“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据说两人从小就相爱了。你能相信吗?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啊!这类事情肯定会刺激家庭主妇们冲向投票站。”

我走了。

我再也不想听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更让我恶心。现实情况和谣言变得多么扭曲。就好像每个人都成了批评家，认为他们对事件的解读是正确和恰当的评价正典的方式。或者，如果雪之下的生活和未来只是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的话。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朝大宅门口走去，心里想，要是在——的时候，我该怎样分散值班警卫的注意力呢？

“真想不到呐，比企谷君~”

我被抓住了。

“嗯?”

冷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一只虎在捕捉美味的猎物。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软衣服，看上去像月光下的雪。她纤细的皮肤也同样苍白。她舔了舔嘴唇，认为我值得她的注意，而且，更可怕的是，她还认为我值得她假装爱我，以此取乐。

雪之下阳乃。

“我正等着你呢。我还以为你会和比滨在一起呢。”

“由比滨被占用了。”我撒谎道。我真的不知道由比滨在哪里。

“阿拉,真的吗?”阳乃停了下来，用指尖捂住嘴笑。“那么你是来这里偷我们雪乃酱的?”

“她是真的想要这一切……还只是因为她无法拒绝母亲?”

阳乃没有理会我的回答，耸了耸肩。“哪个女儿不爱她妈妈?哪位母亲不希望女儿比以前更伟大呢?”

“真的是如此糟糕的情况吗?”

“你说得对极了。手拿来。“阳乃吩咐道。她伸出手，双手朝上，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她把我当狗一样对待，好像我是听命于她的野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哈!”阳乃咯咯地笑了。“你真是太听话了，比企谷君!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她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像捕蝇草一样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上。“来。陪我来。”她靠近我，嘴唇贴着我的皮肤。我感觉到她在我耳边呼吸。“否则，你永远也找不到办法越过警卫，进入你一直盯着的那幢大厦。”

“这场面似乎非常熟悉。”我说。

阳乃没有理睬我，她挥手让驻守在门口的警卫走开，然后领我进了大宅。

“真的吗?啊~这是正确的。那个聚会。那是一次幽会。但我想，两次幽会就会有外遇。”她拉着我沿着走廊走。“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不明白如果我们俩都是单身，怎么会有外遇。”

“你确定吗?”

“你有男朋友吗?”我无法想象哪个可怜的傻瓜能容忍这样一个女人。阳乃笑得就像她刚刚听到银河系这边最深刻的笑话一样。

“没有。”

“那么为什么- ?”

我们在一扇大橡木门前停了下来。

“我们来了，”阳乃礼貌地说。她敲了几下。“我把他带来了……”阳乃打开高耸的门，深情地说。“爸爸。”

爸爸?

“死鱼眼君!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不是。“我能给你拿点喝的吗?”

”不-不用。我很好。”

“所以!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

老人的慷慨和好客令人难以抗拒。这就像我在精神压力的海洋中呼吸，或者是在杀戮的意图中呼吸。也许，这是他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对手失去勇气。这个人毕竟是个职业政治家。

“我只是来参加聚会的。”我的牙齿互相咬合着。这是一种有意表现得活泼和热情的尝试。常言道:“假装直到成功”。但即使是一只松鼠也能看出我是假的，就像一只湿漉漉的绿袜子冒充鱼一样。

“OK!这样就足够OK了!玩得开心吗?我们从仙台请来了一支乐队。你能相信吗?仙台!”雪之下先生兴奋地紧握着双手，“你尝过我们的开胃菜了吗?”

上帝啊，别告诉我他相信了我。

“没有。我吃饱了。谢谢。”

他微笑着，似乎确信他的客人得到了款待和款待。

很可能，他不在乎这些。

“你打算让这场闹剧继续下去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孩子?”

“雪之下真的想要这个吗?”

他叹了口气。

“你有特别的人吗?”

“一个特别的人?”

“就像一个女朋友。”

“不……”

“那你就不会明白了，”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在什么是最好的和什么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快乐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雪之下一家被困在一个陷阱里。可是，我寡不敌众，手脚都被捆住了。”

“那你为什么不换了他们呢?”

他给了我一个露齿的微笑。

“家庭的复杂。也许等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你就会明白了。”雪之下的爸爸交叉着双手。“话又说回来了，也许你最终会嫁给一个用纸板刻成的小人——那些你们这些今天的孩子们似乎非常迷恋的女孩子。就在几天前，我的公关顾问建议我支持其中一些节目。你能想象吗?一部厚颜无耻地宣传千叶的动漫?”

“你签字了吗?”

“当然没有。”他笑着说。

雪之下的父亲从一个看不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箱子。他抽出一根粗雪茄。

“别告诉我妻子。我告诉她我不抽了。话又说回来，她可能知道。她只是告诉别人我辞职了。女人就是这样。”他一边轻拿打火机一边咯咯地笑着。“哦，我的神经有点紧张。”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又不是那个要订婚的人。”

他盯着我，嘴里叼着一根大雪茄。“我不是吗?哈!”最后，从雪茄烟的尖端射出了一点红光。“我有时会忘记这一点。我是说，我只是把我最小的宝贝女儿送人。”他吸了一口。“嗯，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到底是不是。谁知道呢?”然后他看了看阳乃。“你什么时候结婚，阳阳（Haru-Haru）?”

阳乃只是笑了笑，好像习惯了被当作宠物的名字。“我心里有个人了。”我能感觉到她冷冷的眼睛在斜视着我。别看着我。

“呵呵……这很好。但我不想见他。”他交叉着双臂说。阳乃咯咯地笑了。“阳阳，你能帮我检查一下雪乃吗?我担心她会神经过敏。”

“当然,父亲。”阳乃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告辞。“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附近。”

现在我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

“这对雪之下来说真的是最好的吗?”

他好奇地看着我。

“真有趣，你并不是对她直呼其名的。”

“我们没那么亲密。”

“你是认真的吗?”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他笑了。“这是正确的。这是人类的可怕之处。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们可能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会为你而死。别人会毫不犹豫地从背后捅你一刀，或者从心里捅你一刀。”

“你是那种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女儿的人。”

他眨了眨眼睛。“哦，你听说过那个谣言吗?”他轻笑着，又吸了一口雪茄。

“她不应该嫁给她想要的人吗?”

“啊。年轻。”他忧郁地说，“人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思考这些理想主义的事情。爱。生活。自由。幸福。真是胡说八道。”

“你——”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女儿吗?”

我不是，我在沉思。

当我明白其中的含义时，这个问题把我吓了一跳。他想知道我是否对他的女儿感兴趣。

“配不上。”我如实回答，打断了他的思路。

“嗯。回答得好。”当烟雾开始弥漫房间时，他笑了，“叶山来自良好的教养的家庭。他有自己的未来，在法律或政治领域等着他。他有家庭关系，有钱，而且英俊得要命。”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即便我从不游那条河的那一边，但我承认他很抢手。”

“可是她不想嫁给他——”

“又是理想主义!”这个人的眼睛里闪着危险的光芒，就像一个疯子在尖叫:“我敢打赌!当你35岁,胖,秃顶,意识到你完成生命中没有什么是一些工薪族工作他的尾椎骨突出，没有加班费，公司老板和董事会的股东会两个掷骰子来赌博你（是否辞退）,也许你就会意识到你的这些琐碎的想法对“幸福”来说是一文不值”的。

“但是将来她会——”

“我是在保护她的未来。”他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但她不想这样……”我开始后退，觉得我的论点与他冷冰冰的逻辑相悖。当然，我提醒自己，这就是那个养育了一对冰雪公主并娶了一位冰雪女王的男人。他自然是最冷酷无情的。

他脸上的活力似乎消失了。“我觉得你误解得太深了，‘没那么聪明君’，”他吸了一口烟说。他拍掉烟灰，把抽着的雪茄放在烟灰缸里。“我想你忘记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什么?”

“什么样的父亲不希望女儿幸福呢?”他带着明亮而忧伤的微笑说。

他站起来，陪我走到门口。他为我打开了它。他的脸上写着“滚出去”。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他不是那种重视文字的人，他是话语的主人。

在关门之前，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试着在别的地方寻找幸福呢，‘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君’?”

**chapter 10 夏娃（下）**

夜晚的空气没有给我任何安慰。雪之下的父亲允许我留下来玩。这也许是出于好意，也许他只是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威胁。或许他知道其中的风险，而在亲自评估我之后，他认为我是无害的。

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份礼物。

也许他认为让我看到雪之下订婚是件很残忍的事。也许他认为邀请朋友是一种礼貌的举动——我的意思是，只是作为她在俱乐部认识的一个人出席活动。

…

雪之下和我是朋友吗?我们曾经是朋友吗?

我们的关系是否曾一度存在，但如果有人愿意看一看，它又消失了?

也许作为一个反社会的、厌世的人，这是生活中比较简单的过程。

聚会开始活跃起来。成百上千的人拿着酒杯在花园里闲逛，从端着托盘的服务员那里拿着零食。男人们穿着黑色的西装，女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花哨洋装。醉醺醺的叔叔们讲的故事，每个人以前肯定都听过十几次。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阿姨们在彼此闲聊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孩子们也打扮好了，坐在那里等着有事做。

每个人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在他们中间徘徊，不饿也不渴。在旁观者看来，我可能会显得格格不入。一个眼神呆滞的家伙，看起来没什么值得交谈的。

“抓住你了~”

“什-?”

当阳乃发动攻击时，一切都改变了。

“我没告诉过你吗?”她对我喘着粗气，我们的呼吸在发霉的壁橱里混在一起。不知怎么的，她把我拖到这儿来了。有一件夹克袖子拍打着我的脸颊，阳乃紧靠着我。她那件单薄的衣服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因为柔软而温暖的感觉在我的皮肤上蠕动着。

这是今晚那个女人第二次抓住我了，但这一次，阳乃与其说是个母老虎，不如说是个风骚的女子。她用别针别住我，双唇紧闭。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一种蜘蛛，它躲在陷阱门下面，在猎物经过时等待猎物把它们拉出来。我就像一只可怜的虫子困在她的窝里。

这时，一盏蓝色的灯亮了起来。

一部手机掉在地上，光线从手机里射出来。有些人可能会为这种景色而着迷，但我对它不感兴趣。阳乃看上去有点蓬乱，她那件浅色连衣裙的肩带松了。

她的皮肤因温和的汗珠而显得柔软。

“你知道蓝光会引起眼睛疲劳吗?”我问。蓝色的灯光使她脸颊上淡淡的红晕更加突出。

“你真的比我更喜欢我妹妹吗?”她的呼吸像一阵风一样吹过我。她身上有花香和廉价酒的味道。

“我不会那样说的。”

“那你该怎么说呢?你觉得她比和你在一起的这位老太太更有魅力吗?我必须咕噜咕噜才能得到你的爱吗?”她的手压在我的后背、肋骨和身体两侧。她的嘴唇紧挨着我的脖子，你会把她误认为吸血鬼的。她轻声低语，“比企谷君…我要吸你的血…”

然后她咬了我。

“噢!”

接着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你的味道很好。”她舔着嘴唇说。

“你的恋物癖很重。”

“你知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最开始的两个人类?”她完全不理我。“这真是浪漫。夏娃被蛇引诱去咬禁果，她意识到自己的罪。亚当也咬禁果加入她的行列。你们知道在夏娃以前还有别的女人吗?

“从没听说过。”

“有一个叫莉莉丝的女人……第一个女人。一个带着魔鬼的诱惑女人。”阳乃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是像夏娃这样头脑简单的妹妹，还是像莉莉丝这样迷人迷人的姐姐——这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吗?”

“我们总是会有选择的自由的。”

阳乃对我的回答一笑置之。她薄荷味的呼吸冲过我的全身。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温暖，尤其是她的温柔还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胸膛。

“你是对的。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是选择。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在上帝的光照下走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徘徊在黑暗的深渊中。人类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哭着要求自由，并得到了自由。请你告诉我，你将作何选择?”

我看着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平视着。

“到时候我会做出选择的。”

“嗳哟!凭直觉生活的人。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品质，你知道吗?”

“我得走了……”

阳乃笑了。“这是个有趣的游戏，比企谷君，”她喃喃地说。“但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有一个结局，不是吗?谢谢你陪我玩。”她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这是你的奖励。”

“这并不算什么奖励。”我红着脸咆哮着说。

“哦?我们可以以后再做成人的事情。”她眨眨眼说。

“有时候你的取笑太过分了。”我说着走出壁橱，走进走廊。“但是……谢谢。”

回头看看阳乃，她被扔在壁橱的墙上。夹克和外套的下摆使她的眼睛浮肿，但却留下了微笑。她的头发有点乱。她舔了舔嘴唇。

“很高兴为您效劳。”我还没把门关上，她就说。

“我希望我锁柜子不是偶然的。”我想我走开的时候听到了木门上砰的一声巨响，但我没有理会。因为在那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关注。

在院子里，远处有一个舞台。在他们面前是一系列的桌子，坐着的客人和服务员在传递盘子里的食物之间曲折移动。

丁!丁!丁!

有人在做那件烦人的敲玻璃的事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很抱歉打断了大家的欢乐，但我和我丈夫有件重要的事要宣布。”雪之下的妈妈很漂亮，就像一幅古老的日本画。她穿着一件颜色柔和的和服，似乎对自己非常满意。

“是的。”雪之下的父亲在她身边微笑，“你们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雪之下的父母在台上。但是雪之下没有和他们一起。从语气上看，他们肯定准备介绍她，所以我得去找她。

我绕了一圈，想找个办法到后台去。

当我到达时，没有保安。所有的卫兵似乎都在入口处站岗。这只是我的运气，他们会选择在安全方面松懈。我想客人们在享用烤鸭肝或其他东西的时候，如果保安在旁边监视他们，肯定不会感到舒服。

但是，就在这个房间的旁边，我看到了她。泰然自若，完美无瑕，就像展出的人体模型，等待着轮到她去接受她不想要的聚光灯。我还没来得及迈开一步，就有人挡住了我的路。

“你想和她谈谈，是吗?”

由比滨结衣站在我面前。她穿着一件绣有花卉图案的粉红色连衣裙，裸露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白色开襟羊毛衫。

“由比滨…”我停了下来。“怎么?”然后我突然想到了。叶山。她知道我要来。

由比滨站在那里，悲伤地反抗着。

它很简单，就像一个谦虚的女孩会穿的那种东西，这样就不会给别人蒙上阴影。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朋友的模特——美丽而端庄——就像一个壁花。然后我突然想到…她是雪之下的盾牌。她是她的仪仗队——一个高级别的客人——在后面等着支持她的朋友。

由比滨看起来像个伴娘……

由比滨是知道的。

她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她知道这一重大时刻即将到来。她肯定知道一段时间了……

她知道多久了?

由比滨很少注意到我，继续向后看。“雪乃酱是美丽的。她有苍白的皮肤，苗条的身材，长长的黑发。她很聪明，每个人都钦佩她。”由比滨咯咯笑了。“她告诉我她收到的所有情书。她甚至还收到过女同学的来信。她甚至收到大学和企业的来信，提供奖学金和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她前途光明，你知道吗?”

我无法鼓起勇气反驳她。

“由——”

由比滨把头转向我。“谁不想要这样的妻子呢?”她用悲伤的泪眼说。

“我需要和她谈谈。”

她不理我。她闭上眼睛，哼着小曲。小调中含着欢快的曲调。

“你受伤了。”我说。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愚蠢的事情。

由比滨睁开眼睛，又回头看了看她。她似乎被雪之下迷住了，仿佛她就是一幅迷人的画。“你打算对她说什么?”她天真地问道。“你打算说些梦幻而浪漫的话吗?就像一个纯洁的白衣骑士勇敢地骑着马去救那个陷入困境的少女?”

“我不是骑士。”

由比滨伤心地点头表示同意。“没错，你不是。你是小企…比企谷八幡。我想这就是你的全部。”

全部是有多少?

我们三个跳了几次这个舞?第一幕结束了，但是第二幕循环了。它已经循环了很多次，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第三幕从哪里开始。我们能坚持多久?我们将永远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侍奉部?倒茶时，我们会对自己说多少谎言?我们会谈论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天真地认为，尽管我们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但我们的行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雪之下雪乃还要背负多少次刻着她的名字的十字架?

由比滨结衣还会多少次假装那些她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幸福比她称之为“自我”的人的幸福更重要?

比企谷八幡在寻找真物的过程中，还会有多少次会满足于那些让他不再感到熟悉的痛苦的虚假?

在第二幕中我们还会再跳几次?

这已经足够了。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了。

循环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衣。”

我前面的那个女孩静了下来。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

“结衣。”我重复了一遍。“我很抱歉。”说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这就是救了你狗的人。很抱歉，这就是你认为最适合叫“朋友”的人。我很抱歉，这个人给了你空洞的承诺，却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它们。我很抱歉，这个人打碎了一颗心，也打碎了你的巧克力。我很抱歉，这个人破坏了他周围的人来掩盖他自己早已被毁灭的事实。

对不起，我不是小企。

对不起，我只是比企谷八幡。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我一直想……”我听到结衣从楼上轻声说。“就一次……也许有一天……有人来救我，你知道吗?”我抬头看到结衣看着我，泪水从她的脸上滑落。她把它们擦掉了。“但我后来想，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得救也不算太坏。”

如果情况改变了，我还会这样做吗?比企谷八幡还会遵守他的决定吗?也许，如果旅途不同……也许，如果我走了另一条路……也许，也许…

“我没有救她，”我喃喃地说。“我只是不想让这场愚蠢的闹剧继续下去。”

结衣笑了。“那么，你最好快点……”

……比企谷君。”

于是由比滨结衣退到一旁，让比企谷八幡进入了后台。

在那里的是雪之下雪乃，像瓷器一样无暇。她站在舞台上，静静地等着她的父母继续讲话。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烦人。她化了妆，看起来就像个洋娃娃。给她系几根绳子，她就会像个木偶。为我跳舞，雪之下雪乃，世界会哭泣的。跳舞!

“现在，”雪之下的母亲说。“让我欢迎我的女儿出现。”

雪之下的脚开始向前挪动。她离我越来越远。

“比企谷君。若有那样一日，帮帮我，好吗?”

“比-比企谷-君 ?”

我冲上舞台，抓住雪之下的手，立即逃走了。我把她拉下舞台时，她失去了平衡。我抓住了她。她的目光与我相遇。那是一种困惑、恐惧的表情，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时间不多了。

“跟我来!”

雪之下挣脱了我的控制。她用手捂着心口。

“什么?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几乎听不到雪之下妈妈的尖叫。

然后她父亲举起了手。人群安静下来，没有他哭泣的妻子。他的出现引人注目。

“哈哈!你以为你能把我女儿偷走?”他的眼睛看上去很有生气，好像找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挑战者。一个女儿即将被绑架的人是不应该这样的!“如果你想带走我的女儿……试试吧!试试!男人，”雪之下的父亲对着他的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咆哮道。“抓住那个恶棍!”他对卫兵喊道。他戏剧性地举起手来，好像拿着一把战争扇子在发号施令。他看起来像某个历史剧里的角色：大发雷霆的大名抓到一个满头油腻头发的浪人企图拐走他心爱的女儿公主。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再一次握住雪之下的手，把她拉开。

我们穿过人群中的一个空隙。我们遇到许多仆人和有钱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我的手把雪之下抓得更紧了，她也把它握了回去。

当我们周围的保安越来越严密时，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不!”

海老名和三浦都抓住了一名保安。我看了他们一会儿，“走!”雪之下本能地做出了反应。她把我拉到前面，从那堆乱成一团的尸体上走了过去。

“谢谢你!”我大声回答，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雪之下在另一个野生的守卫出现时厉声说道。

“停止吧！小姐!我不想伤害你，但是——”

卫兵绊了一跤，脸朝下摔倒了。一色缩回她的腿，发出一声小小的“嘻嘻!””她一边敲打着自己的头。她的目光与我相遇，那时，她的表情也变了。她悲伤地轻轻点头。

“你个小姑-娘!”卫兵挣扎着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我们逼来。“这阻止不了我!”

这名警卫随后被叶山隼人扑倒。

他们在地板上摔跤时，我们从他们身边跑过。叶山花了一点时间向我露出一个白色的笑容，表示放心。即使他在地面上和一个肌肉发达的白痴在一起，他仍然有勇气看起来很威严。

我们跑。我们一直跑。

我们穿过树篱树丛，经过挂在房子周围的灯笼，这些灯笼是用来指引任性的客人的。

最后，我们穿过了一个楼梯。

“这里，”雪之下说，这时一群警卫正设法赶上我们。

然后，粉色的卫士出现了。

结衣堵住了楼梯脚下的入口。

“快跑!”她大叫着，警卫们把她团团围住。

当我们从她身边经过时，我仿佛听到雪之下那安静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在低语:“你一直……别忘了。”

我们跑上楼梯。“出口在这边吗?”我叫道。雪之下甚至。她瘦削的手在引导我。也许有办法……

我们最后到了阳台上。

星星开始露出来了。栏杆是一块光滑的石头，如果人们选择在这里放松的话，它足够支撑几杯饮料。几只空花瓶放在栏杆旁边。我们下面有一个倒影池。一片星星的海洋轻轻地漂浮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最新观测人员的残酷的现实。

雪之下的手握得更紧了。

这是一条死胡同。

“我想我不应该让你带领我们，”我叹了口气说。

“我以为你知道我方向感很差……”雪之下皱着眉头说。她交叉着双臂，看着下面一片混乱。

“什么样的傻瓜会在自己家里迷路!”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间里。这座大厦本身相当大……”她喃喃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天黑……”

如果说以前的情况是可怕的，那么现在却是一团糟。

“他就在那里!”

一群卫兵挤在一起。几位参加晚宴的客人也在那里，主要是为了看这场奇观般的散场。

然后，像红海一样，人群为一对到达的人分开。

雪之下的父亲站在那里，双臂交叉，摆出胜利的姿势。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妻子，她脸上的苦相使她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

“雪-雪乃 !别做傻事!”她母亲恳求道。

“哈哈!想把我女儿偷走!?我原以为你并不是最聪明的……没想到你竟如此愚蠢!”

“退后!”我叫道。我一脚踩在阳台栏杆上。幸运的是，它是平的、混凝土的，能够支撑我的体重。我把雪之下拉上来。我们下面是映在池塘里的满天星斗。“退后!”我用另一只手抓起旁边的花瓶，朝迎面而来的保安挥去。

“他是一个疯子!”某个白痴尖叫着“他要杀了她他会杀了雪乃酱!”

窃窃私语和人群在周围打转。他们就像一具尸体上的秃鹰，渴望看到壮观的场面，却害怕成为竞技场里的角斗士。在他们中间，我能看到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他选择穿上他生来就有的那副样子，他就能把世界冰封起来。当他看到我的目光时，从那时起他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对我女儿来说是谁?”

“卫兵!不要做鲁莽的事!我不想让我女儿受伤!”雪之下的母亲，通常充满了镇静的人，现在却控制着愤怒地看着我。卫兵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满足于保持一个半圆形。

“比企谷君，”雪之下在我身后悄悄说道。这是明智之举。警卫想要的是雪之下，如果她在前面，他们会抓住她，然后抓住我，把我的后背扭成两半。“你有什么计划吗?”

“如果我说‘没有’，你会有多难过?”

“不会。”

“为什么不?”

“这是你应该做的，”她漫不经心地回答。雪之下捏了捏她的鼻梁，好像头痛得透不过气来。“尽管这相当困难。”

即使面对着疯狂，这个女人也会找时间来砍我的膝盖（戳我的痛处）。

“现在不是听取我的请求的时候吗?”当越来越多的保安包围我们时，我手里还拿着的花瓶疯狂地摇晃着。

“是。但是，请继续。”

看着她的眼睛，雪之下回应了我的目光。这个要求愚蠢得可笑。在任何现实中，命运都不会以她同意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她柔软的手握在我手里。我想要这个。她是否——她是否——疑虑像大坝决堤一样涌上我的心头，巨浪把我的双膝冲垮了。

在那里，在那么多星星下，我大声地求婚了。

“雪之下，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向我眨了眨眼。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喘息声。一时间，他们陷入了沉默。

在精神错乱的时刻，人们求助于愚蠢。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尊，那他还有自我价值吗?

然后她来了回答。

“好吧。”

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回答，就像宇宙的事实一样，她几乎要生气了，因为她不得不同意。她说得那么随随便便，那么漫不经心。这几乎是有趣的。她的回答纯粹是天真无邪的，与我所要求的分量不成比例。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就像我问她咖啡里要加糖和牛奶一样。

她对我的沉默眨了眨眼。全世界的尖叫声都停止了。

但她接受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给了她一个微笑。她笑了笑。

我用尽全力拥抱着她，最后瞥了一眼跟着我们上阳台的人群。我再次与那个人相遇。

…啊。

这就是他真正的笑容。

我垂下眼睛，望着面前的倒影池，心里踏实地想，它已经够深了。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雪之下身上，她把脸埋在我的胸膛里。

这个女孩讨厌我的方法。

这个女孩全心全意地信任我。

我不能让人失望。

“抱紧我。”当卫兵开始前进时，我低声说。她纤细的双臂紧抱着我的躯干。我的双臂紧紧地搂着她。当我把她抬到栏杆上时，肾上腺素和多年的个人体育教育终于有了回报。

她很轻，像雪、风和星星一样轻。

“你在干什么?”

“人们会说这是一次信仰之跃。”

“真的吗?”她难以置信地说。我们的眼睛对视了一会儿。我问了她第二个问题。

“你相信我吗?”

雪乃吸了一口气。

宇宙停止了。

她的反应。

“以及我的生命。”

我们俩都不再犹豫了。

她的手轻触着我的胸膛，像一声叹息。越来越多的观众发出了喊叫和尖叫。保安正在协调一项计划。

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

随着一小步，我们离开了。我们和大地之间只有空气和尖叫声。我们曾经是天堂的一部分。

我和雪之下跳进水池，那里还反射着星星。